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原著者 孟加圖

翻譯者 陳紹裕

印刷者 上海勤業印務局

格洛克路八十二號

電話八〇四八五號

代售處 上海世界書局

上海作者書社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目次

著者小傳

著者原序

第一章 東方之醒悟

第二章 美國勢力之擴展

第三章 日本之威脅

第四章 美國要求海軍根據地

第五章 美國允許菲律賓獨立

第六章 鞏固政府

第七章 西班牙之遺跡

第八章 門羅主義之面面觀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第九章 美國統治下之幸福

第十章 門戶開放與東方及西方

第十一章 限制菲列濱移民前之菲列賓獨立運動

第十二章 青年黨與菲列賓同盟會

第十三章 亞洲一體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著者小傳

孟加圖博士 (Dr. Hilario Camino Moncado) 菲列賓第一都會吉巴 (Cebu) 產也。幼年赴夏威夷，負笈於該島高等學校，一若中國之孫總理然。嗣詣美國之加利福尼亞，以圖深造；以其學識淵博、聰明睿智、熱心愛國，不久竟推崇為旅美菲僑中之有力領袖焉。

一九二五年之際，孟氏為一二十餘歲之青年，在美落巖山組織一菲列賓同盟會；會員寥若晨星，僅十二人而已。孟氏關懷祖國之獨立，專心致志，抱大公無私之精神，作不辭辛勞之舉，其在僑民中足孚衆望，自無異議；菲列賓同盟會由是得有顯著之進步。孟氏就職迄今，七易寒暑，曾幾何時，而會員之在美國在夏威夷者竟達二萬五千人，在菲者一百萬人。同盟會在美落山巖設立總部，分部之在美在菲者，多至二十四處焉。

同盟會成立，孟氏受會員之一致推戴，出任會長。且在美創辦菲列賓評論報，每月出版，主人兼主筆；經之營之，不脛而走，在美在菲銷行頗廣。其主旨則對祖國之獨立，熱心辯護，且關

懷乎菲人之幸福與進步，其對旅美菲僑關切尤深也。

欲使在菲菲人在美菲僑之關係，日臻鞏固，孟氏不辭跋涉，時作祖國之行；至則國人歡呼載道，譽之爲獨立救星。一九三一年孟氏在華盛頓府組織一新政黨，命名謂新青年黨；發軔乎謙遜和平之旨，一若同盟會然。其會員等，爲新從大學學成之數十青年；其主義則於本書論述之，此直一青年黨，蓋孟氏亦年僅三十有五耳。孟氏深信青年；抖擻精神，熱烈渴望，對此同種之青年男女，抱有無大希望無限信仰，以圖對於祖國有所刷新有所改進，此其所以組織新青年黨，且身任會長之理由，而謂其黨爲明日黨也。

此新黨雖謙遜和平，然有孟氏之磐磐大才，爲之指導，則其勢力與會員之突飛猛晉，當一如同盟會焉。孟生爲黨中中堅，同僚力加德惠，勸其代表吉巴加入孟尼刺參議院；吉巴代表現爲權勢練達之政治家烏絲彌那君。果孟氏接受候選，則自可票勝烏君，蓋衆譽所歸，愛國志士公法學家獨立救星之譽，已彌漫全邦，充溢乎菲土矣。

孟氏非徒憐愛祖國，且對全亞人民一視同仁；有其東方之將來之堅信焉。孟醫深信於不久之將來，東方必有恢復其過去光榮，爲世界各國冠軍之一日，欲圖臻此掩隱目的，孟氏力促亞洲各

國互相切實了解也。

著者原序

本書貢獻讀者以一些事實與意見，此種事實與意見，著者以爲美國人民首宜深誌乎懷，而東方人民之菲列賓人及日本人所應沉思默想者。本書論述美國之愛護菲列賓，乃假託之詞，不足置信，實則彼珍視菲島之經濟耳；非徒此也，彼且視菲島爲擴張其勢力與利益於亞洲——尤其是中國——之策源地。

美國於允許菲人獨立之後，仍欲在菲保留其海軍根據地；此種計劃，與其謂爲發動於關懷菲島獨立之安全，寧謂爲發動於欲再向亞洲擴張之一念。彼日美人民譽揚備至，目爲日帝國之公正無私友人如潘雷其人者，尙且鼓勵美國佔據日本若干島嶼。以遂其成爲東方強國之渴望。此種渴望，可於本書見之。

本書論述欲菲島避免外侮之最善方法，莫若美國許其完全獨立，而不附管轄其海軍根據地之條件。此理甚明；蓋若美國保留菲島之海軍根據地，則他國與美國開戰時，得藉口於菲島予其敵人以庇護，則攻擊我人也。如此則終處我人於受人侵襲之隱患中耳。

苟美國與我人以無條件獨立，則我人能與美國日本及其他數強國訂約，使菲島成爲獨立國；縱在日美對敵時，亦能超出乎海陸軍勢力活動範圍之外，而不受其影響。

余涉筆至此，美國正有若干人民竭力宣稱云：日本邇今在滿洲及中國之行動，足爲美國無期保有菲島之又一原因。余希望本書能證明這今日人在滿洲收非常行動之原因，不存在乎菲島。日本所欲求諸乎滿洲者，乃條約所規定之礦產與鐵路耳。日本欲解決其人口過剩之急切問題，搖身一變，造成一工業國。但欲其經濟計劃之得以實現，彼必有賴於原料，煤鐵尤甚；此種原料可得之於滿洲。菲島不產此種新工業上之重要原料。日本能在其鄰近滿洲取用不竭，何必冒險遠涉重洋，而至不產其所需之菲島耶？日本在滿洲由條約所得之利權，乃其拯救中國免受瓜分而蒙重大犧牲之結果耳；要知三十年前歐洲列強正擬瓜分中國也。關於此點，余希望本書能明示之。

本書試示美國所擁護之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乃自私自利而偏屬於單方者。美國一面要求東方門戶開放以利其企圖，而已則閉門不納，拒東方人於千里之外。彼在東方爲所欲爲，毫無顧忌；而於他人在西半球之行動，則藉門羅主義之名以阻撓之。著者以爲果亞洲有一強國（大半爲日本），出而提倡東方門羅主義者，則應爲一非專斷、非單方、非自私，一若美國所懷者，須

爲亞洲各關係國，共同探討協商所定之結果。

著者深信當菲島建爲一強有力之國家時，必爲東方和平有關係之一員。東方和平之關鍵在乎中日兩國之和平。菲列賓民族得以中立無私第三者之地位，調解此兩民族之糾紛。菲列賓乃一與東方和平關係甚切之民族，豈可不貢獻其不偏之判斷善良之斡旋，以助維持中日兩國將來之和平耶？

著者信亞洲在人種上精神上與政治上乃成一體。彼對於東方兩大國暫時之爭論，並不灰心，深信亞洲終必實現其合一而醒悟也。

第一章 東方之醒悟

羅斯福總統預言太平洋時代——新時代中之兩要國，美國之擴張及日本之覺悟——日本進而爲世界強國——歐洲人民之懼黃禍——東方人民之懼白禍——歐洲國民之瓜分中國計劃——英美對於中國領土完整之冷淡態度——日本乃爲中國而爭鬥之唯一國家——日本戰勝俄國驚醒全東方——中國亦爲之覺悟——中國國民黨及君主立憲派羣集日本——

(一)

約三十年前，已故大佐羅斯福(Th.odore Roosevelt)曾作有預言如下：

『地中海時代，與羅馬帝國同時衰落，與發現美洲同時亡失。大西洋時代現正興盛造乎最高峯，但其全權的資源亦不久用盡而衰落。太平洋時代實爲時代風潮中之最大魁首，能使聚集乎各國禮讓之間，現正初發曙光。往時人民向西移居，週游全球，其在最西方者之子孫今到美國太平洋之沿岸，經太平洋而與亞洲太古久居斯地之人種時相接觸。將來人事糾紛中，美國首當其衝，則美國之命運，繫於此焉。』

此項預言，今日已實驗矣。歐洲各國受大戰之巨創，損失空前之鉅，人民因之互相猜忌，仇恨而各自反對。明日之事，歐洲人民殆無一人能預料之也。國庫常空，苛稅雜陳，各國政府深恐第二次大戰之爆發。卽素稱海上霸王而能造世界命運之大不列顛，亦且不能自信其前途。如是則大西洋時代由盛而至衰落，羅斯福大佐之預言，已成爲事實矣。

然則二十世紀之開始，有何原因能使羅斯福大佐出此預言？原因甚多，惟其最爲顯明者，厥有二端。一爲日本從蟄居中突起，一爲美國在太平洋上政治經濟之擴張。本章僅論日本之突起。

日本由封建制度進而至於君憲制度，由隱士國進而爲世界強國；其變性的革進之速，實足奇異。八十前東瀛三島耳，至今則列強所有之技術設備等，靡不應有盡有。三十四年前與美國訂親善條約後，門戶開放，以與他國往來；樹立君主立憲政府，非特政府組織完美，且使全國上下平衡發達；西方人士向有東方人民不能有國會政治之偏見，至此不打自破矣。

日本政治變遷，成績特顯著；但此非自流血革命中得來，乃由和平進化之成功；此點尤足稱道。迨至晚年進步猶速。一八九五年日本勝中國，此時外間均信睡眠巨人覺醒之後較日本更致富強，一八九九年日本以國內之發達，作種種改革，不用排外運動，恐嚇手段，而得與列強訂平等條約。一九九〇年中國拳匪作亂，北京外人住宅，突受重圍，聲勢洶洶，欲消滅外國公使團及國外婦孺等；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日本首先派兵前來營救。迨至訂立和約之際，日本周旋各國之間，運用其勢力，以減輕各國所預定要求中國賠款之條件。

當時日本之努力及其成效，得號稱世界帝國之大不列顛之同情，遂於一九〇二年放棄其世傳之閉關政策，而於遠東一島國，結爲伴侶，以對付外交及世界政治。二年以後日本爲擁護中國土地完整及維持本國之完全起見，遇當時世界陸軍最強之俄國於沙場之上，使俄國海陸俱受損失。

日本以一東方之國，如是突躍猛進，大足鼓勵東方其他各國，且使西方諸國驚奇不已。以久在白人管理下之東方人民觀之，則日本爲東方諸國之絕好模範，苟能各自奮發有爲，痛改前非，效法西方，抱定宗旨，向所定之目標進行，則不難一如日本也。雖然日本爲一新進之強國，西方對之而生羨慕忌妒，恐懼，怨恨之心；所羨慕者其勇氣光明與成功也，所忌妒者其權力與威名之擴展也。蓋西方羈視東方爲白人之職任，不允東方有平等立足之機會，無怪德皇登高一呼，稱日本爲黃禍，以警告西方各國也。

(三)

爲歐洲各國外交家所盛稱而深得美國同情之黃禍云者，無非爲白禍之相對名詞。身居方東三十年之健將闕立克 (Dr. Sidney L. Gulick) 於其遠東之白禍 (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一書中，明白承認之。是書於一九〇五年出版，時值日俄戰爭歐人以爲禍爲談話資料之時，渠謂：

「我人在今日時勢中，皆忽畧白禍之實現，不亦奇哉？吾人常謂日本有武裝領導黃種與白種相爭之可能性，且戰戰兢兢，慮其實現。但現在白人用種種方法、兵力也、商業也，強佔東亞重

要各地位，使黑種人服從白種人命令，而受種種確實之痛苦；吾人對此亦曾考慮及之否？』

白禍之來，誠聲勢洶洶矣！二十世紀之始，歐洲各國已佔有亞洲大半土地，屬其管轄，且正切實討論瓜分中國。請讀白雷斯福 (Bresford) 伯爵所著之中國之瓜分 (The Break-up of China) 一書，當洞悉乎當時之中國，與解剖桌上之死屍無異。俄國擬割蒙古滿洲新疆及中國北部，計約二百萬方英里；德國擬割山東及中國中部數大省，計約二十萬另五十方英里；大不列顛注目於西藏四川廣東及巨大之楊子江流域計約一百二十萬方英里；法國指定雲南廣西貴州，計約二十九萬方英里歸其分攤；意大利要求租借三門灣，俾將來得佔據江蘇之大部份；甚至美國亦不得不起而染指，切望在福建省得一海軍根據地；但經日本堅意拒絕，此項計劃，悉成泡影，而未能實行也。

上述繪畫，至今視之，殆為幻想。蓋邇今值歐洲大戰以後，無力再圖殺戮之舉，以與東方戰爭；且有國際聯盟開洛公約以維持世界和平；如謂三十年前歐洲各國曾陰謀作瓜分中國之舉，幾不復置信矣。豈知三十年前之中國，確曾處此危急孤兒之災厄，試將日俄戰爭之政治情形，閉目一思，則將不以吾言為悖謬也。

對此中國危急分裂之際，西方諸國均爲中國不顧執戈禦侮。大不列顛雖曾宣告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及門戶開放，但對於俄國欲併吞中國北部及滿洲等地之舉，則不能賴其武力，爲其宣言之後盾。不得已乃反與俄國訂立條約，載明在各所有之地盤及勢力範圍內，各不侵犯，同舟共濟，至中國不能維持其獨立國家時爲止。至於美國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但絕無作絲毫表示，抵禦強俄，以貫徹其主張也。

(四)

扶持中國危急存亡之責任，如是惟有授諸日本，蓋日本已決定於必要範圍內，單獨執劍對付俄國也。日本此舉非純爲義務，良因俄國非特對於中國有害，且對於日本生存問題上，亦有絕大關係。日本洞悉乎滿洲一旦爲俄管理，則高麗亦將不保，俄國深侵，將直達其門戶矣。

日本單獨對付俄國，一戰而敗之；此項勝利，不僅可阻止中國之瓜分，且爲偉大成功，鼓吹東方民族有自由之志向獨立之精神也。自錫蘭以至小呂宋自廣州以至上海之東方人民，莫大驚奇之破天荒之事績，竟出自同種之日本。自西方克服東方以來，侵伐之勢，此次實爲第一次受阻碍；蓋東方新進國家對來侵者宣言：『爾止乎此，勿得再進！』

爲日本猛突飛進所吸引，亞洲各部青年羣至日本留學；甚至印度暹邏愛國青年，亦留學日本首都中。斯時吾菲列賓適新受美國之管轄，亦深有日本爲東方明星之印象。在日俄戰爭之先，吾菲之豪傑那爾度（Emilio Agerinals）早已明白承認日本爲東方領袖，可以改變遠東形勢者。吾人將知當時之豪傑那爾度爲抵抗美國軍隊起見，疑向日本求助；雖明知日本與美國有親善關係，不能破例援助，惟豪傑那爾度之訴求，實深獲日本之同情也。

中國受日本突起之影響甚巨。茲摘錄中國老友馬丁（W. A. P. Martin）博士所著之中國之覺悟（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書中之數節，以示日本戰勝俄國，提醒中國之覺悟：

中國之態度，若孟尼勞史（Menelaus）在脫勞哀（Trojan）戰爭之怯弱也。日俄之戰，鼓勵中國人民精神不少。中國人民目覩日本海陸勝利，乃自省曰：「吾鄰邦可如是，我豈不能如彼乎？曰可！惟有努力改革，拜島國英雄爲師。」

日俄之戰，爲重要歷史之一頁；國際勢力之均衡因之破壞，表示黃種之未曾預卜之能力。中國方面，立卽派遣大批學生至日本，約有萬人，內有八千，至今仍留彼方。又敦聘日本教授至本國掌教。最先來者爲軍界中人物，編遣海陸軍隊。繼有大學教授至國立私立學校中，改良教育。

甚至昔日自謂專長之農科亦請日人爲教授，森林科學然。日本工匠技師等，紛紛來華，得有現成位置者甚衆。餘若中國之日本留學生，回國後，即可爲高級教授；雖餘日本化或僅得皮毛，然比之聘請西方教授，洵爲便宜，且因同種關係比較相近也。至若在西方留學回國者，則當然爲中國教育界之領袖，無異疑矣。

(五)

今日中國之國民黨正激烈作反日運動，如謂彼等曾受日人之恩賜，殆難置信。但反顧二十世紀之初，彼如不得日本之同情，友誼及援助，則國民黨恐無今日之勢力與威權。孫中山先生及其激烈同志，共謀推倒滿清，創設民國；曾逃至東京避匿，得有勢力日人之庇護。今日日首相政友會領袖犬養毅（犬養爲姓毅爲名），僅時僅一平民，非若今日之貴顯。恐滿清政府足以伸其勢力以捕之焉，曲加庇護，對此出戍他邦之華人，精神上物質上惠加援助。有數人焉，竟至宿其家，食其食而衣其衣。日政府受滿清之請求屢擬驅此異邦人民出境，但犬養毅及其同人，多方蔽護，卒免拘捕。蓋犬養當年少之際，亦一急進者流，故掬同情之心，於此中國人之爲自由而奮鬥蒙難者。

正如犬養毅之爲中國國民黨之導師焉，日本上議院（即貴族院）院長近衛乃中國君主立憲派之恩主也。伊深信共法政體不適宜於中國之習習及性質，惟以憲法統治一切，則最吻合乎中國之需要。中國君主立憲派領袖康有爲梁啟超及其同人，當中國政變之際，潛離京城而遠遁日本；慷慨而目光遠大之近衛曲解其故，熱烈歡迎之。

是以中國國民黨及君主立憲派均以日本爲其安全避難之所。彼等之在日本也。出版雜誌，印行小冊，各籲請日本援助，各宣傳其政綱。一九一一年，其運動臻乎極點，一舉而推翻滿清政府，改建民國。設當時而無日本之友誼厚遇，則國民黨將無如是之昭然顯著；須知中國今日之國民黨於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固中國之叛逆也。但以怨報德，中日關係，邇今竟有國民黨對日鼓動擾亂；殊不知日本者，彼曾食其德者也。

(六)

彼東方人以熱烈之心，歡躍之色，致賀於日本之出而爲世界強國，得與歐美列強平衡者，原無足異。蓋東方人民非徒政治上經濟上久被西方人士之擯棄，且近年以來身受西方之個人侮辱及社會蔑視，無怪其憤恨已極。西方人每自炫其高崇，例如上海工部局公團懸「犬與華人不准入內

「之揭示。自香港對岸之九龍以至廣州之英有鐵路，中國旅客之座位，須與白人隔離，至今或尙如是。須知此鐵路行駛乎在中國司法權範圍以內之中國，向非馳聘於英國之間。但英人竟率爾以黑人之車供華人乘坐。西方帝國主義正煊赫一時，白種人幾絕不以黃種或他種人爲人種，值其一顧，值其同情；所以闕立克以切當之白禍稱之也。闕立克一九〇五年之著，大足示白人顯著之舉動，今引其全言如下：

「普通西方人對亞洲人民之態度舉動，及被侮之亞洲人民對白人之惡感，凡未身歷東方者，絕不能懸測之。下列各證，足資證明：

「在一八八七年隆冬之日，余所乘之船，泊於香港；中國苦力，紛紛來船工作。余以不經意之態度，注視彼等勞作，陡聞一英人發令。一苦力因未獲解其意，向英人呆目注視，以希其重述其命令，但彼英人不此之爲，而以老掌加諸苦力之身，踢而倒於甲板之上。此爲余初次了解白人管理亞洲人民之方法。

「在星加坡，大批華人紛紛登舟，欲至廣州。但亞人所居之地位有限，不能再容。百人以外之華人，不得已羣集於無遮無蔽之甲板上，棲息六日之久；雖風潮頻作，但絕無蔭庇。船中外員

之待華人，幾類牲畜。此項待遇徒對華人如是也；船抵橫濱，余一友登岸，乘人力車代步，蹣跚而行，後一英人乘雙輪馬車駛來；馬鞭一揮，力擊車夫之頸，紅痕立呈，彼英人也者，於絕不介意中馳驅而去。

據報告者云，有二英人焉；偶談及應否蹴踢中國僕役問題，語次悉一華僕受踢就斃。上次船發橫濱時，余目擊二體面美人與一車夫喧爭。彼白人也者，未論價而乘車，抵則僅畀車夫以五分代價，車夫則堅欲倍之。蓋關口明白以英文揭示其代價爲一角，無如彼自信頗深之美人，雅不願服從規約，而作此喧爭，亂打車夫，一無忌憚。

在新近華人某所著之「俄戰爭之形而上」的原因一文中，著者解釋非基監教徒之意義，援引一美籍艦長發鎗彈從後入，擊倒一華人，幾波及於彼事。事後賠償，彼艦長償受害者以二十元。但福州美領事反譏該艦長爲愚，給此二十元之巨款；謂之曰「此何故哉！彼乃一華人耳？」

「類此猝遇之事，誠更僕難盡。欲悉舉在中國及日本通商口岸中白種黃種人間之紛爭，聞之可令人生憎，令人寒心。白種人賴其雙拳，賴其手鎗，激起黃種人以堅復此仇之感。縱令東方與西方政府之關係，出諸以外交禮節，然絕不能平衡私人間因受白人之侮辱虐待而引起之憎惡。」

苟非白人對待亞洲人民問題得有解決，則報復決將隨踵而至；是即黃禍蹶然而起之日也，

『然則將如何解決白禍乎？如何能使白人以正義與禮貌對待黃人乎？』

彼白人之最高觀念爲武威焉；日本此次之勝利，例須重視，將引起白人對日本生敬心，生敬心，則可改變其舉動矣。日本之勝利大足以砲制喜於肇釁之白禍，即中國瓜分之危急，亦將因此而遲延，甚至因此而可避免。如此危急而可永久避免者，則白禍黃禍將不復在東方爲害矣。』

上述末句，尤感有意義。中國瓜分之險，爲日本以大英雄犧牲精神，戰勝俄國，而可非徒暫時抑且永久避免之。矧日本之戰勝，非僅保全中國而已也，且感醒白種人民，以審慎之意對待亞洲同胞。此實足使亞洲與歐美之關係，作一大變更；西方人民不復再能牢守其白人高崇，白人統御全球之觀念。新紀元在東方大發曙光；斐島人民對此新紀元，當中心活躍，抱堅毅態度，以自由自勵。歐美卓越之統治權，至此而盡矣。

迨至晚近，日本對亞洲鄰邦之態度，稍足令人失望。其對待中國之政策，大可使二十世紀初年對日作艷羨與同情者，發生疎隔。日本大似西方列強之對待其弱國矣。關於此點，俟下章討論之。

第二章 美國勢力之擴展

南滿鐵路路軌突被炸毀——美馬尼(Maine)戰艦在哈瓦那港(Havana)突被炸毀——相類事件之未盡相似——美國之西向拓殖——美國西班牙所訂之巴黎和約——美國併吞夏威夷(Hawaii)羣島——海軍大將譚偉(Admiral Dewey)之處理豪傑那爾度(Aguinaldo)——一英人對此事件之記述——豪傑那爾度因美默認獨立，允許與譚偉合作——美國之食言協約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之某夜，日南滿路之在滿洲政治中心瀋陽附近者，路軌突被炸毀。日方聲稱有華軍一隊謀圖侵掠，故日護路隊即與之交戰。日軍爲預防沿路華軍或有總攻擊之舉，乃迅速出兵，並佔領軍事要點數處。中國方面則對此破壞事件之原因，深致疑慮，且輕卸責任，報告此事或爲匪徒之煽惑手段。不問原由若何，日軍不得不採取所謂自衛上必要之計劃，進而佔領滿洲數處地帶，以維持和平秩序，作爲日人事業日人投資之安穩擔保；蓋此項事業投資，受軍閥之壓迫反日空氣之影響者已數年矣。無如國聯與美國携手合作，阻止日方行動，並令日本退出滿洲之不受條約拘束地段。

我非人對此感切殊深。回憶三十四年前，亦曾有相類之不幸事件發生，引起美國佔領菲島也。東西帝國主義如同一轍。特西方帝國主義，例如美之奪取古巴夏威夷菲列賓等島所表現者，則爲西方列強所共認，視爲當然之事；此乃其不同之點耳。太平洋與喀勒比海（Caribbean）中島嶼，早被視爲「白人之負擔」，美當負此責任；非人雖雅不願層層自縛，高附乎美國之背，然亦無足顧慮也。

(二)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四日之晚，停泊哈瓦那（Havana）港內之美馬尼（Maine）戰艦被炸粉碎。其被炸原因，殊爲神秘，無人得知其底蘊。經極端嚴密之調查，結果亦不能確定責任之所屬。而美國竟以對西班牙宣戰聞矣。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所著美國人民史中所述：

美艦被燬於西班牙港中；此項慘劇引動公憤，可使對古巴之種種惡意，由靜默之詰問，一變而爲熱烈之躁急矣。雖無明證能證實古巴之西班牙當局中，畢竟有無人員參預炸燬馬尼之計劃；然此不幸之爆炸，已掀起全國輿論之緊張空氣矣。

哈瓦那與瀋陽事件，可謂絕對相似矣。

所不同者，美國於攻擊奪取出事地點鄰近之西屬領土後，尙不自滿，更擴大軍事行動至距出事地點數千英里外絕無已得利益之菲列賓羣島；並博得世人之稱譽，儼若完成一人類之義務然。日本則反是，僅在鐵道近屢受中國軍隊與土匪襲擊地段策動，且更有價值數十萬萬之生命財產，亟待保護，乃遭世人譴責，一若有乖人道者然。總之現今世界，仍沉迷乎白色優越白色統帥之迷夢也。

(三)

事實上人以帝國尊諸美國者，美國酬而答之；蓋美國年富力強，地大物博，鐵道橫貫全洲，直抵西部之平原，加利福尼金礦發現後，益使西向殖民之迅速，並鼓起國家冒險精神，越太平洋而向國外追逐商業與財富矣。美詩人之夢竟爾實現：

不觀乎廣闊無垠之空間，

滄海桑田瞬轉遍填，

無數民衆向伊爭先。

如今遍地是人民藝術法典。

威爾遜之言曰：

『彼等自己之大陸空地，已被占滿，且已夷爲文化之用，絕無邊地可容少年人立足。西印度羣島與遠處太平洋之邊陲，實爲彼等新事業面前之急需物。試觀人民之樂於勝爭，熱烈頌揚海陸軍之勝利，可知蘊結之所在矣。』

質言之，美國已步上帝國主義之行徑矣。

美國西班牙之戰爭，瞬告結束，巴黎和約上，美國獲得全部要求：古巴還諸古巴人而受美保護，波多利各(Puerto Rico)菲列賓桂姆(Guam)均屬美。不僅此也：當美軍仍嚴陣扼守聖地亞哥(San Diego)陣線之際，國會於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已有合併夏威夷羣島之議決案。在此依法合併之前，夏威夷(Hawaii)名存實亡，美國久已爲夏島之主人翁矣。威爾遜坦然謂吾人曰：

『夏威夷羣島皇后之權力，因憲法之變更，大受減縮，僅能在實施代議院通過之法律範圍中，執行職務。至其閣員，不對皇后負責，而對通過法律之代議院負責。島上之財產與政治權，因皇室性質之改變，類多落諸外人之手。一八九三年一月，夏威夷皇后隻手空拳，以單獨力公布新憲法；削人民選舉權，奪立法權，歸諸已有。都城檀香山之外人，大半係美人，有鑒乎此，投袂

而起，得美使之公開援助，破壞夏后之目的，把持政府。美戰艦之海軍，武裝上陸，嚴陣以待，在此空氣緊張之際，臨時革命，卒以成立。廢夏后，與美訂立議和合併條約。迨至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哈利生(Harrison)總統滿任兩星期以前，馳電國會，請討論合併條約，並加以批准。其時檀香山美使不待訓令，已於二月九日宣告夏威夷羣島爲美之保護國矣。

(四)

美之佔領菲島也，殘酷尤甚；作者深信此非過甚之詞。當美國政府美國軍隊向菲人交戰之際，鮮用鎗炮，全恃詭計；凡熟讀史乘者，類多能憶其事實。茲姑約述其大概，俾後之來者，得不忘乎三十年前，菲人獨立之希望，爲美人破壞無遺也。余深信凡正直愛公理之美人一讀此史，心中未有不覺美國之對菲，實負相當義務，宜立刻給我人以絕對之獨立。

海軍大將譚偉(Dewey)在孟尼刺灣擊毀西班牙戰艦後，正靜待舊金山發兵到來，却奪孟尼刺之際，與菲島反西領袖豪傑那爾度(Emilio Aguinaldo)談判和議。豪傑那爾度曾在香港創一菲人會議，並指揮反西計劃，故在呂宋一帶，頗具勢力。雖僅係一二十九歲之少年，然深得民心，其坦白之態度，獲得鉅大之權力，醉心改革，受彼指導者，莫不膺服。

一八九八年四月之杪，即西班牙戰艦在孟尼刺被燬之前，譚偉大將與菲島領袖在香港會議數次。迨至該月下半月，豪傑那爾度新從香港抵新嘉坡，駐新美總領事潑萊脫（E. Spencer Pratt）即與之會商。蓋潑氏受譚偉之指示，向豪傑那爾度提議，請彼協譚氏在菲之兵力。豪傑那爾度應譚偉之召，乘美專艦抵孟尼刺。鄧奈脫（Dr. Tyler Dennett）博士在所著美人之居東亞者（*American in Eastern Asia*）一書中云：

「譚偉鈞心鬪角，一面對豪傑那爾度不作允之詞，一面復竭力鼓勵；授之以開維脫（Cavite）兵工廠，許彼在美軍防線內組織叛軍。美總領事韋爾特門（Rauuseville Wildman）又復協助叛黨，在香港購置軍火」。

英人之名白萊（Mr. Howard Bray）者，於其致友人威爾希（Herbert Welch）函中，述及一段關於豪傑那爾度與潑萊脫總領事會議之秘聞。白萊久居島且為豪傑那爾度之知心至友，故知之特詳。介紹豪氏識美總領事者，或即係白氏也。此函之作，在美國否認以前允許菲人以獨立諾言之後，函中有云：

「在豪傑那爾度未到新嘉坡之前，余日與潑萊脫總領事通音問。余知菲島情形頗深，故所獲

消息，均爲外人所鮮知者。余隨以此項消息，轉知譚偉大將。西班牙人無魚雷及炸藥坑，此爲任何外人所不能知者。開維脫工廠內，余有數友焉；均爲菲人中之愛國志士，對余之交誼，較任何白人爲厚，故余能以最重之消息報告譚偉。例如美艦遇必要時，能在何處取得煤料等等。余曾獲見譚偉致潑萊脫之親筆函，申謝報告消息之忱。並云此種可靠重要消息，在此緘口如瓶之際，尤覺歡迎可貴云。余寄報告時，附計劃草案一紙。亦轉給譚偉。後與潑萊脫會晤，潑氏懇余竭力設法，招致豪傑那爾度到新嘉坡，經余數次電邀後，豪氏惠然肯來矣。

余於是力勸彼等，與其單獨發難，不如與美聯絡策動之爲得計。時一二具有遠見之菲人，對余之忠告，力主審慎，並欲採取遲緩政策；一任美艦隊攻燬西班牙軍艦，俾香港之叛黨，得於斯時，携械乘專輪過返，於一處海岸登陸，與西人同歸於盡。當時之譚偉無力能阻此事之發生。西班牙人至此，自願與菲人訂約，俾菲列賓不致受毀家喪地之痛苦；而歷史中亦將有不同之紀載矣。

然余之主張，終獲勝利。豪傑那爾度率允接見美總領事。會見之時，豪氏躬自解釋其政策宗旨與要求，非常明晰。豪氏所最爲注意者，厥維菲人之獨立，此係必要條件；菲人虛懷納谷，正

從事於搜集歐美顧問之忠告，（選派顧問之權，則操諸菲人，而非美國也）。

（五）

不論譚偉與豪傑那爾度中間之經過情形如何，有一事焉，頗為明瞭。此少年叛黨領袖之所以贊同聯絡美軍者，蓋中心希冀，默念一俟西班牙人被逐，菲人當得無條件之獨立也。謀叛者以為彼等與美在聯盟中處相等地位。助美挫敵；獲得解放，乃應有之酬報。後當上院委員會諮問菲列賓問題時，譚偉曾出席證明，直言無隱。

菲氏之言曰「彼等（謀叛者）之視我也，幾如救苦明星，美國一旦到達，余所求之事，彼（豪傑那爾度）均盡力為之。……余幾每日見彼。……我靜待我軍之到，默念彼等圍城孔急，我軍到後，入城尤易。菲人實我人之友，有助於我，協助我人之工作」。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九日豪傑那爾度乘美專船抵孟尼刺後，即對國人發表一文，表示深信美國能協助彼等獲得獨立。彼之作戰，成效大著。當美軍到達時，西班牙軍隊已被困於孟尼刺此次勝利率由于菲人作戰之力，無人能諱言之也。

貝菲（Nathaniel Peffer）撰文云：「西班牙軍隊僅發數彈，以遮顏面，旋即投降美軍。美國軍

隊，不流一血，長驅直入孟尼刺，置輾轉苦戰之菲人於城外而不顧。」。

在六月二十三日孟尼刺失陷之前，豪傑那爾度曾組織一政府，宣佈臨時憲法。並發表一文，昭告世人，申請承認其新政府之獨立與交戰地位。同時彼成立呂宋一部分之軍事管理權。迨至西非之戰告終，菲人遂選代表至巴黎和會，其所負之使命，係獲得獨立。孰知美西兩國，對菲島代表，均不加理睬。美代表反而夷然進行，簽訂合同，將菲列賓以二千萬元之代價，從西班牙購得。此種密圖，並未向豪傑那爾度或彼派至巴黎之代表磋商，甚至並未通知。欲圖辯明此種手續起見，麥克金蘭(McKinley)總統宣稱云：

「美國初未存有佔據全部或部分土地之思想。漫然我軍對於孟尼刺之出兵及成功，實以不可忽視之責任加諸吾人；蓋人類之動作，每為偶然的事實所驅使。激動吾人努力之目標，至今仍依留不捨；雖我人之作戰，初無領土之慾望與計劃，然對此所生之新義務新責任則宜努力奉行；要知大國自開創以至演進中，萬國主宰者，已明白規定其督理之權與文化之責任也。」

嗣後菲列賓所處之慘狀，凡熱心自尊之菲人，莫不怵惕而不忍再言之。作者僅就貝弗君所著之白人之兩難論(The white Man's Dilemma)一書中，節錄一段如下：

『美軍進佔孟尼刺城時，菲叛軍則在城外，兩軍哨相對。雖其悞會情形，殊不明瞭，然兩軍衝突勢所難免，其理由實無足輕重也。雙方步哨誤會，遂即開火。豪傑那爾度表示歉意，要求停止對敵行爲；然美軍隊已實行其大屠殺矣。攻令既下，一日之戰鬪，擊斃三千菲人；三年之戰，從此開始。戰鬪中之殘忍行爲，激動美國輿論。水刑一端，前已述及，（此係指該書前節所述：「在此戰鬪之中，美國用水刑審理菲人之反抗與表示不滿者。菲人中或有知悉，有關於美軍要求事項消息之嫌疑者，輒縛而灌水入喉，每次一加侖，至承招爲止；有時竟至腹裂。」）官場調查，檢出關於無理屠殺俘虜及非戰鬥者之故事不少。脫煌（Mark Twain）之自傳，痛責官報中之一次勝仗。據云：『該次勝利，美軍高據山崖，向山谷中掃射，將避匿該處之數百菲島叛黨及其眷屬，全數擊斃。在此情形之下，美國實肩起白人重負之一部。』

如是則美國確曾協謀遏制菲列賓之獨立，但獨立之念，不因此而餒。樓澤爾（RNL）及其志士爲獨立而犧牲生命；獨立之念，固非美國之利刃金錢所能消滅者也。美國處心積慮，欲使吾人淡忘此思想者，垂三十載矣。我人之目的，終必有成功之一日也。

第三章 日本之威脅

譚偉提督 (Admiral Dewey) 與齊藤艦長之在孟尼刺會見——日本對美對菲表示友善——日本贊成菲島中立——日人對菲之真實態度——日本經濟上之需要——菲列賓不產日本所需之原料——吉朋士 Dr. Herbert Adams Gibbons) 提議以菲列賓委託日本管理——川上皮對吉朋士之意見——日本了解菲人之希望——日本邇來之在滿行動令人惴惴不安——此項行動不施於吾菲之理由——盧薩爾 (Charles Edward Russell) 之口木及菲島論——日本之人口食料問題——日本可耕之地與他國比較。

『譚偉 (Dewey) 在開維脫 (Cavite) 擊敗西班牙艦隊後，德戰艦即向譚偉之艦旁駛來，含有挑撥傲慢態度；譚偉態度鎮靜，且與英司令支吉士德 (Clitchester) 艦長交誼頗深，故英艦立即停泊乎德艦之對面，德艦之對敵行爲，因之緩和。』

此係威爾遜 (Wilson) 治下菲島總督哈利生 (F. B. Harrison) 在所著菲列賓獨立之基礎石 (The Cornerstone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一書中所述者。哈氏抑且述及孟尼刺灣中之日巡洋艦艦長拒德艦，而與英美海軍攜手一事。

此日艦長，即齊藤實也；齊藤氏爲一精明之政治家，且係一勇敢之海軍界人物，曾任日海軍

大臣及朝鮮總督。在一八九八年可紀念之夏季。齋藤艦長駐巡洋艦秋津洲艦在孟尼刺灣中。製濤譚偉事前曾宣布一規則，凡進口船隻，不論軍艦，須遵守美國官員檢查。德艦隊司令狄但立許 (Admiral V. Dielerich) 提督，本不滿於美國之成功，懷恨譚偉之干涉彼艦行動，蓄意破壞此項規則。彼即遣派其副官馨茲 (V. HINS) 登日艦，運動齋藤艦長與彼一致抗議美國計劃。馨茲 (舉氏在歐戰中地位頗重、曾任北京公使、駐墨西哥密使及駐德公使本國外務大臣等) 向日艦長力述美國此項規則，顯係破壞國際公法舉動；蓋按照公法，軍艦在外不應受檢查也。日艦長答稱：彼若處譚偉之地位，亦當一如美司令作同樣之舉動。更進一步，彼宣稱極願接受美國官員檢查，並予以合禮之歡迎也。

(二)

齋藤艦長 (現係海軍大將子爵) 一八九八年在孟尼刺之態度，實足代表日本對美國對菲列賓之一般態度。日本與美菲人民相互表示友善。若美菲一方或兩方，提議使菲島中立，在遠東戰事不牽入海陸軍行動之旋渦者，則日本即首願簽訂此約；惟祇須美國不將菲列賓佔為軍事行動之根據地耳。余邇聞有日政治家數人，已表明其贊同此項中立計劃之態度；固無須一任該島自安其

命運也。盧薩爾(C. E. Russell)氏：

『日美合訂之保護維持菲島自治權之條約，極易磋商；一九二〇年日首相原氏確實保證表示同情於此項協定。縱使我人一時惑於偏見與種族惡意，而謂彼不懷誠意，然未見日本拒絕美國此項合式之提議也。』

旨哉盧氏之言焉。余亦深信日本竭誠歡迎此項建議，設此議案能使菲島完全獨立，無美國保持該島爲海軍根據地之規定。

茲再就日人之言論以覘彼邦人士對於我島所持之態度。川上之言論曾作透澈之表白，川上氏爲旅美著作等身之新聞界人物，彼侃直而言曰：

『日人中之權謀者，常謂日本之不欲攫取菲列賓以爲己有者，良因該島氣候過熱，不適宜於日本之殖民。此項思想，幼稚特甚。持此論調者本擬藉以消釋美國之過慮；然其理由，淺薄無聊，殊不足供此目的之用也。實則設以菲列賓作禮物贈諸日本，日本固樂於接受，卽費相當代價，亦所不計。日本明知乎此島決無出售之理，且甚至永不至於出售。其言願付之代價，亦非對美或對美作戰，更非對二者作戰，此可斷言。換言之，日本明知無法取得此島，故殊釋然於懷也。』

「日本之所欲得諸菲列賓者，無他，經商企業之普通權利，與外人享平等待遇耳。日本絕無土地野心，宗旨和平，其目的在於商業而非政治也。今後菲列賓獨立之後，日將齟齬爭求者，亦無非在該島已得之經濟權利耳。菲人一旦明瞭日本之真態度與真主旨，我知菲人定必歡迎日本之資本與企業也；菲人邇來實已有歡迎日本之傾向矣。日人深入彼境，固未遇彼等之仇視態度也。」

「日人欲在菲島經濟構造中成一重要份子，則非徒持普通移民之勞工，所能奉效；須與彼土之資本勞力合作，協助啓發島上之天然財富，方克有濟。方克有濟。此乃普通之趨勢，我人苟一閱日人過去之活動記錄，即可瞭然乎懷。日本與菲列賓通商，垂今已三十餘載，自非泛泛者可比，而日人在該島之人口尙不足一萬五千人。日本人數雖不見增加，然對該島經濟啓發上之供獻，則洵爲可觀；其中尤以麻業爲最。日人以勇敢勤奮精巧奮鬥諸美德，輸入該島國力中，雙方人民，均大有裨益也。」

(二)

日本之外交政策以經濟之需要爲依歸。從經濟上觀察，謂日本對菲列賓抱有土地野心，殊無理由，足以令人置信；蓋菲島之出產極少，不足供日本經濟上之主要需要也。菲島產煤，而量不

；且日本已有滿洲之撫順煤礦足供彼今後工業上數十年之需用。菲列賓之銅鐵財源，亦極有限；且日本境內銅礦甚多，至鐵礦則彼正在滿洲開發矣。且也，菲島不產羊毛，棉又極少，其產量豐富而日人視爲有用者厥維麻一物耳。僅此麻業一項，爲日人對菲發生興趣之唯一工業。

盧薩爾又云：『如謂日人捨己芸人，置其鄰近能供彼需要之土地於不顧，而反遠涉數千里外，奪取毫無給與物之土地；此而可信，則菲島將爲兒童國即日本成爲瘋人邦矣。』

不久以前，美名著者及演說家吉朋士 (Dr. H. A. Gibbons) 博士在孟尼刺演說；婉轉其詞，提議菲列賓受國聯管轄，而以日本爲其代理國一層。彼云：

『日本繼美國之後，而爲菲列賓之代理人實最合理；蓋日本能開發菲島，遠勝於我美人之所能爲者。余深信菲人之接待日本焉，其熱烈之忱，當較對我美人爲甚。菲人而欲脫離美國，余覺惟有日人能起而代之。菲人欲維持其完全獨立而反對日本，實爲不可能之事實。事實爲我人所深知者：我美國若因菲人對我之態度而與國聯磋商，派遣日本爲國聯之菲島代理人，此舉甯非美事哉？爭管菲列賓之戰爭，亦可因之而倖免，我美人且可從此釋去此不願爲之保護職矣。日本在此世界一隅，亦得完成彼之代管地面，有新隙地以備急切需要之擴展也。』

此項論調，我儕以爲菲人日本以侮辱。此不僅武斷菲人不能維護其獨立與自治權，且誤會日人乘我菲脫離美國管轄之際，將激起其土地慾望以攘奪我菲矣，試聽日人對此提議將若何措詞；川上在所著世界政治上之日本 (Japan in World Politics) 中有云：

『論者每謂日本係亞細亞種族，以之管理菲列賓，必較任何高加索人民更有效；率直之言，未免之愚拙矣。此項論調爲善意美人所提倡，主張以菲列賓移交日本。卽羣島上之美邦人士亦多公開傳述其同樣感想。此無謂之語，果出自誠意者之口，則因彼等忽視乎東民退步民族之特異心理耳。此等民族，久經西方統治，久承鼻息；仰視西方民族，如彼等之上司，俯察我日本，如一暴發戶，及西方之慕倣者。此項態度尤以菲人爲最。』

『美人自信菲島勝日一籌。且傲然岸然，自誇其享受西方文化之影響已有四世紀，而日本則僅五十年。彼等所用之言語，又爲舉世尊敬之拉丁文變化而成之西班牙語。其風俗人情，曾受基督教之洗禮，其思想性情自謂酷近西方，較之類似日本遠甚。』

『美人雖寬宏相特，菲人猶不願受其統治；欲其接受平日所猜忌輕視之亞細亞人種之管理也，斯亦難矣。美國每年用諸菲列賓者達三千萬元，日本又當然不能如是之慷慨闊綽也。』

「從物質上之利益觀進而論美國管理上所給與菲人之自由觀，實足使讀者深信菲人決無絲毫理由可歡迎日本殖民政治之理；日本之殖民策與歐洲列強大致相同，與美國則大相逕庭。美國政府在菲列賓創立一議會，由人民選舉代表組織之。在此立法團體之中，能無一美國代表參加。菲人且有一內閣及一議院焉。中央政府中重要職位大都由菲人充任，至於地方機關中則全體係菲人。美官員之返國者，人數日漸增多。曩者赴菲之美籍教員二千人，現已陸續回美；今日甚至學校中之英文課，大半亦由本地人掌教矣。小學之中學生習唱愛國歌，例如「我之故鄉，菲列賓，菲列賓」；此類自由，在日人管理之下，決難承認。菲人欲接受日人之統治，而拋棄美國之保護，其愚誠不可及也。」

川上謂菲人輕視日人爲劣等民族，實屬誤會。我菲人不特無輕視日人之心理，抑且真心欽佩日人之驚奇進步；偉大功績，崛起而爲世界強國。此事姑置不論，其主要論點則日本深切瞭解乎我人渴望無條件獨立之切，並日本深信我有自治之能力也。日本深知乎菲人初與西班牙苦爭治權現與美國喧求自主，決不滿意於日本之管理也。日本認定以任何企圖獲得菲列賓，甚至僅其代管之權，必將引起無窮糾紛，耗費不貲也。（日人雖愚當不出此得不償失之兒戲也。）

(四)

不幸日本在高麗與中國之舉動，頗足引起吾人之恐懼與疑慮。九一八以來日本在滿洲之軍事行動尤足令人惴惴不安。在此滿洲事件中日本蔑視國際聯盟和平公約與九國公約。欲謂彼將不在菲島複演同樣事件者誰敢斷言之？羅斯福 (Nicholas Roosevelt) 派之宣傳評論確切指明此項舉動顯係予美國予獨立人民以一種警告並論菲列賓之獨立在可料之將來實難以預測云；率直言之，日本對待亞洲鄰邦之政策，誠太覺使人不安，惟我非人固素信日本係亞細亞民族之領袖；菲列賓應與之聯絡合作者，然未能不惴惴手懷也。

雖然，顯明之事實，我人不應忽視之，促成日本在高麗、滿洲間採取行動者，實有歷史上、地理上、政治上、與經濟上之種種成份在焉。惟此項成份，我菲島均無之。凡稍知過去五十年中之外交史者，莫不知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俄帝國向日本海、中國海突然猛進，日本適當其衝，初在高麗繼在滿洲躬逢嚴重威脅。此項威脅之意義，已在東方之醒悟一章詳論之。日本地理上迫近俄國蠶食之地境，難以袖手傍觀。蓋高麗一易俄幟，日將立足不穩，高麗一入俄手，何啻以利刃深刺日本胸懷也。在俄皇擴展計劃中，佔滿洲為侵畧高麗、謀華北之初步。日本為遏止此項侵

畧起見，自不能不採取簡捷了當之手段。此毋待詳述而可明乎日本之所以入主高麗與在南滿建立某種權利也。時至今日，俄軍閥主義之恫嚇，固已成爲過去事實。然現在日本之前，仍有同樣嚴重之恫嚇在，今日人戰戰兢兢者，卽共產主義之威脅是也。風聲鶴唳，凡蘇維埃所至之地，均感受其破壞之影響。中國連年內戰，烽火連天，自不能抵抗此項擾亂之影響，甚至反有向赤俄表示親善之傾向；於是日本遂不得不在南滿與高麗間，急謀自衛之道；高壁深壘，築彼第一條防線。

(五)

從經濟上觀察，作者已明述菲列賓並無重要之天然財源，足啓日本之慾求；且更無貨物能較日本之得諸高麗與滿洲者，更爲低廉，更爲迅速。

盧薩爾 (C. E. Russell) 在所著菲列賓之觀察 (Outlook for The Philippines) 一文中，對日本在亞洲大陸所作之舉動，深抱悲歎，但承認日本大陸政策，非僅土地慾有以激成之。此中蘊結盧氏詳細解釋，至爲明晰，茲摘其言論如下：

『日本對高麗、滿洲及中國本部之行爲，姑置不辯；但此非僅爲土地慾而令日本走上侵畧之途徑，其中實另有不同之原因在也。一般人之見解，以謂此項嚴重問題，實因日本人口增加，有

不能供養之勢。日本每年須增人口七十萬，國內可耕之地，久已全部開墾，中有數處，其耕種方法，有足使別國農業專家驚服者：例如山側荒坡上之稻畦，經極度之耕作後，一掌之地，亦能藉以糊口——除日人以外誰能作此勾當！但此猶不足以濟其眉急，良以年有七十萬新增人口，全部土地，久受生產限制之阻遏，決須尋覓隙地，以容納日人倍增之需。國內既無餘地，奪劫他人之領土，因之成爲急切之要圖也。

「此項論論，實屬不經。實則日本國內餘地尙多，按照現今啓發之趨勢，雖再歷數代，亦不虞缺乏。其促進日人急切勇進者，並非土地之需要，乃原料物之需要也。日本自一九〇〇年以還，自農業國一變而爲工業國，一度變更形勢，均不相侔。當其爲農業國之時，確曾遭遇土地不足之苦，現既爲一工業國，則土地自可綽綽乎有餘裕矣。

「日本現所經歷之變化，與英國在一八四六年後所經營者同，若英國現仍爲一農業國，則其國民滿坑盈谷，將擁擠而入海洋之間矣。英國變成工業國後，以製造關係，竟能維持較往者耕作時三倍之人口。

「欲圖支持此項迅速發達之事業，則豐富之燃料，與低廉之原料尙矣。日本雖亦產煤若干

及少量之鐵，然與其工業計劃相較，則所產之煤，殊不足供其應用；而鐵則幾等於無矣。日本欲補此不足，採取別項原料及必需物，乃不得不求諸於海外。例如滿洲，其天然財富之豐饒，有令人難以深信者。中國北部及中部，亦藏有取用不竭之鐵礦，尙未經開發。蒙古蘊藏之財源亦巨，日本工業計劃上所需要之各物，除長纖維之棉花外，均可從此等鄰近各地，以便宜迅速之代價獲得之。貨棄於地，此項天賦財物，人民類皆不能利用。日本不僅需要此項財物，且必欲得之而後甘心也。日本之侵華，卽爲此迫急之需要，初非出諸土地慾，與權勢慾，亦非出諸政治家之陰謀。更非抱有卑鄙之野心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彼無選擇經濟上祇有勇邁前進耳。日本現爲工業國，日在劇烈競爭之中，若不能獲得此項物料，則其商業必爲他國所侵奪，得陷入危境矣。

「執是之故，日本遂深入中國滿洲、蒙古等處取得其所需之物。但其方法，每易招致物議，日本惟有坦然承之。日本無政治之作用，企圖合併此項土地，日本無合併之必要，僅欲追尋入路，以達此財源之區而已。」

(七)

日本人口急增，無地移殖，在其掙扎以解決此問題中，我人忝屬鄰邦，且遲早將受美國及其

他高加索國家所排斥，例應對之深表同情。日本人口過剩，與缺乏工業主要物之景況，我人尤宜深印乎心。據川上之論（載一九二九年五月之雜誌 *Harper's Magazine*），日本人口密度，平均每方哩有三百九十七人，我人若置蝦夷、北海道於不計，則其密度增至四百八十六人。今將此數與他國人口密度，作一比較，則比利時每方哩六百五十九人，列第一；荷蘭每方哩四百七十四人，英吉利三百七十八人，次之。再次爲意大利三百六十人，德意志三百十人與法蘭西一百九十三人。中國連外省計入，平均每方哩祇有七十七人。中國欲圖調劑人口之充盈，須有比較良善之運輸系統，與忠實健全之政府。滿洲爲其可信之明證焉。華人之移殖於此廣大半關之日人經營之南滿鐵路區域，數以萬計。

從另一方面言，日本之確實困難，不可徒恃此人口密度而判斷之。要知日本並無容受過剩人口之殖民地，或從而可得之實業原料。高麗與滿洲均非日本過剩人口之出路。滿洲則華人之生活、與工資低廉，日本移民苟與之競爭，難期興盛，高麗以每方一哩百九十九人，阻塞日本之移民，蓋主客之間，接觸過密，則經濟競爭上，每易發生糾紛也。

川上所述關於可耕地之面積，及工業化之情形，具有同樣重要之意義。彼謂日人云：日本地

形上適合於耕作之地段，成數極少，卽此極少成數之地面，亦早墾闢無遺。數年前，日政府曾大舉調查國內面積，以圖擴充農場。結果則並無新地域發現，可資開墾獲利。日本農地佔全面積百分之二十六，與他國相較，則英國爲百分之七十七，意大利百分之七十五，法國百分之六十九，德國百分之六十四，美國百分之四十六。日本爲需要所逼，土地業經極度開發，雖胼手胝足，以最辛勤培植之手續，亦不能阻止其報酬遞減律之天然作用。是以日本之土質，早不能產生足夠之食料，以給養其本國人口。其唯一救濟辦法，或將全賴乎其國家之工業化，與擴張海上商業。但日本至此，又遇缺乏原料之大困難，尤以近代工業上之三大主要物——鐵、煤、油爲最。鋼鐵工業不能或離之燃煤，彼所產者極少，幾可云無。其所產之油，僅及其工業上消耗量之百分之四十或五十。至於鋼鐵，則幾全賴國外供給。日本苟非獲得此項物料，通達無阻，源源而來，則其命運勢必呆滯虛損，而終止於衰落也。

念茲在茲，日本實亟欲解決此難題。蓋此實一艱苦困難之問題也。此項事實，凡東方鄰邦應予以坦白同情之認識，與之携手合作，方可維繫各方之利益，決不可阻止其正當進步之路徑也。此義請於末章更申論之。

第四章 美國要求海軍根據地

美國海軍根據地上之菲列賓價值——獨立議案上之海軍根據地——美國在東方要求海軍根據地之歷史——潘雷(Commodore Perry) 逆料英美在東方發生衝突——潘雷企圖佔領日本島嶼——日本見機承認潘氏請求，阻止其佔領島嶼計劃——美國之獲得菲列賓——美國在中國海岸追尋海軍根據地——菲島之美國陸軍根據地，足以增加美國在東方之利益——羅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與日本魅影——無美海軍根據地之菲島正當護衛——中立問題——菲島加入國聯。——與西班牙戰爭告終後，美國何以甚至不顧國體而拒絕其解放菲列賓之默許？何以戀此鼎鑪，堅持此島不捨，一至於斯耶？

其故安在，可以兩語概答之。一、美國貪心我菲之天然利源也；二、美國欲以此島作其海軍上商業上之根據地也。前一言諒已爲一般人所認識，而後者之全部意義，猶未十分顯明也。

美國欲以菲列賓爲其在東方行動之根據地一層，可以事實證之；其每次提交國會之獨立議案中，除本年加利福尼亞代表克萊爾(Cline)提交衆議院之議案外，均有允許美政府在島上繼續管理海軍根據地之規定。甚至堅決贊同吾菲島獨立之民主黨，在其威爾遜賴以被選爲總統之一九一二年

黨網上，亦有下列條款：

「在承認菲列賓獨立之時，美政府應在菲保留其不可少之煤站及海軍根據地。」

參議員哈惠斯 (Senator Hawes) 及克丁 (Cutling) 所修正之議案中，具有此項規定：

「美政府應於美總統宣佈承認菲島獨立後二年中，須將經美總統同意某種地段中之煤港或海軍港，售給或租與美國。」

(11)

欲洞悉美國之所以欲在菲列賓堅持保留其海軍根據地，我人須研究過去八十年美國在太平洋與遠東進展之歷史。遠至十九世紀中葉，時美國尙未膺帝國之榮銜，日本年鑑上大書爲恩主之美海軍代將潘雷 (C. Perry) 曾叩擊日本之國門介紹此隱逸之國，進而問鼎中原，與列強周旋；曾力勸美政府在東方建立行動根據地，縱使佔領日本國旗下之島嶼，亦所不計。潘雷自當年離日本返華盛頓後，曾撰一文云：

「若以美國歷來行策，力圖避免牽連他國政治行爲，而謂可永久避免一切向外發展上不可避免之責任，則未免太無意味矣。我人爲保護廣大商業之迅速發展計，責任上應有一種不但理想的

而且積極需要的計劃，作爲對付平時在東方一旦有事之預備。在未來之進化中，司我國之命運者，應具顯明之態度；縱我人難望不有擴增權勢後之野心與奢望；但此奢望實與國家之勝利，相應而生者也。』

當潘雷在遠東海洋中預備赴日本時，曾上書政府云：

『我人眼見海上勁敵英吉利在東方之佔領地及港口，日形需增，實覺我方之計劃亟有急行之必需。一閱世界地圖，卽知東印度與中國海——尤其關於中國海——一帶之重要地點，泰半已被大不列顛佔領矣。……所幸者，太平洋中之日本及其各島，尙未爲此昧沒天良之政府所染指；其中數處，適橫亘乎美國極感重要之商業航路中，時不宜遲，我國亟宜採取實行計劃，以獲得足資安身之諸港口。因此余急盼保哈登 (Powhatan) 及其他各艦之到來也。』

一讀上文，便知海代將潘雷從海軍策畧立場，以估計東方之美國利益。其對英國勢力之在太平洋中發展，關切尤深；並覺美國實應採取直接措施，以對抗英國勢力。彼且深信此兩國在太平洋中之衝突萬難倖免。未雨綢繆，爲預備抵衡此項結果起見，潘雷請求華盛頓政府佔領日本之若干小島，作爲海軍行動之根據。潘雷上華盛頓政府之公文中有云：

『余負責呈請美政府速在此間築一立足點，作爲維持我國在東方海上權利之積極計劃。』
彼意美國須有巨量之安全海口商業根據地，及一旦與歐洲強國作戰時足資保護之重要地點。
彼深悟乎太平洋及亞洲有美領土；美伸張其領土治權之際，則將何如。總之班雷爲一十足之帝國主義者；美海軍官佐白歐戰後，久擬克服英海軍，潘氏卽爲此項人物之絕大模範。

(三)

日本羣島中潘雷特別着眼者有二——巴寧(Bonin)琉球與臺灣。首先，彼主張攫取琉球爲美國軍艦及各國商輪之安全停泊地。『不僅在道德規則上，且在我人所熟計之嚴重需要上，』均認此舉爲正當。華盛頓政府對琉球之佔領，加以讚許。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潘氏上書政府云：

『余意日政府苟拒絕與我磋商，或不指定地點爲我商輪漁輪之安全停泊所，在美國國旗飄揚下之所在地而有對美國人民作侮辱損害之舉者，則對此帝國附庸之琉球島，應加以控制，以待我政府之決定。此舉是否適當。』

除琉球外，潘雷又復圖佔巴甯羣島中之若干島嶼。此數島也，在彼赴日之前，曾躬自巡察，

潑萊茅斯艦艦長葛蘭 (Kelly) 在潘氏指揮之下，將該處南部之島嶼佔領。鄧柰脫 (Tyler Dennett) 在所著美人之在東亞者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中云：『潘雷對於此與及第一次赴日時之其他敵視行爲，力圖辯白；其理由則爲對日本統治者發生恐懼，故有此必要之舉也。』彼又並未『故亦滿意於已得之太平洋商港，且彼對橫渡太平洋之貿易，頗抱樂觀。』潘雷二次考察江戶灣 (今之東京灣)，苟不有日統治者對之極端撫慰，消散其有力計劃之理由者，則日將永失其島嶼矣。潘氏因之『將巴甯羣島遺忘。迨日本在一八六二年聲明獲得該島嶼之請求，遠至數百年前蓋美屢作聲請，至是兩強國遂放棄其對該島之種種托詞。』至於琉球島焉，據鄧奈脫博士所述：潘雷在一八五四年六月與島王訂立契約，時在與日本簽訂條約數月之後；而『國會批准公文，又在日本條約之批准後數日也。照在契約，琉球對中國對日本完全獨立，僅作過難船員保障之用，開闢那巴 (Naha) (日人稱那瓦 (Nawa)) 爲糧食與商業港口。至一八七二年日本重行聲明此島之所有權時，美國僅約定日本應直接對美負責。維持該島按照條約給與美人之權利。』

(四)

日本見機承認美之要求，通商貿易，雖一時阻止美國在遠東建立行動基礎之計劃；然美則未

甘放棄，不過暫時隱忍，靜待時機，以圖死灰復燃耳。

一旦向西班牙宣戰矣，大好時機，不可再失；孟尼刺之攫取，及隨後非列賓之佔領，均未卜先知，潘雷之計得售矣。美西戰爭，實屬天賦良機，以遂美國設立西太平洋行動根據地之願望。其最副人望者，厥維美國靜允給予菲人以爭求已久之獨立。

美國獲得遠東最好良港孟尼刺之後，尙不自滿。反之美復投其貪得無厭之目光於中國海岸，注視滿洲，爲其在東方之附加根據地；福州爲福建省之海口，與日本之台灣遙遙相對。

川上在太平洋事件 (Pacific Affairs)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中云，『此時美政府成竹在胸，自忖此事不能免除嫌疑。是以一九〇〇年國務卿海氏 (John Hay) 以美海軍欲在福建建一煤港事，就詢日本；日本表明堅決反對，於是此項計劃中止未果。』

茲更摘錄川上之文如下；

『美國之遠東海軍計劃，昭然若揭，初則專心致力以對抗大不列顛在該處之擴張；時過境遷，迨至日本崛起乎東方地平線上，則身列強；日俄戰後，美國海軍當局，顯然改變其遠東政策，注意乎日勢之增盛。一九一一年美斐得爾恩鋼鐵公司 (The 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 與中

國海軍當局，密立合同，在福州造一船塢，塢乃此項策畧之表露。十年前海氏所擬之舊計劃，由是得以復活。福州之船塢，誠爲中國而設；然中國財政竭蹶，決無款項舉辦此項工作，自爲美國公司所操縱，而此公司又轉輾受美國海軍當局之影響。斐得爾恩公司之作事，極端秘密，益使日本懷疑恐懼。此秘密合同，半因日本之反對，半因中國之內亂情形，迄未實行；而美政府則仍視爲有效，後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及一九一三年一月，照會北京外交團云：前雖保留一九一一年十月合同上斐德爾恩鋼鐵公司之本定權利，然際此中國正在恢復統一政府之際，對此實行，固毋須採取步驟也。

「觀於上文，可知美國之欲在菲列賓保留海軍根據地者，非爲保護菲島本身計，實爲美國在東方擴張利益計也。換言之，美國——至少美國之海軍當局——固執舊見，堅信商業隨國旗而隆盛，或國旗隨商業而飄揚之信條。此項意義在參議院審查倫敦海軍條約時，海將白列斯多 (Bridges) 答復參議員華爾許 (Walsh) (蒙塔那 (Montana) 之代表) 疑問之辭句中，解釋至爲明晰。白氏答議員云：「余將示君以一物焉，可爲吾儕須有何種海軍一問題之絕好模楷；有一與圖在此，欲達此目的而克奏效者，須有巨大之巡洋艦乎，抑普通之海軍乎？試一閱此圖；此數線也，代表

我國與海洋洲亞洲之東南部及亞洲等處之商業，數百萬金錢之所從來也。

(五)

羅斯福所著菲列賓一書，告英人荷人及澳洲人，何以美之繼續管理菲列賓或其海軍根據，爲彼等所願意。憶此書曾爲菲人堆置孟尼刺街中焚燬，作爲反對胡佛總統不應任命此書之著者作菲島副總督之表示。羅斯福之言曰：

大不列顛與荷蘭均極關心於美之菲列賓政策，此無庸諱言者也。澳人深知日本最後欲闢彼島之北部爲其殖民地，故視菲列賓之獨立，實爲日人達此目的之第一步。彼頭指明美國果退出菲列賓，除新嘉坡外，日本進展上當可除去唯一之軍事阻礙。若日在菲列賓建有根據地，則自太平洋以至亞洲大陸所有之要港，均將入日人掌握矣。如此日將爲東亞之無上海海軍強國，不僅有大最之移動艦隊，且有艦隊所由移動之根據地矣。」

羅氏又云：

「爲防阻太平洋均勢有破壞之可能，英已在新嘉坡築其根據地，實無可攻之隙也。此項軍事作工之目的，純爲防衛起見。英人並不責難日本懷有謀印度之計劃。但彼等明瞭美國若一旦離去

非列賓則形勢改變，太平洋上將從此發生重劃疆界之擾攘矣。英在婆羅洲（Borneo）之煤油貯藏，至此蔣受危險；新嘉坡海港，百年來佔據世界最重要之地位，又爲英國對中國巨量貿易之支點，亦將受恐嚇；且保衛澳洲不受亞洲侵犯之工作，將益其困難矣。」

余認此言係含有宣傳作用，欲引起英國荷蘭及其他在東方有殖民地者，對日發生恐懼與懷疑耳。且欲在此各國之前證明美國永佔菲島之治法；羅斯福復援用德皇之絕妙妄想黃禍一語。持此而欲激動菲人心中之憤慨，實覺此書之著者人格卑鄙。對日太不公允也。羅斯福曷若慷慨陳詞，述美之欲佔據此美者，全爲美國在東方得一海軍商業根據地比較坦白，而得人信仰；因分晰到底，美之目的全在此也。至若彼強辯美佔有菲島爲英荷屬地之保障，則顯見其心僞口拙矣。

羅斯福之書，不在美國出版而在英國出版，頗足耐味。每章且冠以吉潑林（Kipling）之引語。全書語氣，表明此書爲英人而作。若是則或另一美人若非羅斯福者，亦可以日文著一書，在東京出版；告日人曰：美之永管非列賓爲抗衡不列顛海軍與其遠東之海軍根據地，以增加日本之安全也。

羅斯福當記憶平美在東方建築海軍根據地之原意，在與大不列顛爭奪該處之海軍勢力。彼更

記憶乎一九二九年美海軍與英海軍之積不相容，致日內瓦海軍會議決裂。此不幸之決裂，其主要原因，在美國要求一巨大海軍，包括巨量戰艦，足以抵抗散布全球之英國海軍根據地。上文中余已述及美海將潘雷計劃佔領若干日本島嶼，其目的在阻遏英海軍在東方之擴張，及作在西太平洋與英國不可避免衝突之預備。即在今日，美之海軍專家，亦視香港及新嘉坡兩處不列顛根據地為彼等之有力威嚇，並非有助於美之東方商業，及其菲列賓之事業。此即美國之所以欲要求與英有同等之海軍也，實則謂為同等，英已佔優勢矣；蓋美素稱富裕，蓄積饒多，且在倫敦海軍會議定之總噸數限制內，美正在製造更大更強之戰艦。羅斯福係一精明之批評家，當不致遺忘此等事實也。總之存心宣傳之美人，固不難著一日本閱讀之書，謂美之佔領菲列賓，實有益於日本；一如羅斯福之對英人聲稱，此種佔領有益於大不列顛也。

(六)

美保留菲列賓海軍根據地之目的，設果真非為其伸張其在東方之利益，而實係防衛菲島免受外人蠶食；即儘可施用他法，以臻其境。一九一二年民主黨宣稱「我人贊同直接宣佈國家方針，一俟菲島建有鞏固政府，立即承認其獨立，此項獨立暫由我人担保，以至菲島與他國訂立條約，

獲得中立爲止。』中立之建議，乃指明之正當途徑。今日列強無一國不願加入贊同担保菲列賓之獨立也。

且也，菲列賓一經獲得獨立，即可加入國聯；而聯可以會章第十六條保護該島矣。會章十六條云：

若國聯中任何會員國，不願會章第二十三或十五條之規定，而有戰爭行爲者，則將視爲對聯全體會員國作戰爭舉動，全體會員國，當立即與之斷絕一切商業上財政上之關係；並不得與此違章國人民作一切來往；並阻止違章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不論會員國非會員國——人民間，作一切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交接。

『行政院負責忠勸各政府，須各將其拱護疆土之陸軍海軍及空軍，用以武力保護國聯之會章。』

菲列賓既有此中立契約國聯會章雙重保障，則維持美國在東方設立海軍根據地之自私爭辯，將不復振振有詞矣。上章余已討論此問題，與日本之威脅特別關切也。

第五章 美國允許菲列賓獨立

漢雷陸軍總長(H. P. Harty)之解釋獨立允言——共和黨之態度——麥克金蘭(M. Kinley)總統之評述——塔虎脫(Taft)總統之評述——羅斯福(Roosevelt)總統之通牒——柯立治(Coolidge)總統之評述——民主黨之態度——一九〇〇年之民主黨對非政綱款目——一九〇四年之民主黨對非政綱款目——一九〇八年之民主黨對非政綱款目——一九一二年之民主黨對非政綱款目——威爾遜(Wilson)總統與非人之通牒——一九一六年之瓊斯宣言(Jones Law)——瓊斯宣言序文允許菲列賓獨立，設非設有鞏固政府云者——非人之歡迎瓊斯宣言——一九一六年之民主黨對非政綱款目——民主黨所主張之海軍根據地——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八年之民主黨對非政綱款目。

(1)

胡佛(Hoover)治下之陸軍總長漢雷，近致參議院屬地委員會主席盤罕(Bingham)議員一函，下列駭異之敘述：

一查記錄，將可使我人推論菲島立即獨立或在規定時期中獨立，實無合法合理應許之可能性也；果欲應允菲島最後獨立，不若保持相互義務，美國為全體菲人利益而統治菲列賓，以迄乎菲

人能完全盡絕對獨立之責任時為止之爲得計也。』

漢雷何不云美國不允菲列賓立即獨立，或甚至不允在指定時間中獨立，則其所言，或不如此妄謬。欲圖否認美國所曾應允之菲島最後獨立，誠無異乎中國人所謂之掩耳盜鈴也。美國而欲爭辯當年譚偉（Dewey）海將引導豪傑那爾度（Aguinaldo）加入美國軍隊時所作之諾言，卑鄙甚矣；若再欲以乖巧之詞，力辯美國所承認之菲島最後獨立，則誠卑鄙之尤者也。吾儕常解釋美國政策謂最後應允吾人獨立，惟獨立之時間則未明白規定耳。

對於獨立問題，共和黨與民主黨當各有其見解。民主黨所主張之贊成獨立，較爲明顯。共和黨則雖雅不願與我人以渴望之自由，然總不能根本否認其屢述之獨立允詞也。

(11)

茲請先調查共和黨之成績。麥克金蘭總統於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日向美菲列賓委員會致詞，自剖願望；述菲人之歡迎美委員焉，將以自由幸福使者接待之，而非以戰勝國家代表視之也。菲人以此視美國爲有忠實誠意允許吾儕自由者，豈無理哉？同年麥克金蘭且於致國會通牒中有云：菲列賓乃我所有，吾人非欲利用之，須發展之，文明之，教育之，養成其自治之習慣。此乃

吾人之職務，決須遵守，豈可對此重大委託，而懷貳長縮哉。

第一任菲列賓委員會主席休孟 (Gohn Jacob Schurman) 釋美國對菲政策為增加自由增加自治。其言曰『若是繼續擴張自由，乃圖獨立之實現。』菲島民事總督塔孚脫 (William H. H. Taft) 於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作下列宣言：

『散佈於菲島之國府宣言，乃美國之確實表示也；自始至終抱定菲列賓乃菲列賓人之菲列賓政策；美國政府為菲列賓人而保護菲列賓，關懷菲人利益關懷菲人隆盛，餘項宣言，屢屢見之。……自治耶？獨立耶？半獨立耶？何去何從，全以菲人之意旨菲人之利益決之也。』

一九〇四年培孚脫任陸軍總長，曾云：『一旦菲列賓人民由循序漸進之經驗，得有適宜於民主自治之真義；若是則吾儕將討論菲人果將與美國保留親近態度一問題矣；美國者以至誠之心，為之教導，使之日趨進步者也。』培孚脫更於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六日當菲列賓議會之際，公開宣稱云：

『美國政策注意乎菲人工業方面及自治方面之進步。此項政策而繼續施行者，則將自然減少菲國之統治，甚至美國統治之權，從此結束，無疑義矣；然自他方觀之，則美菲人民在商業上利

益上，相輔而行，相互爲助，此項羈絆固不可一旦完全分裂也。」

茲再恭聆羅斯福總統對此問題之意見。一九一〇八年其致國會通牒，有云：

「菲人受其官吏之指導，力趨自治之途。余希望并深信此種精神現正漸次發展，循序漸進，將來必使菲人適合於自治而後已也。然菲人須深憶乎懷，獨立政府惟菲人是決定之，惟菲人是組織之；我美人須知乎十載以還，屢屢煽動菲人獨立，然結果則迥不相宜，徒使菲人受損失不少，吾美人之能與菲人援助者不過予以機會，使其自治之能力能漸次發展耳。設吾人而果從愚魯空論者之言，欲在此過去十年任何時期中，逐菲人而出，一任其飄流浮泊，則吾人實懈怠乎光明之職務，且菲人受惠不淺矣。所幸者吾菲人之行動，一反乎是；美人之在菲者，建有驚人之順利，予菲人以政府，使能確實了解菲人之需要者流，能抱大公無私精神努力服務者輩，總攬政務也。余深信在此一代之中，必有一日焉；菲人能自身取決，畢竟實行獨立，抑或一仍舊貫，受強有力而不存利益觀念之美國所保護，俾內維秩序外禦強侮。畢竟何時爲其確定日期，屆期菲人將以獨立爲其堅定詳示政策，則無人能預言之也。假若先行預定時日，則誠愚魯之甚；蓋事之成否，悉賴乎菲人之發展其自治能力耳。」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柯立治(Calvin Coolidge)總統致美議長羅克茲(Mmanuel Roxas)函，力辯菲人卽時獨立與菲人無益而且不適宜之原因；但其結論，則深信菲人終有獨立之一日。

『設有一日焉；菲島國內情形鞏固，在世界地位上有自立之機，一切情形均適宜於獨立；此時而果菲島人民希冀絕對獨立者，則吾人將極端樂從之，無疑異也。』

彼共和黨之言，誠自衛躲避之詞，不足視爲與吾菲人以獨立之觀念。吾菲人深信早受自治政府之訓練，還可獨立，彼美人豈可一再依戀不捨，作掩耳盜鈴之計哉。

(二)

至若民主黨則於佔據菲島之初，早已表明允許菲島獨立，絕不作無謂之延遲。一九〇〇年民主黨舉行全國大會，此爲美國西班牙簽訂和約後之第一次會議；對菲島問題，曾作下列宣言：

『我儕茲一再聲明，政府云者爲人民同意所組織，以衆人之力爲力；若以治者之意見是歸，則爲一暴政；若以武力政治強施諸人，則爲帝國主義之策畧，而非共和政治之所爲也。』

『我儕斷言世間決無國家能在共和半帝國中掙扎存在，苟外行帝國主義，將引起國內之獨裁政治；茲敬以此點，勗勉全美國人。』

『我儕深惡痛嫉適今之對菲政策。』

『菲人而不足損害吾國文化者，決非菲人，菲民而不足危陷吾國政體者，決非菲民；吾美果願坐視文化日替，政治由共和而至帝國耶？吾美人惟有立即宣布對菲目的；先與以鞏固政府，再與以獨立，三則爲之拱衛外侮。一若一世紀以來，我美之對中美南美各共和國者然。』

民主黨所頒布之政綱款目，乃集合理想與人種偏見所成者。其言辯焉，謂各政府以被治者之承認而有其權力，且警告美人勿向帝國主義左袒。但其所言之菲人是貽美國以危害，則或於不知不覺中表示其美人遺傳之人種觀念耳。邇來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亞尤甚）對吾菲人之人種觀念頗深：若是則一九〇〇年民主黨所定政綱款目可稱其預言矣。

一九〇四年美國民主黨全國大會時，探取對菲政綱款目，雖其詞不同，而其意則一焉：

『吾儕一如華盛頓總統，熱烈反對無限而不負責任浮泛而不審慎之專制政治及殖民開拓政策，不論斯舉足以損害何人，且向何人實行。吾儕一若傑佛生（Thomas Jefferson）及亞丹士（John Adams），深信政府不能對內施行一種法律，而對殖民地則有另一種性質迥不相侔之法律。在美國旗幟下之國民，須擁護美國制度；蓋旗幟代表制度者也。設彼不適宜於此種制度，則根本不

適宜爲美國治下之國民。設有人焉，不能受美國與憲法和諧之法律所支配，則此所居之土地，殆非美國領土之一部分也。

「吾儕必須以待古巴人民者，待菲列賓，及時准允，乃我儕之職務；在我儕退出菲島使菲島人民獨立自由，努力其將來國運之時，對保護中外人士上須作一擔保也。」

一九〇八年民主黨之對菲政綱款目，除一再伸述之上兩款外，且初次伸述美國設如承認菲島獨立，則須在菲島保留一煤站及一海軍根據地。一八〇八年之政綱款目全文如下：

「吾儕深惡痛嫉帝國主義所鑄之大錯，深足爲吾人之患；使我國日趨衰弱，使我國放棄自治之根本主義。我儕贊成立即宣布美國目的、承認菲列賓獨立、設菲島一旦設有鞏固政府能與他列強以條約獲得中立云者；此項獨立受我儕之担保，一若我儕之担保古巴 (Cuba) 獨立者然。」

「在承認獨立之際，我美政府須在菲島保留一必需之煤站及海軍根據地。」

(四)

一九一二年民主黨急轉直下，威爾遜新任爲白宮主人翁。賴其政綱款目。威氏得選爲總統；其款目中，一再申述民主黨以正直無偏之信仰翼助菲人迅速自由。其言曰

「吾儕茲三次確述民主黨全國會議時，反對帝國主義及在或菲在他處菲民開拓政策之地位。吾儕深惡痛嫉帝國主義所鑄之大錯，深足爲我人之患；使我國日趨衰弱，使我國放棄自治之根本宣言云：

『我儕贊成立即宣布美國目的，承認菲列賓獨立，設菲島一旦設有鞏固政府能與他列強以條約獲得中立云者；此項獨立受我儕之担保，一若我儕之担保古巴獨立者然。

在承認獨立之際我美政府須在菲島保留一必須之煤站及海軍根據地。』

對於在菲島保留煤站及海軍根據地一問題，一九一二年之政綱款目，僅將一九〇八年之款目逐字複述之而已。是何帝民主黨承認受帝國主義眼界及共和黨政策之影響乎。

威爾遜以上列各款目而膺總統之選也，菲島人士及寬大美人，咸歌功頌德，目爲菲島獨立之先驅。威氏一九一三年八月僑新任菲島總督哈利生 (Francis Burton Harrison) 代述之對菲通牒，亦不使我人失望也。其詞曰：

『吾儕以受託人自視，其行事也，非爲美人謀幸福而爲菲人謀幸福者也。

『我人所定之每一步驟，均以菲島最後獨立爲目標，以圖作獨立之準備。我儕更希望能迅速

平穩向最後之矣標進行，則菲島永久利益可從而得之。設各步完備者，則經驗將導吾人以入第二步矣。

『管理上將立刻採取步驟，予非人以大多數之任命；且立法機關之上下議院，亦可有大足數之代表也。』

『吾儕極端信任十分希冀，在此新管理之下，立即切實證明非人邇今流露之政治勢力，足以引導民衆從事政治工作。』

此項通牒誠未確定立即獨立之應允，然迅速平穩漸趨獨立之途，非人之最後利益，將從而得之。此項矢言，質諸共和黨下各總統所能爲之宣言，已確實多多矣；無怪非人之熱烈歡迎之也。自豪傑那爾度 (Aguirre) 希望獨立以來，吾菲島愛國志士在此初聆切實宣言；掩蔽久久之獨立問題，今將瞬息實現矣。

(五)

一九一六年三月美國曾通過瓊斯宣言 (Jones Law) 非人之願望，至此而益堅；乃誠心志士爲菲島之故，以英雄之氣概，抱大公之精神，多年熱心運動之結果也。瓊斯 (William Atkinson

Jones 佛琴尼亞 (Virginia) 之代表也。此項宣言，在國會之中得尼勃雷加 (Nebraska) 代表歇登 枯克 (Gilbert M. Hitchcock) 之担保而益彰。瓊斯 宣言先作序文，載有光明燦爛之語如下：

「吾美人在與西班牙戰爭之初，絕無克服菲島之念增加土地之謀。

「吾美人之願望乃撤退統治權，承認菲島獨立，設菲島一旦設有鞏固政府云者。

「欲圖此項目的之早日實現，須在不損害菲人實行統治權利範圍以內，儘量與菲人以治理內政之權；菲人如是習用特權及政權，可助進獨立預備，俾在完全獨下，盡政治責任享政治權利也。」

此項議案爲瓊斯 (Jones) 議員所建議，本擬規定日期允許菲島獨立，但衆議反對，至違初衷。議案非徒在國會中通過，且允採用上述序言，即菲島一旦設有鞏固政府，即可獨立云云。擁護此議與反對此議者，至此遂互相辯斥，集中此點矣。菲島在瓊斯 宣言下，果設有鞏固政府乎？鞏固政府究作何解乎？請俟下章論之。

當瓊斯 議案製成法律之際，瓊斯 代表致菲 議長烏絲彌那 (Speaker Sergio Osmena) 一電，作有下列正大光明之詞：

「余誠意致賀於非列賓人民，蓋立法最高機關之國會，已予非人以獨立之實質；且嚴肅確述，在適當時間中，完全獨立，將歸諸非人。余實以非人自決獨立在世界上佔有相當之權，授諸非人也。」

瓊斯議案之末項，幾爲兩政黨所一致通過，此爲最顯著之一點。共和黨今則蜿蜒乎當年詳載在瓊斯序文中之嚴肅諾言，欲使我非人深信美國初未作最後獨立諾言，此則每令人深憶不忘者也。當此議案在國會討論之際，非人曾以利益相關，力作深辯。絕大多數之人，當然深信乎此項議案無疑；彼等觀之此乃獨步之闊步耳。羅克茲 (Don Antonio R. Roxas) 乃菲島聞名有公衆精神之鉅富焉；當美國財政界人對伊表示，瓊斯宜言及其獨立諾言，將使菲島經濟及財政組織上大受危厄，降凶劫于富有者之輩。羅氏泰然答之曰：「余不作如是想，設獨立誠可使富者受厄，則爲獨立之故，余準備犧牲全部產業，甚至一錢不名。」僅少數異種美人或對於獨立問題，稍存戒懼之心耳。

菲總督哈利生 (F. B. Harrison) 於「當年瓊斯宣言通過之時，美人之在非者莫大永遠深憶乎非人眉飛色舞，熱忱爆發；獨立政府之准允，非人深自得意，深自滿足，深自感謝，熱情流露，

幾可於各處之。本地美國之作反對者沉靜而歎曰：『國會竟作如是之言也。』

瓊斯宣言序文中之獨立諾言，娓娓動聽，非以高峻之詞欺我菲人乎？其言也，非一紙空文乎？某美籍律師爲大多數美財團起見，曾圖蔑視此序文；辯之曰：『此項序文不在法律範圍之內，當然不能束縛美國人民。』所幸者哈利生斥之曰：『此項毫無價值者流，膽敢對國家信用上榮譽上詐此詭計，誠對於菲島獨立上絕無永久觀念者也。無論如何，吾菲島人民，接收此議，深信此議，一若烏絲彌那（Osmena）議長對瓊斯宣言而作之通牒也。其詞曰：

『邇今而後，我菲人將刮目相看，不復以侵伐者視美國旗幟，且直視美國爲吾美之臨時指導者；使菲島人民親受教訓，得於最短時內，盡獨立生活之責。』

（六）

美民主黨一九一六年之全國會議舉行於瓊斯議案製爲法律之後，對此宣言，大爲贊成，作下列各語曰：

『我儕深深贊成此項議案之條文，此條文近且爲下議院所通過，殊足促進菲島獨立政府，以實踐民主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之宣言。吾儕對此款目明言之菲島獨立建議，深表贊同，茲特一再詳

言之。』

一九一六年之政綱款目，未提及美國欲在菲島留一海軍根據地之願望，至爲明顯。此項願望僅在一九〇八及一九一二年民主黨款目上明白言之。嗣後民主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八年之款目，不再有海軍根據地之言。豈民主黨改變意見耶？豈彼等以留此海軍根據地將無良好結果耶？無論其原因如何，此項變更，深受菲島思想上之歡迎也。（欲討論海陸根據地問題，請參閱本書海軍根據地章。）

民主黨一九二〇年之對菲島政綱款目，頗爲簡單。其言曰：『吾儕贊成立即應允菲列賓獨立，絕不使一千另五十萬菲人稍受延遲。』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八年之對菲款目亦若是，但比前者更甚，竟至催促美國，立即應允菲島獨立矣。其詞曰：

『菲島人民維持鞏固政府，頗爲順利，且已實踐其國會所視爲唯一准允獨立之點；吾儕茲特宣言，此乃我儕之自由，我儕之職務；保守諾言，與菲人以立即獨立，要知此乃菲人所極端願望者也。』

(七)

吾儕茲已經心復查共和黨及民主黨對菲獨立問題之態度矣。共和黨之態度則模稜而躲閃，深吾菲永在美國治理之下。但總不能不理乎於民主黨同立之瓊斯宣言序文中嚴肅之担保與諾言，亦不能退而復入乎菲島獨立須俟菲人有鞏固政府之諾言也。瓊斯宣言非政綱款目或普通宣言之一部分，乃國會所採用之法律；除國會特此法律修改外，共和黨總不能謂為無束縛能力也。

至於民主黨。于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政綱款目上，明言承認菲人已得維持其鞏固，實踐國會所定之獨立先例。邇今民主黨重提政權，美國國家菲國人民三十三年來矢認之獨立，近在眉睫矣。

第六章 鞏固政府

菲列賓獨立之能否實現，以鞏固政府之設立為標準——鞏固政府之意義——納忒遜代表之意見——鞏固政府之標準——前菲總督哈利生之意見——麥克金蘭總統之鞏固政府有談——羅德之鞏固政府談——威爾遜總統之意見——世界戰爭之際，菲島人民自願停止獨立運動——菲人對於世界戰爭之協助——菲島立法機關採用目的之申述——胡特福勃斯委員會赴菲調查——委員會之意見——委員會之結論及建議——哈定柯立治胡佛治下對鞏固政府另作一新見解——

胡特將軍之解釋——柯立治致菲議長維克茲之函——副總督葛爾蒙之意見——獨立乃非人之公意——開洛教授之意見。

(一)

在前數章內，我儕可見自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六年，美國民主黨屢屢舉行會議，力促允許菲人獨立之舉得以實現，設菲島一旦設有鞏固政府云者。一九一六年國會且採取此義，在瓊斯 (Jones) 宣言序文中，明言菲列賓一旦設有鞏固政府即可獨立。然鞏固政府之標準果何在？菲列賓已設有鞏固政府乎？果若是，何以力爭久久之獨立問題，迄今尙未蒙准許也。

對此問題，各方人士各有其不同之答案，蓋囿於成見，各論菲人之能力耳。不表同情之美人，及渴望獨立之菲人，各以愠怒鄙夷之批評，互相酬答。哈利生 (Francis Burton Harrison) 於十年前前評之曰：『設對全人類之才能性質及能力而可自由發表意見者，則緊張之論戰將於是種其根矣』。勿向全人類控訴，非盤克 (Pack) 之言乎？彼帝國主義或保守主義者，竟如此爲之，且自鳴得意；其陳說當益以自爲滿足之一視同仁及顧全菲人之利益等口頭禪抗辯。菲人態度上外表上，時露躬自約束之概，每令批評者易於誤會，以謂菲人之沉默緘謹者，或已接受之意見矣。實

則菲人有銳敏之感覺，批評者苟佚乎範圍之外，而故作吸毛求疵指摘侮蔑之談者，吾菲人斷不能承受之也。紐約一聞人，新著一書，以數章論及菲人；彼曾身居菲島八日之久，流連乎孟尼刺旅舍及海陸軍總會之間，作實地調查。其結論也，對菲大為不利，蓋泰半人民，每以孟尼刺陳腐者輩偽之證為根據，以耳作目，是以語多誤會也。

若是，我儕忍受此誣言誹謗者久矣。逆來順受，躬自約束，不顧乎迂執頑固者流，誹謗說讟之語；惟望菲人終能表我同情而作正直之為。蓋菲島人民尙未失大多數美人之信用信仰及好感也。民主黨曾於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八年兩度以贊成立允菲島獨立之詞，登入記錄；即共和黨亦不能漠然乎其與民主黨同立之瓊斯宣言。新任殖民委員會主席密尼沙打共和黨代表納忒遜有言曰：

「以菲人準備自治而言，余深信彼等已臻乎自治之境矣。菲人已有為人民所選舉人民所擁護之政府，足顯其有維持政府之能力。對此渴望政治自由絕能自治之人民，吾儕更有何求哉？」

「雖然菲列賓之與美國，經濟上之關係頗感重要；決不能一旦哇然分裂。須有美菲共同認可之適當時間，以資整理。或謂五年，或謂十年，更有較短較長之時間者，此實為亟須解決之點。吾人對菲決須矢守前言，以正直公平之態出之也。」

「非列賓之獨立，無論在何時，余意立法部宜確定一日期；屆期承認非鳥獨立，美國統治之權，從此終止。對此問題，不宜一再猶豫莫決；指定時日，首宜及時解決。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操必得之機也。邇今擁護非鳥獨立反對非鳥獨立者，對瓊斯宣言之序文，各執一詞，是非莫辯；苟以條令確定非鳥獨立之時日，詳加闡明，則今之紛紛喧爭者，將同聲一詞矣。」

以一共和黨人員而作斯語，可謂曲盡公正之態度矣。納忒遜既確認非人已設有鞏固政府，人民準備盡獨立政府下之責任及職務；然則尙須吾人待至五年十年之久，方得獨立者，此何故哉？度其意，無非採用延宕政策；望梅止渴，豈能解吾人之惑哉。美人意謂非列賓之獨立，將使美國商業上財政上，大受打擊；殊不知非鳥一旦獨立，感激之餘，決將圖報萬一，關稅上商業上決須維持其特殊親密關係，使美國絕對滿意而後止也。

(二)

納忒遜君及何活茲(Haves)議員，雖輕描淡寫，作此緩和之建議，然已激起一番熱烈雄辯，詞鋒語劍，集中乎非鳥畢竟有無獨立政府一點。然則獨立政府將從何測驗之耶？欲答此語，前非鳥總督哈利生(Harrison)已宛轉生問矣。

獨立政府必須在任何情形中，能外禦強侮，內堪自治乎？果若是，則遍閱史乘，曾有此政府乎？宇宙之間，有此政府乎？設必欲各條件而均完備者，則人類中曾有此鞏固政府乎？菲島政府豈必欲盡如美國之期望哉？設以此而用作試驗，豈必欲盡如美國之期望哉？豈必盡如美國所躬自實行之制度哉？果必欲盡如美國焉，則美國歷史上之事實，亦尙有不盡爲其人民所滿意者也。財政上必須無所批評，信譽上必須無所指摘乎？則環顧列強，何國能臻此境，而能答此懸案哉？菲島之獨立，豈須由反對菲島獨立者所組之會議通過乎？瓊斯宣言之序文，我人尙須予以維持耶？

據哈利生之意見，鞏固政府須備有下列各條件：

- (一) 政府須爲人民投票所選舉，
- (二) 政府須爲人民所擁護，
- (三) 政府須足以維持秩序，
- (四) 政府須能實踐國際義務。

菲島政府，邇今已足維持秩序實行國際義務，任何人不能諱言之；其爲人民所擁護，任何人亦不能置辯之也。至若政府須爲人民所選舉，則菲島總督及副總督，乃美國所指派；現狀若是。

乃美國不願菲島人民公選執政之結果耳。美國一旦准允吾菲以無條件之獨立者，吾菲人即可選舉正副總統。蓋今日菲列賓國會中之議員，亦我菲人所選舉者也。憶自瓊斯宣言實行以還，吾菲人已握選舉之權，其成績頗為滿意，頗負聲名。由是觀之，可見吾菲人早已實踐哈利生總督所定之四項條件也。

(三)

上述之條款，非哈利生獨斷之見，乃麥克金蘭 (McKinley) 總統，用以測驗古巴鞏固政府之標準也。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麥克金蘭致國會通牒，要求國會授權於彼，處理一切。俾在古巴得設一鞏固政府，足以維持秩序，遵守國際義務，保守和平，拱衛古巴本國及美國人民。在軍國主義胡特 (Leonard Wood) 下，古巴立即召集會議，採用憲法。當會議之際，陸軍總長羅德 (Elihu Root) 齎致訓令，說明美國屬望於古巴人民所組織之政府之性質。

羅德云：『欲吾儕交卸臨時管理之義務，須成立一自古巴人民投票選舉之政府；且能代表全體人民，保持全體人民所授與之權力。惟此項權力，須受限制，蓋立憲政府，用以保護私人權利者也。』

合麥克金蘭總統之通牒羅德致古巴人民之訓令之精義，可爲鞏固政府確定一原則矣。此項原則，哈利生且於一九一九年報告國會，述菲島已組織鞏固政府中，重申言之。威爾遜大總統，在致國會之臨別贈言中，又明白承認菲島已實踐獨立初步之義務。威氏云：

「有一事焉，恭請諸君注意。自國會對菲抱定步驟後，菲島人民已極順利的維持其鞏固政府，實踐其國會所視爲允准獨立前例之情況。

獨立前例已實現矣，此乃我儕之自由，我儕之職務，以保守前言，准允菲人應得之獨立。此點敬呈察核。

(四)

余言至此，將稍作逗留，以觀察菲人對於獨立運動之成績焉。菲人根據瓊斯宣言，雖全力規劃，希獨立之早日實現；然受歐戰之影響，而受停頓，蓋菲人雅不願因此牽動美國對列強作戰之行動耳。菲人非徒自動停止其運動，且誠意與華盛頓政府以合作以贊助。以潛水艇驅逐艦各一艘，協助美國軍隊；六千以上之菲人以義勇軍名義，加入美國海軍；二萬五千菲人，加入美陸軍；其在後方者，則與美國僑民精誠合作，募得百萬巨款，充美國紅十字會之用。一面更踴躍輸將，

購募自由公債多至二千萬金。

大戰告終，菲人以時間之拘束瞬息且逝。民主政黨及少數黨，擬以獨立問題，向巴黎和平會議提出，力促獨立之實現；俾集各國之力，強迫美國退出菲島之外。但國家政黨，則慎思熟籌，另圖適當辦法。菲島立法機關最後決定，不以獨立問題向巴黎和平會議提出，而向華盛頓政府情願。執是之故，獨立運動請願團逕赴美首都，向美政府美國會籲請，申述厥衷。

菲島立法機關，更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完成其重要文件。名謂目的之宣言。以公允態度，將菲島事件公諸全世界，更公諸全美。其原文如下：

『菲島問題，日趨嚴重；邇今已臻乎美人菲人實有詳細最後交換意見之必要之境。茲故不將宣言上所稱菲人渴望自由之點，重爲敘述。在此宣言中，菲島立法代表，屢以率真嚴肅態度，詳述菲島十年來之努力，（近三年尤甚）公文中已有確定之記載。而美國方面，則於佔領菲島之初，已坦白明述其態度矣。』

『欲圖公文中所絮述之主義實行於菲島之狀況，獨立運動請願團，獲得下項事實：』

『菲島現況，實處乎有政府有秩序之情形中，正如美國在此一世紀半以還，所期望於吾人，』

視爲得承認獨立組織新政府之條件。雖前漢塔（Hurt）之墨西哥政府，亦不能臻此。蓋殺人陰謀之舉，叛亂犯罪之事，屢見不鮮也。」

『非徒此也。菲島情形，顯形穩固，有法律秩序爲之保障，正如古巴各於一八九八至一八〇三年爲軍隊據時，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受強力干涉時，得夷然處之，終邀美國之滿意，而許獨立也。』

『威爾遜總統及美國國會所規定之「獨立預備」及「鞏固政府」，無他，僅上述之各情形耳。』

『菲島獨立之準備，正如威爾遜總統以前，共和政黨所明白實在規定之設施耳。』

『如人類尚有審判能力，而肯公然作斷者，則知我非人所期望於獨立運動請願團者，無他，獨立而已；吾人朝夕所祈冀者，無他，得獲獨立而已。美國當亦將增其旗幟上之光榮，正如當年扶持古巴，建設爲東方真實共和國之情形，以寬宏自願態度，對我菲島也。』

(五)

設民主黨在華盛頓政府多握四年政權，則菲島獨立，早日實現矣。奈威爾遜以政權授諸哈定

(Harding)。政治上之變遷，徒使菲島獨立大受挫折耳。

哈定一旦在白宮宣誓就職，即遣福勃斯 (Woodworth) 委員會赴菲，實地調查，作允准獨立之根據。但在真實使命，則欲求 聳人聽聞之狡辯，以遷延其在民主黨時代，國會所確允，且幾爲菲人所得之獨立允言。委員一行，於赴菲之前，已預存觀念，其評論之不利於吾菲人者，可未卜而先知矣。其主要之決詞，概括如下：

(一) 學校制度之進步，有特異之現象。

(二) 公共秩序，有警務機關妥加保護。

(三) 人民均有愉快和平現象，且泰半昌盛，深感乎美人管理下之利益。

(四) 經濟狀況，自一九一三年以還，可令人特別滿意。

(五) 所負國債，平均每人所僅占一元二角一分，較諸古巴每名二十五元，美國每二百三十七元，實渺乎其微也。

(六) 菲島國家銀行之遭遇，頗爲惡劣；半因管理之不善，半因商業凋落之影響。

但福勃斯委員會結果則言『雖余等深感乎菲人有優良之性質，有八年經驗以實行自主之權；

然欲美人捨棄其監督之權。則尙非其時。蓋一旦海陸軍撤去，足陷此島於列強角逐之中；沃野千里，商業便利，大足令人垂涎不止。至其所指之列強，雖未明言，然隱指日本昔年禍患之魔影耳。此項馳譽一時之輜略，請於日本之威脅一章中詳論之。

在上述之結論中，委員所採取之辦法如下：

『菲人現須維持現狀，至其人民能盡量吸取并嫻熟其所有之權力時爲止。』

『菲島總督及菲島國會，如對任用官吏上意見紛歧時，美國大總統得作最後之決定。』

(十六)

瓊斯宣言所含之獨立諾言，在哈定總統治下已成一紙空文矣。柯立治 (Coolidge) 與胡佛 (Hoover) 總統，則肅規曹隨，貫徹始終。共和黨政府，對鞏固政府之意義，且作一絕異於其前輩民主黨及共和黨所作之解釋。與麥克金蘭羅德及威爾遜時，所定之菲人果曾建設鞏固政府以實行其獨立政府之義務一語，大相逕庭。

委員會主席胡特 (Woot) 將軍在孟尼刺菲列賓可倫比亞會中，作下列之論調，原不足異焉。

『鞏固政府者，乃基於公民之膽力，正義之法庭，自議員以至國民，一律平等。國中所需之

原料，隨時可供給。至其組織也，則須能保護國家之統一，且須有適宜之醫院，遍設島上；余今蒞此，幾無一見之。有慈善組織，表示人民卹貧憐苦之意，而爲之所。此外則有效的公衆衛生。普通語言，及其他一切，皆感重要。

自胡特觀之，鞏固政府乃上述各條及其他一切之相對耳。定義果可如是伸縮，則將包括日照臨下之一切矣。胡特將軍之所以故作斯語者，無非欲將菲人數年來跋企希冀之幸福時日，無限遷延耳。共和黨政府，因此任命胡氏爲菲島總督；蓋臭味相投，頗贊同於此項自由伸縮之遁詞，爲鞏固政府之定義。是則黑暗時代，永在吾人之前矣。

胡特總督成竹在胸，其所懷之宜如何治理菲人一念，與威爾遜治下，哈利生總督，諄諄訓誨深入吾人腦際之詞，發生直接衝突，此尤可預期者也。胡氏之行事也，對菲島立法機關予以掣肘；與菲島領袖，背道而馳，時作壓迫，甚至置若罔聞。行政首領與立法機關，積不相容，其發生衝突，亦意中事也。柯立治總統對胡特所定之任何設施，自當予以同情，予以擁護。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柯氏致菲議長羅克茲 (Roxas) 一函，引起菲人憤恨風潮。函中之言曰，胡特將軍爲共和黨治理下，所可任命之最相當總督，菲人宜服從其言。此函且對我菲人，再作下列訓誨：

『欲人有自治之權能，非一蹶所能幾也。民衆政府之失敗，歷史上不乏其例。此非得之於書，誦之於口；自主自由獨立，非輾轉傳說，即可行諸於事者也。須假以時日。抱定熱忱，準備犧牲，教育、智識、經驗、正直公意、民衆參加，凡此種種，皆爲自治之本質。是以觀乎一國人民之程度，即可知其自治之能力矣。余今以友誼態度，以非人未獲得完全自治能力之點率真坦白爲諸君言之。』

柯立治之待我非人也，何嘗訓誨學校蒙童，吾人對此羞憤交併，可不言而自喻矣。

函內所述非徒此也。甚至故作危詞以辯其廣續佔據菲島之口實；述菲島一旦脫離美國之蔭蔽，則將受列強之角逐，以機謀之法，引起昔日日本之魅影。其函云：

『世界狀態，日趨緊張，非人苟不有恃無恐；則經濟政治之紛紜，雖不致降菲以災厄，然足爲害而有餘。』

『二年以來，華盛頓會議討論軍縮問題遠東問題，使菲島地位，日趨進步，日臻鞏固，此項利益足使太平洋保守和平，無掀波作浪之虞，此乃美國政府提議及努力之功也。在此世界變化莫測之際，而得有此鞏固之保障，凡我非人，其勿忽視之。』

「雖菲人在本世紀末業已有奇異之進步，但菲人在資產上經濟上，絕無預備，以圖負此將加諸其身之政治獨立責任。菲島在世界之地位，苟無美國爲之保護，而欲維持此浩闊艱辛之外交責任及無濟於事之海陸軍職務，則將受漫無限制之蠱惑矣。」

「菲人雖努力不倦，國人同心協力，愛國心切，然欲使其人民得永久維持其獨立狀態者，則頗涉疑問耳。」

(七)

爲美國統治菲島而辯護者，大放厥詞；聲稱美國受菲人之囑託，爲菲人利益起見而爲之管理。現高唱獨立之輩，誠菲人中之少數耳。副總督葛爾蒙(E. A. Gilmore)聲稱曰：

「美國受菲人之委託而治理斯島，自當決定條件，採擇情形，以圖進行一切；至其管理權之改變及終止，美人亦可自由處置。近年以來，菲人食德之餘，竟有少數人民，唐續向美要求，欲以委託之權還諸其人。彼菲人之喧嘩爭擾者，表示爲全體人民幸福起見，欲圖設立民主政治，一若爲美人所嫻熟在美最爲適宜者然。」

狡辯哉！是言也！畢竟阿誰敦請美三叔充吾菲保護人哉？此決非菲人之所爲也。反之，吾菲

島愛國志士，且在大英雄豪傑那爾度領導之下，努力對美作戰，力拒美國之侵入。美人之來菲，不僅爲一不速之客，且實爲一殘忍之侵略者。如果坦白無私承認此點，則美國雖豪俠之舉，實遠矣。『僞君子不如真小人』，要知世人艷羨儻直者流，而蔑視此鄉愿之徒也。

美人述菲島之要求獨立，非出諸人民之公意，直一遁詞耳。民衆公意何所指哉？菲島立法部之兩議院，實爲吾菲全體人民所選舉者也。果全體議員切實要求獨立兩政黨意見相同，欲謂非民衆公意，其誰信之？美華盛頓共和黨政府，不以菲島全權代表之請求是聽，反欲以迂迴環繞之法，探求菲島獨立，是否民衆公意；無怪其一再派遣代表來菲也。歷史之昭示，告吾人以任何國家之重大變遷，莫不爲全體國民中少數愛國志士勇往直前者流所爲之結果耳。研究政治著作等身之開洛教授，乃菲列賓大學政治系主任也。其言曰：

『余深信，此舉徒使解決菲列賓問題，益感困難。菲島已有代表制度；民衆選舉，自一九〇七年以還，菲人已實行之，民衆決案，屢次票決，均願卽獨立。彼主張美國保留菲島者，已由貶摘而至於遺忘，且已改變名稱，與比較國家黨更形激烈之政黨混合。自市政府，省政府，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年之菲島議會，一九一六年至今之菲島立法機關以至各政黨，均足證明菲人深願立

即與美脫離無悞。但少數美國官吏立即飛抵此間，在各地與十數人會談後，過返美國；報告美國人民美國國會，述菲島市政府省府議會立法機關均無代表民衆要求獨立之意。菲島立法機關至此惟有採取最有效辦法，召集民衆會議，取得決案，以證明人民之公意；但此舉又爲行政首領所撤銷。」

第七章 西班牙之遺跡

菲列賓人民對於美國之謝意——西班牙之殖民政策——西班牙統治菲列賓之起源——萊瓦斯比 (Legaspi) 建設孟尼刺——分而治之乃西班牙之治菲政策——西班牙人之菲島生活——西班牙之待遇菲列賓人民——西班牙之教士乃戰勝國必需之附屬品——教會崛起，握有偉大之政治勢力——教團佔據農田——白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對於西班牙神權政治之意見——教徒存心阻撓公共語言之發達——在西班牙統治下菲列賓人民絕少進步——樓澤爾 (Jose Rizal) 爲自由思想而蒙難——一羣旅歐有爲之菲列賓青年——西班牙殖民前之菲列賓文化——菲列賓文化在西班牙統治下毫無進步——白蓋爾批評西班牙之衰落。

(11)

前數章所言，關於美國佔領菲島之一席話，決不可視為不滿意於美國歷來對我行動之解釋。反之，我人且欲感謝美政府及其人民；因在其保護之下，我人得作種種改革，及進步。掬其至誠以謝也；吾人深願美國統治從此結束，俾我人得建設一強有力政府。設美國而能自動無限以放棄菲島，以實踐其一九一六年採用瓊斯 (Jones) 宣言所定之約，則吾人之感忱，將更深切無疑義矣。

在討論美國授與吾人以種種利益之前，請一觀西班牙管轄此島之狀況；此新舊兩政體一經比較，益使斯過去三十年中美國因統治此島而輸入之良好的政治經濟狀況大足裨益於菲島之情形，顯而易見。迴顧當年束縛菲島亘三百年之卡斯提雷 (Castilian) 之暴政及宗教之壓迫，我人當更曉然於菲列賓志士之所以盡力致力，與美人合作以驅此西班牙人離島而去之用義；且亦洞悉於非人之不計較乎美國之背其許我獨立信義，而仍向美國政府美國人民深致謝忱之意義矣。因此余將盡此一章，以敘述美人惠臨前，西班牙統治此島之狀況焉。

(二)

茲先概論西班牙在本世紀初葉之殖民政策，因其在菲列賓所得之失敗，僅爲此政策之一反響

耳。蓋此政策不論行之於美洲，行之於嘉利賓（Caribbean）羣島，行之於遠東，其結果無往而不失敗。馬立師（Henry C. Morris）在其名著殖民政策之歷史（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中有云。

『統治之權，過於集中；自治之制，絕對缺乏。腐敗之官吏，貪婪成性，冀速得爵報，不顧將來事業之犧牲。商業制度之阻遏，專利壟斷之賣買，經濟制度之錯悞，自私自利之教士；教權逾分，妄自干預政治及社會事業；且生產浪費，原料虛耗，根本之缺點若是，禍患之源也。統治者常以此爲金科玉律，趨之若鶩，奪殖民地之一切利益，據爲己有。剝奪之舉，視爲當然，絕不顧及殖民地之利害；蓋征服者每定其目標以佔領他國領土也。不論其一時之目的若何，其結果已可概見矣。持其謬悞政策慘酷方法而得不失敗者幾希！』

此西班牙對於菲列賓之政策也。一五二〇年麥哲倫（Magellan）首先薈非，一五七〇年萊瓦斯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建設孟尼刺爲此新殖民地之首都。萊瓦斯比來時偕同軍士一小隊及僧侶六人——軍隊與宗教結合，常爲西班牙殖民政策之特徵；蓋征服者所至之地，僧侶輒風依雲從也。

一五七二年萊瓦斯比卒於孟尼刺後。各族海盜相繼侵入，外侮頻侵，爲期頗長。世界各國受外侮侵犯之痛苦，若菲列賓者蓋亦鮮矣。初有林馬江（Linakong）以中國海盜來犯，攻孟尼刺幾克之。一五九〇年蘇祿（Sulu）之回教國王，因西班牙人將降，其土人擊敗之。十七世紀之初葉，孟尼刺屢困於荷蘭，奪西班牙之大帆船四艘以去，航行於墨西哥菲列賓海洋間。一七六二年英攻孟尼刺取之，翌年西班牙收復其地。自一七六三年而降至一八九八年，譚偉（Dewey）大將之砲聲隆隆，怒吼於孟尼刺海灣。雖其間菲人常不勝廢敗官吏及貪污狡徒兩層剝削之痛苦，自動的起而爭回主權；然西班牙仍於此島，操其主人翁之地位也。

西班牙君主對於菲列賓之政策，適如其對於他殖民地然；從始即貫徹其分而治之之政策。目的在乎阻撓此島各部落各社會各區域間感情精神或利益之發展。

同時羣聚於各社會之西班牙人，其生活之資，則從菲人地稅上勒索而得。彼等全未注意農事，趨重於城市之繁榮，而忽畧鄉村；是以西班牙之殖民，始終依戀城市而嘯聚焉。抑又有進者，西班牙法律，嚴禁封建制度之業主雜居佃奴之間，此亦足以助長地方自治之生活也。

馬立師（Morris）『設立此種社團之方法，無異於以一切特權授與私人。彼有權可興造各項建

築，可執行裁判，可支配官吏，且可將此權，傳諸承繼者迄兩代之久；其後則不得不在可能範圍內，割去一部分之地產以供公衆建築，惟建築之權則仍由彼主持之；然後彼可保留其餘一切，以供己用。至若剩餘之隙地及房屋，則以抽籤方法，分配於後來諸人。

在此環境之下，西班牙之社會無一健全者。西班牙人幾俱爲官吏，俱爲擁有地盤之人，馬立師又云：『政府下之各項職司，盡爲供給許多人之地位而設，是以各界人士渴羨此項美缺，爭趨宦途，遂有供過於求之勢。』律師及法官增至無量，故訟獄因之而繁興，此亦其制度中之一惡現象也。教士醫師及擁有爵位無所用心之人，幾如過江之鯽，所有官職盡爲西班牙人所專利。擯斥菲人，惟恐不及，此又不待言也。

(三)

菲人所身受之殘酷野蠻的剝削與壓迫，誠不若征服國之施於加利賓島與中美洲南美洲人民者之甚。然此並非菲列賓之西班牙人較爲仁慈，實因菲島所產，足供其壓迫而勒索者，爲數無多。此島除珍珠外，罕產金，銀與寶石則可謂絕無，更無礦產，可由菲人採而獻諸征服國。因是當西半球數千萬之印度人，慘死於西班牙蹂躪下之時，菲列賓之人民，尙得邀其寬宥而倖免於此駭人

之危。此固矛盾之論，造物素稱吝嗇，今誠獨厚於菲人哉。

然而西班牙人以往之所施於我菲人者，亦足令人不寒而慄矣。茲引哈利生(Harrison)總督所著菲列賓獨立之基礎(The Cornerstone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一書中之數言：

「西班牙之軍隊及軍事機關，昔年在菲列賓將固有文化，橫加摧殘，破壞泰半；強迫工作之丁役，徵募至衆，毫不加以體恤，令其服務於船塢之中及建築紀念性質之禮拜堂。是項建築，現仍有存在者。徵兵入伍，以遂其再行侵略他地之野心，因而使千萬人家爲之家破人亡。教徒在其反對異教狂熱之下，毀棄一切之文字紀錄，及一切文學之作品，如其待墨西哥然。彼輩深信凡非基督教徒必係反基督教者。嘗有一西班牙之教徒，自誇其一手毀滅菲文書籍三百卷以上。昔日之西班牙著作家承認當西班牙征服菲列賓時，菲島之知書識字者，甚爲普遍——比較當日之西班牙人更爲普遍；印度人之知書識字者決比同時波魯(Peru)之印卡人(Incas)或阿茲武克人(Aztecs)爲多；西班牙來此以前之著作，遺留至今者，蓋亦鮮矣。

(四)

西班牙教徒之十字架，已爲其兵士刀劍上之附屬物；西班牙之施行暴政，教士預有其罪，亦

當受分所應得之譴責也。我人於此亦雅不欲盲目昧良，抹煞彼輩於西班牙初征服菲列賓時，對於菲人所盡之力。關於昔日西班牙教士在阿茲忒克人及印卡人間之工作，馬立師嘗表其真情之敬意，而作下語：

『衆生芸芸，盡爲淘金而來；惟有一般犧牲自己儉約自守之教徒，則爲拯救印度人，摩頂放踵，辛苦工作。文化之灌輸，文化之傳佈，於不知不覺間大著懋勳。當教會初入新大陸時，盡棄其在歐洲時之暴虐及壓迫手段，而還其本色；恢復其原始之純粹及慈愛。其改變政策略之最顯明證據，厥維著名於世之西班牙宗教裁判廳(Inquisition)幾全滅跡，不復見於當時；然此種裁判廳，僅罕用之於美洲一地而已。忠實信徒伊沙貝拉(Isabella)之主要方針，在於感化異教教徒及不信仰宗教者，使之改變信仰，惠然來歸；是以凡可達此目的者，莫不鞠躬盡瘁以赴之。以克已成功之西班牙教會所度之生活，與其冒險家之冒險事業，截然不同；蓋彼輩毅然捨棄其室家友朋及莊嚴壯麗之禮拜場所，而趨於荒涼僻野之區，與此獠獠狃狃之民族羣居雜處，而授以宗教之義也。』

宗教之所施於新大陸者，亦以之施於菲列賓。不問教士之精神如何，凡菲人之與西班牙殖殖

民接觸者，幾無一不感覺痛苦。有一普通觀念存焉：以爲不信仰宗教及異教之罪人，於品格必較低一籌。此種觀念，遂使西班牙之基督教徒，得施行奴隸制度及暴虐政策，而無所用其顧慮也。

尙有一事，每况愈下；蓋教會之犧牲神竟與日俱逝矣！此種精神，初嘗使斯島之教會，蓬蓬勃勃，發生生氣；其後竟一變而爲自私與世慾焉。精神之教導，已不爲教士所滿意；彼等遂濫用其民事上之權力及聚積其世俗上獲得之財物。於是菲島政府，轉瞬成爲神治國矣！總督背後有孟尼刺教主，運用其實權而操縱一切；若總督不依教會之意旨以行事，必被召回國。一七一九年有布斯坦南(Bustanante)，總督中之皎皎者也；因有胆畧以與教會力爭政權，竟爲教士代表謀斃於其私邸中。首都之情形若是，各省亦然，一鎮一村，悉受教士之統治。各省治權歸於教士，卽至維持和平及秩序之權，亦悉委諸彼等也。

此外教團尙欲佔有面積極大之農田。教團有三——多密尼克(Dominicans)與古士丁(Augustinians)與雷可勒道(Recolligons)；多密尼克握一六一九五三英畝；與古士丁一五一七四二英畝；雷可勒道則九三〇三五英畝；總計共四〇〇、〇〇〇英畝，均係多數省份內最富饒之地。該項田地卽分租與非人，其租約常在一家中繼續多年。當教士爲亂黨所驅逐時，彼輩將其農田轉入某種

社團之手；社團受其信託，而爲之收管，然租戶皆拒絕付租。美國政府領有此島之後，嘗於一九〇三年同意從教團手中取得之田四一〇、〇〇〇英畝，以價七、二三八、〇〇〇金元，售出之。其計劃即欲將是項田地，售諸從前在教團管轄下耕種此田地之本島租戶；然而租戶——至少租戶中之大多數，拒付田價。聲言是項田價，原係彼等所有，惟教團強制撥充已用；且彼等以前之所以被迫付租於教士者，並非彼等負有何種義務應付該租，實因彼等無力以抵抗其政治壓迫耳。

(五)

菲列賓的神治專制政體，實僅爲久經通行於西班牙之狀況之反照而已。此種狀況，白蓋爾(H. T. Buckle)在其名著文明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中，已運其生花之筆，描寫之矣。此大史家之言曰：

『十七世紀中，西班牙教會勢力之發展可從每一確證之敘述證明之。教會教堂，風起雲湧，繁盛可驚；且其產業，日益增加，廣大無比。西班牙之國會(Cortes)雖自身破碎卑抑，亦不得甘冒不韙，以作公然之反對矣。一六二六年，國會提出辦法，力圖阻止教會方面廣續不斷的得步進步之逾越。國會集會於孟德立特 (Madrid)，於其非常之公文中，宣布曰：國人之非教徒者，財

產無日不被剝奪，以利教徒。今者不祥之程度，已高至於此：西班牙之寺院，多至九千，女教徒之寺院猶不計也。……教會愈富裕，則引誘非教徒國人信教之力愈強大，如是則民間利益之犧牲，似無涯際矣……大體上歐洲十七世紀本以非宗教之文學著稱。在此類文學中，宗教理論均被忽視，最有力之作家如培根（Bacon）與笛卡兒（Descartes）身非教徒，對於教會仇視之成分實較友好之成分為多；其作品悉以非宗教之見解出之。西班牙則不然，其教會仍保持其控制之權威，自最高以至於最低之智識階級，皆受其控制。當時輿論嘗謂各級之著作家皆以自身能圓身於宗教職務為誇傲，其為宗教利益辯護之熱忱，誠有中世紀黑暗時代之風焉。」

此即西班牙教士從西班牙輸入非列賓，而建設於斯之制度與狀態。不僅在政治上及政府中，即在教育方面，教士亦握其實際之權威。主持學校者，皆係教士；其教授烏人也，皆用其本地之土語而不用西班牙文。其鼓勵盛用本地土語之政策，蓋有政治上之目的在焉。余已言之，分而治之之政策，為殖民地之西班牙人所遵守不渝者也，因欲阻止各社會間公共感情公共利益之發展，彼等以為無上要圖，莫若使各種歧異之土語，得以保存；且須使其缺乏統一之語言，為傳達意見之媒介。先是菲人普通皆用馬來語，泊乎西班牙勢力移殖此島之後，不僅鼓勵保守土語，且更慫恿

注意於各種不同語音之發音；結果則今日泰苟洛 (Tagalog) 維散顏 (Visayan) 及愛洛根 (Ilocos) 各使用其土語時，幾不能互相明瞭矣。欲造就此種狀態，教士嘗在各部分間著作各種不同之文法；此外教士更設法妨害著作之技術，規定論文之範圍，不能逸乎宗教之外。關於語言問題，哈利生總督有言曰：

『乃聞好博士，(Dr. Niebuhr) 爪哇教育處處長也。謂予言曰：「在二十年中，可將歧爲五種之爪哇語言溶而爲一馬來語。」彼意如在菲列賓採用公學制度，不出五年蒙養教誨，可將種種分歧之土語合而爲一。』

(六)

三百年西班牙之統治，非人絕無進步之機。菲島人民全在受教士支配下之窒息而滯滯之空氣中度生活。樓澤爾 (Rial) 作社會之癱及貪婪執政 (The Social Cancer and The Reign of Greed) 一文，隱示非人呻吟乎教士威權下之可怖悲慘現象。樓澤爾因此獲罪，其由西班牙歸馬來時，被拘入獄。當赴刑場伏法之前，樓氏身居囹圄，草一西班牙文之告別詩。段彼喜 (Charles Debyre) 如下：

西班牙之遺跡

九〇

向祖國告別兮，撫摩乎日光之風土，

東海之珠兮，痛埃及樂園之不守；

余欣悅而汝歸兮，昇汝以奏謝之人生薤露，

余將汝歸而不計乎價值兮，豈不光明新鮮幸福之孔多。

身臨沙塲兮，躬處乎戰塲狂熱之中，

人爭以生命犧牲兮，不猶疑而自重；

不計乎地域兮，白蓮桂柏之叢，

不擇乎絞台、刑塲、馬革裹屍、殺身成仁兮，其死則同，

但求對國有益兮，奚復何痛。

余瞬息死矣，正晨光之熹微，

歷澈夜之晦暗兮，惟日光之希冀；

或色素之缺乏兮，吾惟吾血汝畀，
正需要而流注兮，親愛之計，
腥紅相染兮，將蘇醒之日光遮蔽。

余之迷夢兮，人生最初開始余前，

余之迷夢兮，青春希望高躍胸間；

東海寶石兮，余豈汝面是見；

自晦暗以至憂鬱兮，關懷悲哀不前，

汝顏非酖兮，淚珠不留眼邊。

我生之夢兮，活躍灼熱之希望，

我靈魂高呼幸福兮，幸福飛向何方；

幸福兮！幸福兮！幸福爲汝而深藏！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因汝之故而死兮，汝其渴望，

投汝懷而深藏兮，度此長夜茫茫。

野花綴苗余塚草兮，汝他日或可得見，

汝當吻我靈魂兮，當汝插花而加諸唇邊；

親愛之感覺溫暖之呼嘯兮，我雖在寒塚斯時亦將覺乎額邊。

月澤高照余兮，溫柔而晴明，

黎明余耀兮，閃光射臨，

怒風慘吼兮，入耳幽清，

余十字架前兮，飛鳥來鳴，

鳴聲顫唱和平聖歌兮，實獲余心。

日光吸收蒸氣兮，蒸氣吸入青天，

清潔高昇兮，伴余之遲緩宣言；

和善之靈魂兮，歎息乎我命之未及年，

晚間祈禱者高仰汝兮，親愛之祖國，我惟懃息上帝之前。

禱告兮！禱告兮！爲不幸者之死亡而禱告！

禱告兮！禱告兮！爲深歷萬劫者而禱告！

禱告兮！禱告兮！爲母親們咒咀禍患而禱告！

爲孀婦孤兒而禱告兮，爲俘虜之痛苦而禱告！

爲汝而禱告兮，汝應得之拯救酬報。

漂漂長夜兮，囊括孤塚四周，

惟死者祈禱是見兮，祈禱者徹夜自守；

西班牙之遺跡

九四

余寧靜之被擾兮，或神祕深奧；
爾或聞之兮，聖歌之啁啾，

親愛之祖國兮，余爲汝而高歌。

余之孤墳兮，將不復爲人所回憶，

十字架與墓石兮，或已折毀不齊，

犁鋤之掃拂廓而清之兮，輕鋤發黃泥，

余之殘盡兮，余之殘盡浪藉滿地，

在此化爲烏有以前兮，決將遍處滿溢。

余當被忘卻兮，忘卻而被人淡忘，

在汝之谿谷平原兮，余旋轉深藏，

在汝之空間與大氣中兮，余清滌忡忙；

余之游歷兮，以色列光，以歌以唱，

復爲汝述兮，余當矢守信言，誓死不忘。

對此崇拜之祖國兮，余正憂慮交并，

親愛同胞聆我言兮，一聲道別，無限淒清！

余汝畀而汝託兮，畀汝以父母友朋及姻親，

余將至一無奴隸之邦兮，無奴隸向壓迫者親迎，

余之信言決不失敗兮，上帝高臨。

向諸君道別兮，向余之靈魂分裂！

總角好友兮，在家強曳！

拜跪稱謝兮！我將自煩悶日中休息！

諸君亦須分別兮！諸君時向我途啓迪；

全體諸君後會兮，死亡之中，吾得慰息！

樓澤爾精神不死，其書所負之使命，深印於同胞中心深處。龐疑福肯 (Andrés Bello) 及豪傑那爾度 (Emilio Aguinaldo) 揭竿而起，一發而不可復遏，乃其效果也。

西班牙統治者，及菲島之教士，僞爲謙遜，剔選少數菲島學生派赴孟尼刺之聖島湯姆士 (San Tommas) 等各大學肄業。此等大學絕對受宗教之管轄；所授者非惟不足以開導擴張青年之思想；且影響所及，爲患不淺；此項教育，僅足用以窒息消滅青年之智能耳。蓋教士者西班牙克服政策之工具，中心翼翼，慎勿使自由思想，傳入菲人腦際。

菲島學生從孟尼刺大學畢業後，如家中富有，其父母遣之入西班牙法國或德國留學，以圖深造。此等青年，得吸歐洲視爲主要之自由精神，關懷祖國之自由，著作演說，不遺餘力。樓澤爾者正此項青年中最著之一人耳。所奇者西班牙之哈利生 (Harrison) 以下述各語，見告我人：

『少數菲島青年，在外從事社會事業。一旦顯達；不若在菲之遍受限制，僅得享受裁判上之細微權利，八九十人結爲團體，樓澤爾 (Ezra) 羅娜 (Juan Surra) 畢拉 (M. H. del Pilar) 乾娜 (Loep z Jaena) 及塔佛拉 (Tr. Pardo de Tavera) 乃其領袖。孟德立特巴黎柏林之文藝界人，對之深抱同

情。在孟德立特印行報章，宣布其政治主張，雖受菲島之查禁；然著作也，文章也，秘密在菲分送，以撫慰其漸感不安之同胞。

(七)

以歐美人視之，菲島人民，在西班牙統治以前，固有其特殊文化與宗教；今則酷虐殘忍，惟行其斬取人頭之惡習，對於和平學術所知絕少。事實本來如是；菲人在西班牙統治下，於思想進步上物質進化上，所獲之利益，固渺乎其微也。

菲島在未受西班牙宗教管理之前，其固有文化大足自誇。西班牙對此島之最初敘述，足爲明證；西班牙一旦發現馬尼刺，視爲貿易中心。羅索爾所著菲列賓之觀察中有言云：

『馬尼刺乃漁舍偶爾聚集之地，西班牙實有以發達之；此證也，絕無明證，不足置信。遠在千年以前，時菲列賓尙未與西班牙發生關係，中國人民已在此作貿易。斯時也，英國人民尙衣皮文身，在宗教狂熱之際，且自戕其膚；而菲人則已有商業市場。絲也，錦繡也，棉布也，傢具也，寶石也，金沙銀沙也，珍寶也，日本麥也，戰利品也，美術品也，金屬用具也，水菓也，家畜也，磁器也，焚臺泥中所產之各項農業品也，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西班牙人初見菲島人民營屋而居，有政府以維持司法，都市村邑，秩序井然。人民習知藝術，其程度可與進步之國家相稱。一三〇〇年時火藥尙未傳入歐洲，菲人已能利用之，造爲火器，使西班牙驚奇。當一五七〇年，馬尼刺被圍時，菲人以大砲掩護其城。敵入見城內一工廠鍛鍊鎗械，配製處理，與歐洲相若。」

「菲人知造船營屋，且熟爛各項金屬製造。輸入中國之青銅，而製爲鎗。其紋銀細工，有優良之圖案，工藝之精，無懈可擊，明哲者流，爲之稱譽不止。菲人更以棉麻及其他纖維織布。要之；菲人得兩方鉅大教化之浸入而承襲之，印度文化其一也，中國文化其二也。當西班牙人來菲數年前，則更有歐洲文化迂迴圍繞而入。」

此乃菲島先民之教化與文明，西班牙來此，嘗獲見之。西班牙對此，非惟不加改良，且任意摧殘；以新制度新觀念取而代之。結果則損害有餘，進步不足，大可使日趨時尚之途，陡受橫逆也。白蓋爾觀察云：

「西班牙人自炫其堅守正教，自炫其信仰之堅毅，自炫其誠篤而易欺，自炫其不欲對信條習尙有所改變，自炫其痛恨謬說，自炫其武備，兵士勇於作戰，得地千里。信口雌黃，法螺頻吹，

實無恥之尤者也。」

第八章 門羅主義之面面觀

日本擁護亞洲門羅主義——門羅主義爲美洲拉丁民族所憎惡——門羅主義之正僞——門羅主義爲門羅 (Monroe) 總統及亞丹士 (Adams) 國務卿所始創，初偏受拉丁民族之歡迎——美國在嘉利賓 (Carribbea) 羣島及中部美洲之行動——加爾狄龍 (Senor Calderon) 指摘美國，——許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爲門羅主義辯護，——巴拿馬總統，波拉士 (Porras) 以美國政策，爲遺憾——歐茄 (Ugarte) 議員反對美帝國主義——門羅主義與國際盟約，——美國議員引起拉丁民族之懷疑，——拉丁民族堅持門羅主義非地域上之諒解——一九二三年全美大會，——拉丁民族要求對門羅主義定一解釋，——美國拒絕之——日本爲全亞運動之領袖。

(1)

日本人中不少擁護亞洲門羅主義者，其意若曰日本應在東方(至少應在遠東)佔有相當地位，一如當年美國之對拉丁民族美洲諸國；日本得向全世界宣布彼之立場。其宗旨一如一八二三年美總統門羅氏向歐洲所宣布者。懷此觀念者，固不僅日人已也，不少美國人士，亦同此見解。

亞卜德博士 (Dr. James F. Abbot) 在所著日本之擴展與美國之政策 (Japan Expansion and America Policies) 一書中有言曰，『苟我人接受日人之亞洲門羅主義，我人不但能取得日人之好感與親善，更能藉之以阻止歐洲之侵畧。』(此種侵畧雖屬消極的，但功效則相等)。使中國之市場完全開放，我人坐獲通商之利。』

日人與美人之倡斯議者，胡不思之甚也！門羅主義及門羅主義之擁護者美國，在中美，南美，及嘉利賓羣島已蒙受惡名。如今美洲拉丁族各國，幾無一不痛恨此門羅主義者。美國爲此主義，已成拉丁民族衆矢之的。誠然，門羅主義雖被拉丁民族熱烈歡迎，認爲有力之保障，但此時期早已成爲明日黃花；今也門羅主義依然無恙，但人皆以此而仇視美人矣。

原此問題之關鍵，實係於我人如何解釋亞洲門羅主義。依余之所見，所謂亞洲門羅主義者，正譌參半。美國式的門羅主義，屬於譌誤一類。此爲片面而武斷之宣示，解釋應用，悉憑美國，而利害攸關之拉丁民族則不與焉。

正確之門羅主義，應非一國獨斷獨行之宣示，而應爲各關係國間共同協商之結果；此中不許任何一國獨攬大權，高踞乎隣邦之上，而應本平等共濟之精神，作互衛之偉業。似此立論，並不

否認領袖之存在，無領袖則團結不能持久，故領袖之設置，亦屬非常重要。苟日人而有志於此種門羅主義，則其餘東方各國自無不急起擁護之理。

(11)

前不云乎，光榮一時之門羅主義，目下已成爲合衆國之仇敵。今試一究當其宣布之初，拉丁族美洲且歡迎之不遑，其故固安在耶？

門羅 (Monroe) 總統暨國務卿亞丹士 (Adams) 之始倡此主義也，原有二重明確之目的：第一，是在阻止歐洲政治勢力之侵入西半球。第二，確立美洲不再作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帶之原則。第一目的是專對西班牙，防其收復南美各叛亂區域，重復歸入西班牙之版圖。第二目的是對俄羅斯。其時俄正虎視眈眈，謀吞阿來剛與華盛頓二洲。尤爲門羅總統亞丹士國務卿所深懼者，則恐俄將攫取西班牙屬之加利福尼亞以酬其助西平定南美之亂之功。

此二重原則，門羅總統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國會開會時，曾剴切言之。其對於第一原則（拒絕歐人殖民美洲）之言論如下：

「爲美洲暨俄屬阿拉斯加之各個利益起見，我人討論籌計之餘，確定原則，聲明亞利美加洲

本其確立之自由獨立，從今後歐陸任何國家不能視之爲未來之殖民目的地』。

對於第二原則，（排解美陸之歐洲政治勢力）其演詞如下：

『美國人民對於歐陸同胞，具有好感，冀其自由康樂。歐洲各國，因本身問題而引起戰爭，我人從未貿然參與；按諸我人之政策，亦不欲有此行爲也。我人僅在權利受人侵害或危迫之時，方作不平之鳴，或作防衛之準備。至於有干新大陸之種種行動，我人當然休戚相關，凡屬明哲公正之士，類能道之。歐陸列強之政治組織與美陸根本不同，此種不同之點，乃從各個政府組織而來。我人以無量數熱血金錢換來之政府，費許多賢士大夫之聰明才智，方得享受此亘古未有之幸福，我人自宜竭全國之力以護衛之。我人敢向正直友善之各友邦敬謹宣言：苟有任何一國，將其政治組織推行於西半球者，我人即認爲危害我人之安全與和平。對於歐陸各國現有之殖民地及附屬區，我人從未加以干涉，將來亦不欲置喙，但對於現已宣布獨立，且根據長時期之考慮，合於公正原理，經我人承認之政府，則歐陸各邦自未便橫加反對或控制其命運。苟有藉詞違背斯旨者，合衆國即視爲非友善態度。在美洲各新國家與西班牙戰爭期間，美國確守中立。設非爲我國安全起見不得已而改變宗旨外，我人將始終謹守斯中立態度』。

從以上二則宣言觀來，門羅主義之發軔，對於正在掙扎圖存之美洲諸拉丁共和國，自無反對之可言。時異勢遷，舊主義有新變化。變化之途經有二；第一，解釋門羅主義者以爲此不僅適用於歐洲，更可以對歐洲以外一切國家。第二，反對擴展殖民運動，解釋者又以爲不僅領地之佔有理應反對，即令因領土及主權之轉移而獲得土地者，亦在反對之列。

誠如許士 (C. E. Hughes) 所言，似此之門羅主義純屬防衛性質。

『此於我人之安全始終休戚相關。此非侵略政策，與美洲其他各國之獨立暨主權亦不相衝突。此並不思以霸主自居，高臨美洲各邦之上』。

由此觀之，門羅主義實無反對之餘地，無怪乎美洲拉丁諸國一聞宣布，即欣然色喜也。

(三)

人事有代謝，拉丁民族對於門羅主義之態度不免大異曩昔。彼等直以帝國主義視之，利用之爲侵略無助之新進諸共和國之工具。此種態度之改變，實原於美國對哥倫比亞，巴拿馬，尼加拉圭，墨面哥，嘉利賓羣島等地之侵略政策所造成。今試引前秘魯駐法大使加爾狄龍 (Calderon) 之言，以見美洲拉丁人民言論之一斑。

「美洲西班牙族各國公然自承願熱烈贊助大亞美利加主義，一如合衆國之承認作精神上之贊助。幾紙理想的宣言之後，又繼之以決然的諾言；撒克遜民族與拉丁民族間應有之融洽迄無進展。在亞美利哥羅哥 (Americo Lugo) 之蒲諾亞利 (Buenos Aires) 陸地代表團指摘北方勞力之擴張，而各種出版物上，雄於辯論之思想家，則對此等組織加以斥責。當撒克遜民族之野心夷滅巴拿馬，騷擾尼加拉圭，顛覆墨西哥之際，不少名正言順之組織，起而鼓吹團結。此等組織將來能否發宣言，限制歐洲對於此間各國之投資額，或確定移民之數字？苟能若是，則對於此間諸自由民族將有一重強固之保障，命令式之問答，勢將代以道德上之勸說也。

「最難捉摸者，是南部諸國之自大心，對任何干涉皆視爲危害彼等之獨立。彼等甯擇無政治狀態，甚至亡國，却不願外力之非法侵入，干與自由國家之內政。北美人民恒不以南美同胞之幼稚態度爲意，彼輩不顧南人之體面，運用其勢力寢至引起國家主義之猛烈的爆發。北人眩示其超越的地位，南人則以歷史與古代城市自驕，怒而與以保護人自居之美國相抗。……

「南人之重視禮貌，固與他國無異也。彼輩自尊心重，故多不。耐最難堪者，華盛頓之政治家對此弱小民族，每失之率直粗魯，絕不假以詞色。羅斯福曾有「我取巴拿馬」之言；此君想非

心理學家，不知利用諂諛之提議，謙遜之答覆，美妙之外交策畧，玩拉了諸共和國於股掌之間，以遂其所欲。（引自加爾狄龍所著拉了美洲之起原與進展。）

許士曾爲門羅主義作辯護 謂美國在中美洲及嘉利賓羣島之行動，與該主義爲截然兩事。渠意美國對於上述諸國，當應用其他兩大政策；第一，「美國認爲有保管巴拿馬運河之必要，絕不容他國干與彼之管理權，更不容二者妨碍運河之交通」；第二，「我人苟遇地方政府失其權力不能保護美人之生命財產之時，我人應有起而自謀之權利，不論美國以外之外力，有無侵入？門羅主義是否適用此第二種政策，仍待援用。」

由是許士將門羅主義與美國其他一切侵畧行爲，判爲兩事。但美國在中美洲墨西哥及加利賓羣島之政策及行動，是否與門羅主義相關，在拉了民族視之，直是該主義之表露，是經華盛頓政府中人之轉手，成爲變相的帝國主義。卽以美人在巴拿馬之行動而論，我人當可瞭然於美國之殘酷不仁，巴拿馬總統波拉士（Lora Belisario Portias）曾對阿根廷名記者及愛國志士歐茄（Manuel Ugarte）發言曰……

「巴拿馬之地位日益困艱，我人之政府不能建立任何真實主權，我無法實行決案，我甚至不能容許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能予警察以適當之武裝，致彼輩常爲暴徒所暗算。時有來自運河區域之人襲擊我之警察，仍得逍遙法外，逃入美境，苟巴拿馬國境內發生政治叛亂，美國而不爲我助，不容我整軍經武運輸自由，則我卽無從救定此亂事。」

歐茄氏在其名著美陸之命運(The Coming of a Continent)一書中對於美國之帝國主義，曾加以攻擊，其言曰：

「從政治學立論，美國帝國主義對外行動之彈性之適合環境之各種方式，及其對各民族社會之運用方法，確是近世紀顯著現象。至美國在南美及沿海各地勢力之膨脹，可謂空前絕後。羅馬帝國昔一統西班牙，專致力於誇耀一時，卽在今日英法諸強之所欲者，亦無非在乎控制一切，而不在乎吸收；祇有美國知如何改換擴展之機，藉以順合時潮，彼能因地制宜，不拘泥於一法；去其渣滓，存其精粹，而成功則遠勝他人。至道德上之顧忌及面子問題，亦頗重要，每有因此而不能應用某種手段者，或因此而使民族起而作解除羈逐之謀者。美帝國主義則能制抑其厭惡心，平心靜氣而爲之。卽以尊敬國旗一點而論：美帝國主義者認爲此乃統治上的有力代表而不是體面上的問題，此而跋扈飛揚，時而和霽可親，或則一秉至公，或則肆意貪婪，如奕者之下子，

運籌於方寸之間，決勝於百年之後；博採衆論，果敢有爲，不事意氣之爭，不移於浮躁之情；不
忘不懼，以遠大之目光，施展其蓋世之鴻圖——美國帝國主義凶是有史以來，盡善盡美之統治方
式也」。

(四)

三十年來美洲拉丁國家之視門羅主義，其懷疑態度已如上述，自華盛頓上議院堅欲以門羅主
義加入國際聯盟條約中以還，諸國之猜疑恐懼，視前益甚。盟約第十條有言曰：「凡聯盟會員國
，應尊重保全與盟各國之領土完全，及政治獨立，抗禦外來之侵畧」。在美洲拉丁人民視之，此
乃門羅主義之良好替代品，彼等以爲利用此條約，可將美國在諸國之大權，轉操於自己掌握之中
。而究其實際，上述之聯盟條文，確是門羅(Monroe)總統及亞丹士(Adams)國務卿時原定之
門羅主義的真旨——此乃美洲拉丁國家所贊同之惟一門羅主義。由是而言，我人即以盟約第十條
爲保障門羅主義所建議著，亦無不可。如不以新盟約替代舊主義，意果何居？在盟約第十條下，
美國在中美各國之侵畧行爲，恐將不之許，拉丁民族之心中，定必作如是觀也。

但華盛頓上議院堅持非予以保留不可，公然聲言門羅主義不受盟約第十條之影響，威爾遜（

Wilson) 總統不勝上議院之壓迫，致有下條之規定：

「爲維繫和平起見，盟約中之一切國際間之條約，(仲裁條約或地域上的諒解如門羅主義繼續有效)。(國際聯盟條約第二十一條)

議既成。芝加哥大學李拜 (J. Fred Rippy) 曾論其利弊曰：「當時美洲拉丁族共和諸國，立即引起舊有之猜疑，以爲門羅主義之保護」使不受歐陸之侵襲，殆將於適當時間併入合衆國之張本。美國上議員之態度，將引起一切大流血之恐怖；政策如雄霸一方勢力範圍等，彼等始終不承認未經商議之門羅主義，是「地域上之諒解」。兼之此主義，純屬美國單獨之武斷宣言，誠如威爾遜自已所說「門羅主義，始終由合衆國負其責任」。

時至今日，國際盟約公然提及門羅主義；在拉丁民族視之，猶屬痛心憾事。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美洲拉丁各國代表團經過幾度磋商之後，一致向國聯提出反對門羅主義及美國之抗議。是日當安全仲裁委員會正在討論盟約條文之際，智利代表華爾狄士 (Senor Valdes) 君曾在要言不煩之演詞中，提及第二十一條。阿根廷 (Argentina) 代表甘蒂羅 (Cantillo) 臨時起而發言。自威爾遜總統因上議院之堅持，不得將門羅主義納入盟約之中，以後對於門羅主義爭辯之烈，當以甘

氏爲最。氏謂此非地域上之諒解，而乃片面的協定，而乃華盛頓政府之一種政治宣言。甘氏之演詞如下：

「苟我人而欲討論盟約之條文者，則我意我人不應忘却常致援助之第二十一條。其文曰：「詞爲維繫和平見，盟約中切國際間之條約，（仲裁條約或地域上的諒解如門羅主義）繼續有法效」。

「從歷史的觀察，我不得不對此條文提出抗議，此實乃政治原則上的討論。其起源遠在歐陸神聖同盟之際；其宣布也，純爲反抗對新大陸之任何侵畧政策。

「其初此主義，對美洲人民，確乎大有裨益。合衆國仗此主義，以維護自由公理，其榮譽有足多者。至歷史上之價值，更屬不可小視，但若以此與地域上的諒解相提並論，如第二十條所規定者則誤矣。蓋門羅主義望文生義，卽知其非地域上之協定也。此係單方面之宣言，固不能與地域上之協定，混爲一談也」。

委員團諸公肅然而聆甘氏之言，但當通信社員羣來採取新聞時，甘氏深恐演之詞易於誤解，卽向之申說曰：「我之演說乃在指摘第二十一條之差誤，諸君幸勿視此爲攻擊美國之詞」。

甘氏雖有如是之解釋，但聞者莫不默喻於心，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五)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開全美大會於智利之三提嶽，(Santiago) 拉丁人民思強迫美國同意於所下之門羅主義的定義：但美國廷不表示。彼信門羅主義乃彼自己之主義，只有合衆國方能依彼之見解，予以有利之解釋。美國此種態度，可於許士 (Hush) 近日在潑林司頓大學中演說中見之。渠之言曰：「論者謂我人將門羅主義之解釋與應用擅自保留，但門羅主義係屬合衆國自衛政策之表顯。由此點而論，反對之者，恐亦無甚根據，自衛之要素在能自保，苟一國對本身之自衛不能自決，此則因彼將自決之權讓於他國之故也。若是者，則彼本身之安全，應信賴他國，予以護助，不加損害始可。」

此即美國所取之態度。美國假借自衛之名，利用門羅主義，自以為對南方諸國有便宜行事之權，全不顧及他國之能接受與否。自衛！自衛！多少罪惡借汝而行！在三提嶽會議，曾採納一決議案，將全亞美利加聯合之組織，畧加修改；但對於拉丁民族之門羅主義，全美洲化的提議，美代表却未予接受也。合衆國自始至終，是門羅主義之惟一獨斷獨行者。

門羅主義在美洲既若是其不幸，荷亞洲而應探茲主義者，自應免除此陷阱。亞洲果宜採此主義否耶？亦人各有說，吾人則頗贊同之。中國則若是其混亂，菲列賓則將於數年內宣告獨立，印度與暹羅則充溢新的自由精神，東方民族自宜於最近之將來，求得領土完整之保障；尤屬重要，且赤俄之破裂，騷叛勢力，正在東方不蠢動也。

似此全亞洲之行動自需要有力之領袖；日本之堪爲領袖，與美之在西半球地位正相若，我人坦然承認之，乃理所當然。但美國在美洲所鑄之大錯，日本不應再在東方躬蹈之。荷東方而有門羅主義宣布，則應爲東方各關係國互商之結果，而非一國單獨武斷之見解，得依一己之愛惡，而上下其手者。凡屬受其保障之國家，皆應依據一定之意見，予以諒解，加以接受。

於此我人遇一障礙焉，障礙維何？即日本之早已侵入高麗與滿洲是也。日本一面欲爲門羅主義之維護者，而門羅主義則以保全各國領土完整爲原則；日本地位之狼狽可無待言矣。

但公允而開誠之輿論，將予日人以諒解以同情。予於日本之威脅一章內曾言及一事：即當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幾受歐陸列強之瓜分，荷無日本仗義執言，與強俄周旋於疆場，則高麗滿洲華

北恐早爲俄皇所吞併，而遠東及世界其他各部之歷史，亦早已改弦易轍矣。日本奮其全力，不惜鉅大犧牲，致垂覆之中國，仍得維持原狀。日本之佔據高麗滿洲，較之美國之統治嘉利賓羣島及中美洲，美國之奪取夏威夷及菲律賓，益持之成理，言之有故。

我人必需顧到種種事實，討論始不失其平。第一：我人應慨然以領袖地位讓予日本，蓋環顧東方，舍日本莫能勝任也；第二：我人更須承認日本在朝鮮及滿洲所得之權利，蓋彼會因自衛而作戰，以轉中日之命運也。就鄙見所及，中國之不願慨然承認此顯著之事實，更掄煞日本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之功績，致日人不得不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滿洲軍事行動，中國之政治家缺乏遠大之目光，致有目下之困難。殊不知只需以南滿之幾許路礦權讓與日本，則軒然大波，卽不難預弭於無形也。此點予將於結論章內詳言之。

(七)

談門羅主義者，有一事每不爲人所注意，美國人士更諱莫如深。合衆國既在該主義掩護下，不許歐陸各邦伸展勢力於西半球，則美國亦至少負有道德上的責任，不向美洲以外之國家，伸展其政治勢力，從事移民；已所不欲，弗施於人；不然者，謂之不公平無正義，亦無

不可。

但美國對此道德上之責任，從未加以顧慮，彼不但攔非列賓爲已有，更屢思在中國海岸上建設海軍根據地，併擬在中國本部與滿洲敷造數千里之鐵路。要知鐵路之讓與，在中國非是私人的商業投資，而與政治攸關。其獲得也，以外交方畧，其結果則每成爲國際糾紛。當雷恩士 (Paul S. Reinsch) 充美國駐華公使時，渠卽受業已停辦之美洲國際公司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之託，負責獲得多量之中國中部鐵路讓與權，顧歐洲列強在同一區域早已獲得此權，因此而發生外交上之裂痕，亦意中事。

在東三省則有曾駐瀋陽充美國總領事之施德蘭 (Willard Straight)，設種種陰謀，以毀撓日本之鐵路系統。爾時施氏爲哈立曼 (Hariman) 之實際代表，哈氏固以爭得滿洲之鐵路爲目的者也。美國之此種計劃可在克勞來 (Hardert Groly) 所著之施德蘭傳中，窺其全豹。克來特 (Paul Clyde) 教授所著滿洲之國際競爭一書中有言曰：

滿洲之鐵路政策範圍，已形擴充。自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美國之金元外交，已佔首要地位。施德蘭與哈立曼關係非常密切，由摩根公司 (J. P. Morgan and Company) 羅伯公司 (Kuhn

Leob & Co.) 第一國家銀行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及紐約花旗銀行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等所組織之紐約財團，亦與施氏有關係。同時氏固美國駐遼之總領事也。一九〇七年八月，經多時之考慮，氏即着手進行新計劃，以增進美國在滿商業上政治上之利益。氏草一協定大綱，由美國財團借款二千萬元，設一滿洲銀行與地方政府合作，銀行負管理礦產木材農產及建設鐵路之責，此項計劃於一九〇七年九月通知哈立曼，但爲財產所限，不能即見諸實行。明年施德蘭應哈立曼之召，遣歸美國。但歸瀋陽之前，施氏依照去年所定之大綱，簽定二千萬借款之協定備忘錄；同時中國派唐紹儀，爲赴美專使，答謝美國政府退還庚子賠款。唐氏之真意，即在唐續施德蘭之初步協定，完成借款之議。」

施德蘭與哈立曼知日俄皆無意出售鐵路，彼輩即着手一大計劃。思建一七百餘里之鐵路，自錦州直達愛琿；此項計劃用意，在破壞日俄之鐵路系統，勢必引起外交上之嚴重爭執。外交上之爭執，猶未了結，而國務卿諾克思 (Knox) 又以建議滿洲鐵路中立運動聞。

我人今試返觀美洲大陸，設日本而建議在墨西哥或尼加拉建造一七百哩之鐵路——甚至造一七十哩之鐵路——則美政府之態度，又將如何？我人之答語，固不必猶豫者也。當一九一二年，

聞有日本某漁業公司在馬達未那 (Magdalena) 灣獲得捕漁權：上議員洛琪 (Henry Cabot Lodge) 即在議會中鄭重宣言曰：『合衆國不能坐視他國在美陸得一港口』。惟是同一時間，美國却獎勵卑司來漢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在中國福建沿岸獲得建設碼頭之讓與權。

由是而論：門羅主義乃係單方面的自私的獨斷的理論，不僅對拉丁美洲之關係如此，即對美洲以外各國之運用，亦屬如此。苟亞洲爲自身計，而擁護一門羅主義者，則應避免美國式門羅主義之種種瑕疵。

第九章 美國統治下之幸福

菲列賓人對美國統治之感想——但彼輩寧願獨立不願受其利益——教育新制——最初遣菲之千餘美籍教員——樓澤爾口中美籍教員之俠義行爲——彼等不久即得菲人之信仰——彼等之撲滅疫癘運動——一九二五年教育調查——調查之結果——菲人之英語——美國之又一贈予（自治）——威爾遜總統對菲人之告書——菲列賓議會對告書之應聲——瓊斯宣言之實施——根據約翰斯法之選舉——行政之認承——各部會——哈利生總督對菲籍政治領袖之獻詞——胡特總督一反哈利生總督之自由政策——施行美國文化於菲島——不如啓發菲島原有文化。

(一)

羅斯福傲然宣稱美國之統治非列賓羣島，乃是「一種國際博愛主義之企圖。」渠更繪影繪聲，言及彼美政府之「肩荷無人感激之負擔。」羅氏之言曰：「當西班牙之以菲島割讓合衆國也，我美即應據而開發之，以加恩惠於本國人民，但我美對全世界反宣稱曰，我美誠意佔有之，治理之，乃爲菲島各民族增晉益利之計也。」

美國在菲島之博愛主義是否真誠，此問題可無須考慮。此點我已在美國勢力之擴展與美國要求海軍根據地二章中言之矣。苟美國而有可信賴之處，我菲自樂於信賴之。我人坦然承認美政府給予我菲之種種利益。在美國治理之下，我人有新式的學校，享受在西班牙管轄下所未曾享受過之平安與秩序。數百里之良好公路，穩而統一之幣制，公共衛生之改良等等，此皆生活上之改善也。商業得較健全之基礎，盜賊匿跡，在各都市近代式的公共事業，亦已次第舉行，尤爲重要者，我人有一自治政府，予我人以將來完全獨立時之政治上應有之經驗。凡此菲人皆宜向合衆國表示誠意的感謝者也。

「苟我人而在美國統治下之幸福與獨立兩者中任擇其一，則我菲斷然寧取獨立。曾有人告克

杜氏曰：『寧以菲人治菲而過地獄生活，不願美人治菲如天堂。』茲節錄樓澤爾之言如下。以見一斑。

『以恩澤利益冷却任何民族之民衆觀念、歷史無此先例也。誠然英國曾予愛爾蘭以莫大利益。凡愛爾蘭人獨享之特權，恐英人亦不能享受之，但愛人對於獨立之願心迄未稍減。英國之於埃及、日本之於高麗亦會有不少之建樹。我人試問英人是否怨恨美洲殖民地之不知感激？一切反抗民族是否同蒙此惡名？我之答語曰『然』。但民族觀念仍然超於一切。以一民族而治理他民族，不論如何恩薄澤遠，如何聰睿有方，其政府之所根據者總是武力——此則酷愛自由之民族所不能贊同者也。』

從以上引證，我人對於美國治理之感想可以灼見——固無論美人對於我人政治的，社會的，暨經濟的情形已如何改進也。

(二)

美國給予我人之最大利益，是從新的教育制度而來。不少美人冒險而來斯土，彼等不惜犧牲幸福，甚至犧牲生命於深山僻壤。此等人所建之高尙之功業，我菲應深誠不忘者也。

一九〇一年華盛頓國會通過第一次菲列賓政府議案，爲菲島建立一新的教育系統，費一百五十萬元專辦此事。美國派遣一千名教員至菲。輪船公司一時不能安排如此多量之人數，軍政部即遣運輸艦湯沐士號，於一九〇一年七月載六百餘志願教員直航菲列賓。此輩志願教員之故事，將爲美菲兩地之後人所稱道不置焉。茲引拉塞爾之言如下：

『彼等大抵皆來自西方內地，從未出國門一步者。湯沐士號船身已舊，小而且人多。船之航程須經江海，而又當極炎之季，但六百人中却無有抱怨者。彼等以八月二十三日抵馬尼刺。旅館與宿舍，不能容此多人，學校當局修葺舊有之管理處以安置一般女教員，而以兵營權作單身男子及有家室者之宿所。當局者更特建一廚房，伙食預備停當，六百人乃從容上岸。享受舒適之膳宿。此乃歷史上非常之舉。

『此卽其開端。彼等稍事休息，稍習熱帶生活之後，隨即分途出發，開學校，招收秋季班。彼等盡屬美國土著，一旦投入蠻荒之地，其枯寂危險可想而知。彼等所至之地，言語絕不相通，跋涉長途，歷盡艱險。若以旅途所見公於世人，不難聳動一時。』

此輩勇武之教師，冒大險，深入內地，但行旅上困難方過，而新的困難又生。彼等所住者無

非是原始的竹瓦土牆，一切設備，咸付闕如，馬尼刺又離此太遠，運輸上深感不便。

美人之初至內地也，土人不免側目相視，但不久即信之愛之。諸教師任勞任怨，戰勝多種困難，獲得土人之信仰。一般土著不但羣集而作智識上之請益，凡有所疑，咸來問訊，一切關於家庭間之糾紛，社會上之爭端，在在需美教師出而排解。以彼輩之艱險辛苦而論，彼輩之俸給實不能謂厚，蓋爾時之薪俸，每月僅七十五元至一百元及一百二十五元而已。

在教書及上述諸般例外工作之外，美教師致全力於防疫事宜。一九〇二年菲島發生空前之虎列拉流行症，美教師爾時之自動的工作，又於是年菲島委員會報告書上見之：

『美教師對於防疫運動，在大部分省份內，因適當暑假期中，無多可述之處。諸教師常是鎮上之惟一美國人，有時即土人或西班牙籍之醫士亦無之。幾許教師以有限之醫藥智識，成就撲滅虎列拉之工作。每一美教師常為衛生部之一員。在馬尼刺幾許新自美國來此之教師，固不諳當地生活，不能盡往學校者，即在市內及附近各市鎮，充衛生巡察員。在遠處各市鎮，諸教師既無居留之命令，又無親友之照顧，不思報酬，不辭危險，只是不顧一身，夜以繼日，為外國人撲滅此最可怕之流行症。其高尚勇敢有足多者。』

『合衆國不難以彼兵士之勇敢誇耀於他人，但此等和平之戰士，已足表現其靈魂之高貴及爲人類服務之犧牲精神。彼輩不動不懼，睥睨一切，使人一念及茲，輒生無窮景慕之心。』

(三)

在一九二五年，教育考察團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博士爲領袖，至菲考察二十五年來美國治理下之菲島教育進展狀況。結果報告書上指出，在此數年內，學齡兒童之數達七百萬名。在此數目內，五百三十萬已畢業於初級小學，一百六十萬高級小學畢業，十五萬則卒業於中學。報告書內又指出平均兒童在校時期僅及三年，而百分之八十二却於四年期滿之前棄學。

孟祿報告顯示菲島人民之子女失學者實繁有徒。但我人苟念及困難之處，則所得之成就，亦已大可滿意。卽以保守論者著稱之羅斯福氏，亦不得不加以承認。

『言語之扞格，工具之不全，助手之無有，以及設備上之缺陷，與念及此，則所造就者亦可驚矣。』

美國之批評家頗有以菲列賓人不善學習英語爲憾事者，據羅斯福之言，能操英語者總數僅百萬餘人。彼深懼正確之英語有時竟無人能懂。拉塞爾君亦承認此事實。

雖有學校與統計，但羣衆之英語仍是原有之土語，諦聽之不免詫爲奇聞。」

英語之不進步，固若是其可悲乎！歷史上曾否有任何民族自願放棄其固有之語言者乎？有否任何統治者，能將彼之語言強人學之者乎？日本人曾強迫韓人習日語，但迄無成效。德人擬以俄語施行於阿爾賽落倫州，結果又歸無效。在以英語通行之加拿大，操法語者依然法語。其他各地，亦莫不皆然。我人苟設法保存且改進菲列賓人之土語，不其更易行而有效乎？誠然菲島有多種不同之語言，但實同出一源——馬來語——可以科學之方法鎔爲一種語言。此法荷蘭曾施之於爪哇。予在西班牙之遺蹟一章內，曾提及爪哇之教育部曾費二十年之光陰，卒使五種不同之語言，鎔化而成一種之馬來語。彼能是，菲島何獨不能。美國菲列賓人聯合會之「提倡菲列賓國語」之標語，卽由是而來。

(四)

教育之外，自治政府乃對菲島之最大貢獻。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哈利生總督在馬尼刺議事會上宣達威爾遜總統之意旨，聲稱「祇須菲島之安全與永久利益有法顧到，美政府卽將准許其獨立。」此消息傳到菲島，人皆歡呼雀躍，認爲新時代之肇始。至歡迎及感謝之程度，可於接到消

息後議事會之決案中見之。該決議案之末一節，有云：

『我人信帝國主義之試驗已屆末日，而殖民地之侵佔亦將成爲歷史上之陳蹟。誤託之時期至此結束，……數日內，美人與菲人之間，已有良好之諒解，此乃十三年來求之而未得者也。我人信將有進一步之企圖，一方面將解除美政府對於菲島之責任，他方面將完全證明菲列賓人民已有建設自治政府之能力，在此政府之下，所有一切居住在菲島之人，不論國人或外人，概將予以生命及財產上之安全而永久保障之。在此過程中，我人自不免有多少困難，我人之敵人更難保不繼續運用種種之手段以破壞我人之運動，但我人深信，因美國之協助，終能竭我人之力，打破難關以完成此偉業。』

威爾遜總統之通知書送至菲列賓議事會之後，美國會即於一九一六年通過瓊斯宣言。該法之序言，說明祇須菲島有一穩固之政府，美國即許其獨立。該法之用意乃在予我人以必需之訓練與經驗，爲將來獨立自治之預備。

依瓊斯宣言，菲列賓之總督，副總督，最高法院長，審計長，及審計特派員仍須由美總統任命之。其他各員如各部會之主任官，皆由菲人直接支配，或由總督圈定，而推選之權則操諸菲列

賓議院。上議院既全屬非人，故在該項新法律之下，不但政府之各部會皆由非人治理，即各重要位置亦都由土人佔據。事實上美人之行政權已剝削無餘。此等美籍人員，皆竭多年之心力，爲非人謀利益，一旦被裁去職，自不無悻悻於心。蓋自美國統治菲島以來，島上之要職，幾全屬美人，其中且不乏已挈眷同來，家於斯島者，爾時美人以爲土人不善爲政，須彼等越俎代謀，以免阻越，拉塞爾不云乎：『此種信心，一時不易破除，尤在涉及俸給問題之時。來遊斯島者，普通觀察只見到在外族統治下之依賴劣根性，但隨後即有顯著之事實昭示我人，菲島美籍人士，類皆離土人而抽身引退，』

此種變化，非常突兀。爲對美人表示公平起見，此中應有一適當時間，使彼等得從容解職，適歸故土。

根據瓊斯宣言，即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改組衆議院。（從前稱曰議事會）同年十月，選舉參議院。二院中國民黨黨員佔絕對多數，在參議院中祇有二人不屬於該黨。黨魁烏絲爾那君被舉爲衆議院議長，副黨魁克松君則爲參議院議長。立法院組織總辦事，美國軍政部長貝克君拍電致賀，謂菲島之新議會乃『百年前美國議會在遠東之繼承者。』

新議會有一斟酌增減行政機關或改換名稱及職權之權，『更得』指派或調換總督所委任之各行政長官，』因此總督雖能推荐或調換行政長官，而參議院則只能有通過與否之權。總督更能否決立法院之一切議案。此當然非非人所希望之政體，彼等所欲者乃總督等於傀儡之政府，但瓊斯宣言之精神，『毫無疑義是非列賓人民之自由精神，而總督之責任則在多多顧及此原則。責任內閣制既屬不可能，於是即設法組一與立法機關十分接近之內閣。』（引哈利生總督之言）

(五)

立法院之第一件重要議案即通過一名單，目的在改組政府各行政機關以替代歷來掌握菲島行政事宜之菲列賓委員會。在此改組議案中計增四部，一共有財產部，司法部，教育部，內政部，農礦部，及商業交通部。各部設數司。此新行政系統及其各司如下表：

總督署

審計司

公務司

雜務司（凡不隸於各部之事由該司負責）

財政部

財務司

關務司

內地稅收司

印鑄司

銀行及幣制

司法部

司法司

各級法院

非列賓圖書館及博物院

監獄司

公用委員會

教育部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美國統治下之幸福

教育司

港口檢疫司

衛生處

內政部

行政司

菲列賓警察署

非基督徒各族司

無依兒童司

菲列賓醫院

齒科衛生處

檢查處(醫科，醫藥，眼科，看護等等)

農礦部

農業司

林業司

土地司

科學司

氣候司

漁獲司

商業及交通部

郵務司

勞工司

商務實業司

公共建設司

材料司

海岸及測量司

內政部之行政司，掌管各省政府及各市政府事宜。此等地方政府立法院區代表，皆從選舉而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來；反之，在非基督徒各屬司，其立法院代表，則純從指派而來。

從上表，我人即知總監乃審計公務兩司之直屬長官。彼有審查審計員及會計員之帳目之權。審計院院長及審計員皆由合衆國大總統所委任。

威爾遜總統之目的乃在給菲島新政府以不受干涉之絕對自由。在哈利生總督之監督下，此直乃一獨立政府。積八年之經驗，哈利生以此功讓諸彼之菲籍同僚，渠之言曰：

「內閣所討論者、範圍甚廣，除外交外，凡獨立國之一切問題，幾無不討論之。每年最繁重之工作是預算之編製。預算制度係在一九一七年，由新立法院所採取者。我人要知在一九一四年之前，菲島尚無過問預算之權。財政部長巴來多對於預算之編製、幹練非常。此後每年即爲立法機關所迅速通過。菲島立法院之採取預算制，意在避免各國所恒有之植黨營私，互相結納之惡習。……」

「凡我同僚盡屬廉潔公正之士，既無門戶之見，又無嫉妒之心，一切政界惡現象，鮮有發生於菲政府者。彼等各能竭其所長，爲全國謀幸福。彼等從不岐視某一種族，或某一階級，更能免除國內外資本團體之操縱。」

一九二〇年民主黨重掌政權，隨即委任胡特爲菲列賓總督。威爾遜總統時按瓊斯宣言而給予之行政權，重又收回。菲島之自治，遂受一打擊。胡特總督一變哈利生之政策，置菲政府於掌握之下，祇須不抵觸瓊斯宣言，選即盡量發揮其權力，即失該法之精神，亦所不顧。關於重要官吏之調動及指派，渠常與立法院發生衝突，但菲人已有自治之經驗，胡特之統治雖嚴峻，亦無妨其爲政也。樓澤爾在所著：菲列賓羣島之前瞻一書有言曰：

『在合衆國，至今猶有懷疑彼等果適宜於自治否耶之討論。此乃世上最無聊最空泛之討論。彼等是否宜於自治，乃是過去的問題，不應舊事重提。宜與不宜，彼等已躬行之矣；故值得我人討論者，已是彼等如何自治其國家。』

而據公正無私之觀察，菲人在新邦締造之初，謬誤在所難免，然在大體上說來，固已足取信於人矣。

(六)

合衆國何爲而欲統治菲島乎？其理由可於羅斯福所著之菲列賓羣島中，見其一斑：

『我人早已聲明我人乃欲以近代文明，灌注於菲島，使菲人成爲東方美利堅思想之負責者。』

菲人之明瞭美國文化者，爲數殊寥寥。彼等中知識份子，大率傾向於西班牙文明上；上流社會所語者西班牙語，而非英語。社會上一般人士，不知美國爲何物，更不知美國目的之所在。彼等所知於美國者，乃子弟輩從學校中帶回之棒球一類之事物耳。彼等之生活雖然已更健全，更快樂，但大半與美國未佔領前一般無二也。」

『我人對於菲人之允諾尙未完成，我等信託人之責任祇盡一半。如今（或在最近之將來）退出菲島，是不啻欺騙菲島羣衆而爲合衆國盛名之累，是不啻默認美人無治理他民族（不論爲利他的或利己的）之能力也。』

羅斯福之意，果以爲美國不管理菲島，必待大部分菲人都能瞭解美國文明乎？直至彼等能語英語乎？直至智識階級棄西班牙文化而取美國文化，夫然而後已乎？苟若是，則羅君所擁護者乃美國之永遠佔領菲島也。前此美國所發之允許我島獨立之言，悉將委諸草莽矣。

美國而欲使菲島美國化，此乃勞而無功之舉。世上未聞一國能將己之文化同化異族而成功者。前不云乎，美國苟能將彼之文化，扶植菲島之原有文化，補充之，光大之，不作以彼易此之想，則其功效當大有可觀。各民族各有彼本身之習尚之特性，歷史之目的，何以美國獨思美化菲島

，重蹈日本對高麗，英國對愛爾蘭之覆轍。

日本之能吸收異族文化，斐然有成，即是一顯著之先例。在初，日本輸入中國與印度之文化，但彼並不食古不化，彼能採取之，以適應彼固有之風俗思想，而成爲一種彼所特有之文化。近今七十年來日本更岌岌於吸收歐美文明，加以甄別，予以採納，不爲西方之物質文明所眩惑，而舍其短而取其長，此種採取與同化之進程，至今尙在繼續中。時機成熟，日本將產生一種卓越之文化，鎔東西方之思想科學於一爐。

我意以爲此乃菲列賓應取之途徑。

菲島人士不滿美人之所爲，美國果將踐其前約，給我人以獨立乎？乃菲人所念念不忘者也。苟美人而以慷慨爲懷，予我人以獨立，彼等在政治上所給予我人之教訓，在生活上所給予我人之幸福，我人自當永誌不忘，恩澤既溥，感化自易，由推而廣其文化，普及於羣島，不將事半功倍耶？

第十章 門戶開放與東方及西方

門戶開放是單方面的理論

——關立克論美國門戶開放政策

——密勒氏之見解——中國之勢

力範圍——美國後至，不能不在中國建一勢力圈——海約翰之門戶開放定，承認勢力範圍——
莫司氏及麥克南耶論海氏理論——海君不與中國磋商——大眾對於門戶開放之解釋失其願意——
——排斥東方民族不合於門戶開放主義——美國排華策略——柯立治夫人論美國華僑——華盛頓
不理中國之抗議——排華律又補充之以武斷的條例及法庭之裁決——排華及於一切階級——海
氏對中國抗議之答復——聖魯易展覽會之侮辱華員——美國之對待日人——菲人無政府以保障
美國之侮辱——以限制菲島移民換取菲列賓獨立——美國限制東方民族在拉丁美洲投資——洛
琪氏之宣言意在日本在墨西哥之投資——洛琪氏之宣言——馬格達來那事件——移民非是內政
而是國際問題。

(一)

美國一方面在亞洲要求門戶開放，一方面對亞洲人則緊閉其門戶，斯則雖有百喙亦不能使我
人置信之事也。美國不但高築壁壘，排斥東方人移殖其本土，併假門羅主義之名，不許大批亞洲
人入墨西哥及拉丁美洲諸共和國。門羅主義既是片面的，獨斷的，單為美國之利益而設的宣言，
門戶開放主義亦同此情形。門戶開放主義，只許美國資本侵入中國菲列賓各地，但却不許東方人

民在美洲有何經濟上之活動。

誠然，美國不欲遣其工人來亞，但此乃東方各國生活程度過低，無利可圖，不足以吸引美工之故；苟不然者，美亦必堅持門戶開放主義，遣大部工人來東方謀生，一如今日之堅持自由投資於遠東。要知資本之能侵畧他國，其勢力實駕於勞工。

我人只見僑美菲人之受虐待，而排菲之舉遲早總須實現。反是，美國則得自由出入菲島，美國資本則自由侵畧菲島之富源。物不得其平則鳴，我何能例外，今震駭世界之滿洲問題，我意一半應由美國負其責任。蓋日本地小人稠，人口增加每年過百萬，而美洲各地盡不許其移民，彼自不得不轉其方向，往高麗滿洲一帶發展。此乃基本真理，我人應坦然承認之也。格里克博士在所著『日美問題』書中所述之理由，實獲我心。格博士之言曰：

『在大體上，當今美國之東方政策，實遺中外之差；但開口頭上之親善，但在事實上則不然。我人要求亞洲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以最惠國待遇美洲人民，但對亞洲人則反其道而行之。從未予以同樣之待遇。此種矛盾而可耻之政策，原屬權宜之計，文過飾非，固不乏好辯之士，但時至今日，我人應即認清此種政策乃屬根本錯誤，自應依照我民族思想另定方針，庶不背世界潮

流而能適合四海一家之新時代也。』

(二)

我人原無須追溯門戶開放主義之歷史，但不少美國人士，曉曉而談門戶開放主義，却不知所談者究爲何物，故在討論主題之前，覺有畧贅數言之必要。

門戶開放主義又非是博愛主義，如一般美國人士所誤解者。國務卿海約翰之創此說也，原意乃在借此工具以提高美國在華之利益。密勒氏曾有言曰：『我並不主張美國較之列強爲公正無私，美國之政策與他國同是一邱之貉。彼之政策實根據自私的信仰，以爲門戶開放是對於美國最有利之一着，一若他國之爲各自利益而主張勢力範圍。凡此皆純屬自私自利，悉以本國之利害爲前提。』

依密勒氏之言，我人即可瞭然於何以美國認門戶開放爲對於本身最有利之方法。蓋在美國未得菲律賓之前，在遠東之地位尙不甚重要，其時中國全部，事實上盡納於列強勢力範圍之下，而美則後至向隅，獨不能嘗此一鱗。

密勒氏又言曰：『此乃多方允洽之事實。苟瓜分而可行，則俄國取滿洲熱河與外蒙古之大部

分。德則攫山東爲根據，轉而向西，席捲山西陝西及與新疆接壤之蒙古一部。法則近水樓台，割分沿安南各省，如雲南貴州廣西及海南島。其餘長江流域，若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廣東四川及西藏等地，則屬諸英國。」

中國既爲歐西列強分割成數個勢力範圍，美國當然無插足之餘地。美國所能行之唯一途徑，只有主張門戶開放，使美國之貿易通行於列強之勢力圈內，不存絲毫岐視。海約翰承認勢力範圍，已成爲既定之事實，彼之努力乃在商業之機會均等。從彼在一八九年對列強所宣言之門戶開放之定義上觀之，我人便可恍然大悟。其言曰：

「第一，列強不得干涉在中國勢力圈內，或租借地內之通商口岸，或商業上之利益。」

第二，在所謂勢力範圍內之各海口，（自由港除外）其餘條約所訂定之暫行稅則，應歸一律，貨物進口時，不能因國籍之不同而有所岐視；且關稅之徵收，應由中國政府爲之。

「第三，列強在勢力範圍內，對於各國船隻之港口捐與鐵路運費，應與其本國人民相等。」於此可見門戶開放主義之本旨，尙屬溫和。彼只望在各國勢力圈之內，求得商業上之機會均等，止制捐稅等之歧視。換言之，門戶開放主義。事實上乃在重定非最惠國之待遇，此即美國

在十八十九兩世紀對付遠東政策之大關鍵。」（引自莫司麥克南耶所著之遠東之國際關係）

至於勢力範圍，海約翰亦公然承認之。

「不論提出抗議或是反對列強之勢力範圍，美國務卿以爲此皆無補於實際。此種事實已被接受，無庸詮議。且也中國本身對於門戶之開放意見或對於勢力範圍之態度，可無須與之磋商也。」

(三)

是即門戶開放之歷史及其真意所在。時過境遷，原意漸忘，如今一般學者及評論家，每誤解此主義，以爲門戶開放者，乃美國之一種權利，得在中國及遠東各地，隨心所欲，或行旅經商，開礦築路，或傳教辦學，或建設工廠，或發行刊物等等。美國輿論所擁護所瞭解之門戶開放，其意義不過如是云爾。

苟美人之所大欲者如此，揆情度理，我東方人士亦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但幾曾聞美國願予東方民族以相對之權利？試稽中日移民之歷史，便可瞭然；如今且進而排斥菲列賓人矣。

美國之以門戶開放對待中國，其往事可得聞乎？當一八五六年加州民主報有以下之記載：

最近五年之中，有數百華人爲不逞之徒所戕害，」訴諸法而得直者，實百不得一。加州歷史家希脫爾記述爾時之反華暴動如下：

『暴徒之攻擊華人，殺害華人，毀其居處，奪其職務，在本州已數見不鮮。不少集會公然煽動仇華惡感。縱火乃彼輩常施之伎倆。……六名白人因雇用華工，致遭暗殺。』

隨後卽有可耻之開亞南，鼓動工人階級，施橫暴於華人，造成一可怖之局面。柯立治夫人曾在中國移民一書中有言曰：『我人苟一究此數年間對於華人之威脅，華人之尙能生存於斯邦者，實屬一不可解之事。』當一八七六年春季，不少小市鎮上之華工被逐他去。居處被焚，總有一二人在混亂之中遇害。同年六月，在脫勒凱遭同樣殘暴之攻擊。秋冬，復在各地受无妄之災。今引柯立治夫人之言如下：

『幾許雖受教育而殘忍不仁之基督徒，坐視華人之被害。及一八七七年八月而三藩市之大暴亂作。在第一次大暴動，卽有二十五處洗衣作被焚，損失達二萬金以上，洗衣作中人全逃往唐人街，暫避兇鋒。此後數月，華人之生命卽在通衢大道，亦無安全之保障。暴徒只須不害白種人，常局便不加過問。劫掠，焚燒，侮辱，無所不用其極。各市鎮華人所設之洗衣作，都被焚燬，華

人不死於火，即死於刀，在顛沛逃生之際，猶不免受白人之要劫。在各農場，凡雇用華工之家，亦同遭浩劫。彼等藉搜逐華人爲名，行作奸犯科之實。」

「華人不復能至教會所設之夜校，大率逃避深山僻地，另謀工作。大部分富有之家，都棄其繁盛之商業，盡歸本國，不復來矣。此種瘋狂之憤怒，及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之脫勒凱暴動而達於極點。其時脫城幾陷於無政府狀態，所餘華人悉被逐出該市。」

此種不幸事件，固不僅發生於三藩市一處也。在潭佛（一八八〇年）亦有同樣之暴動，結果死一，傷數十，損失達二萬元。在淮烏明州之洛克泉地方，（一八八五年）二十八名華人被殺，傷者倍之，財產損失達十四萬八千元之鉅。在亞列喇與華盛頓兩州，情形正復相同，塔哥馬又有驅逐華人之舉。西亞圖有雖暴動，但因警察與各人之拯救，得免於被逐。

在此慘酷情形之下，負保護外人之責之華盛頓政府，其態度果何如耶？中政府曾因洛兒泉之役，向美提出損害賠償之要求。中國公使指出此等事件，不但發生於美國中央政府權力所不及之各州，即在中央直接治理之區，亦不能免。公使據理力爭，指此爲既背條約，又害互相親善與禮貌。並引往事爲證：如在一八五八年中國政府曾出七十三萬五千元以償在華美人之損失。厚於責

人，薄於責己，美政府將何以自解。

中政府雖言之成理，但美政府則充耳不聞。唯一補救之法，即求直於地方政府及法院，但亦未有能秉公處置者。美政府之無理諉責，柯立治夫人曾指斥之：

「數年來美教士及美商人之在中國者，苟有任何危險或損失之可能，中政府悉予以保障。傳教士常深入內地，致政府之保護容有未周，但一遇損失，美政府定必提出損失賠償，得償而後止，中國從未予以條約上之刁難或拒付。此等賠償生命及財產損失，（較之華人在美之損失不逮遠甚。）之損失，應在百萬元以上。」

（四）

反華運動後四十年，美國（在前世紀末葉）製定排華法律，在損害之上，又加一種侮辱。該法之製定，姑不論其是否公平，但已使兩國間之最惠條約，破壞無餘。苟該法而專為華工而發，尚可勉強置辯，尚可說與門戶開放主義不甚抵觸。但該法須佈之後，財政部及司法官即加以武斷之補充條例，禁止一切商界中人、醫士、律師、農夫、成衣匠、機匠、牧師、旅館業者、學徒、銀行職員，及賭徒，倡伎，罪犯，洗衣匠，小販等入境。凡此皆納於工人階級之下，美人對於工人

之解釋，涵義何廣？美國此種政策，我人應牢記弗忘，蓋彼日後即以此法施諸日人與非人也。

中政府一再抗議此武斷的排華律，侈言門戶開放之美國務卿海約翰則答復曰：『條約之義務固應視爲神聖，竭力維持，但並不規定最後之決定究應如何。在仔細考慮事實及法律之後，昔時之見解，容有改變之可能。』或者海約翰以爲本人可不受門戶開放之約束，故能出爾反爾，自相矛盾。

美國對東方人之門戶緊閉主義，可於一九〇〇——一九〇五年聖魯易之世界貿易會上見之。美國派遣專使來華，請求加入。中國皇帝允美使之請，詔告各省，徵集最好之出品。爾時駐京美公使白來特君保證華人可自由參加，不受岐視。顧彼等固受何等之待遇耶？美國移民局規定凡預會華人，抵埠時須攝一影，以資對證，並須預付五千元之罰金，保證其從最近路線過赴聖魯易，散會後即須乘第一次赴華之船回國。於此柯立治夫人不能已於言矣：

『中政府對此條例提出抗議，美國輿論亦不直移民局之所爲，以爲此不啻掃華人之興，失去提倡貿易之原意，結果當局不得不改變原案，准與會者只須携有政府證書，經美領事簽字，便可通行無阻。但已有不少華人被阻於三藩市，悻悔而歸。』

排華之後，繼之以排日。日本之在美者，亦受盡侮辱。但彼等尚有強有力政府，作彼等之後盾，一旦情勢異昔，即將起而保護之，是以尚能差強人意。日本從未被殺，或橫受毆擊，但歧視則在所不免。彼等在商業上之活動，常受地方政府之限制。日本人不許佔有土地，即賃地權亦受限制，但肉體之損失，則絕對無之。顯然美人之外交政策，只知一事：即力量是已。美人深知日本雖小，但苟結怨於彼，亦頗可慮也。

之今也菲人之遭遇，宛如華人在前世紀末所遭遇者。菲列賓與中國，同病相憐，無強有力政府，作有效之抗議。我人之地位且更不如中國，彼有獨立之政府，而我則無之。中國爾時尚有統一穩定菲政府，至少可向美國提出抗議，反之菲人併抗議而不能，蓋我島之總督爲美總統所委任，須對總統負其全責故也。我人隸屬於美國旗幟之下，但華盛頓之負責者則曰，菲人非美國公民，得排斥之於領土之外。事之不平，無逾於此。

我曾見美國菲列賓同盟會機關菲列賓民族雜誌上有言曰：『加州亞來剛與華盛頓各州之菲列賓人，正在與美國人民列陣而戰。彼等到處被逐，彼等常在深夜爲暴徒們所驚起，不得不捨命逃

生。彼等一旦受雇於人，即爲人所攻擊，受殺身之威脅。幾許菲人，如無辜之青年學生，每在睡夢中爲人暗殺。

『但菲列賓人仍敢去美；一人身殺，便有成千累百之人前往。菲島人士如今感到彼等正在爲本國人自由奮鬥。彼等信到美人之愈多，則獨立之期愈近。只要美國繼續治理菲島一天，菲人即有權去美；不驗如何受苦，總須行使此權利。

我人對此問題、有一容易而公平之解決方法。菲人可將彼自由入美之權利易得國內之自由。設美國予我以絕對之獨立、則加州亞來剛及華盛頓等州之對菲移民問題可迎刃而解矣。

我以爲此乃完全合理之提議。苟美國而欲緊閉門戶，排斥菲人者，則彼即宜予人以渴望已久之獨立。

同時菲島門戶，將自始至終完全洞開，歡迎美人，美國資本，與美國企業。在美國人之心目中，門戶開放主義，純爲僑居東方之美人利益設想，未有爲東方人本身設想者。

(五六)

美國既緊閉門戶，不許東方人前往，於此猶以爲未足，彼更假門羅主義之名，排斥日本至美

各地。我在前章內業已提及，美國上議院中曾有言及：『美國反對任何國家在美陸獲得任何海港，蓋認此爲與美國以外之他國有關，恐其佔軍事上之便利也。』此種宣言，成爲門羅主義之一部份，雖不明言對日，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蓋太平洋上，日本乃係唯一之有力份子也。苟有一國而能比擬於日本者，則此一九一二年之宣言，又將轉而對彼矣。

宣言發表後果有若何之影響耶？其答語亦奇趣。美國未免神經過敏，提心吊胆，唯恐南部拉丁族諸共和國受異族佔侵畧。爾時盛傳日本思在墨西哥之馬格達來那灣獲得一海軍根據地，致勞美上議院之借題發揮，大發宣言。此傳言之起源，吾人可引日本之言以說明之。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有一東方捕鯨公司經理之職員日本人，從墨西哥政府得一太平洋沿岸捕漁權。合同上載明云不許美人，德人，英人等享受相同之特權。但捕鯨公司，因缺乏資本，致不能利用此特權。』

『事實上此事與馬格達來那灣絕然無關。但同時另有住加州捕魚之日人，代表紐約亨利公司，應勃拉克朋之請，作馬格達來那灣之旅行，併查探灣附近各地。該公司因此於開發該灣，勸誘另一日人，請其着手建設捕魚事業，招致日人前往。該日人隨即往南加州而入馬格達來那灣。彼

之結論，宣言該灣全不適於移民，漁業亦不能發達，一場旅行，毫無結果，此即喧傳於衆口之日政府代表也。

『同時亨利公司又與某日本輪船公司相勾結，擬連日人來此。移此計畫爲海軍部長梅耶氏所知悉，梅氏更以之聞於國務院，副部長亨丁頓函告亨利公司，謂國務院將不反對此種計劃。但不論贊成與否，該項計劃原無實見之可能，因馬格達那灣根本不合於移民也。』

『但凡此種種，已足引起爭論，新聞界更推波助瀾，事態遂愈趨嚴重，結果便有一九一二年八月二日上議員洛琪氏之莊嚴之決議：』

(七)

苟菲列賓而一旦獨立，則美國定將排斥菲人。但菲島仍將予美國以移民自由。美國人拒絕東方人民，其所藉口者無非謂此乃美國之內政，或迎或拒，固不必待與外國磋商而後行也。彼圖卸國際義務，但此種理由，既不合邏輯，又不近人情，只有人武力爲後盾，方能成立。實際上東方諸國之不敢抗顏與爭者，力不逮也。

移民之絕非內政問題，與關稅，國際貿易同。移民者不過國際行旅，與國際交通之一端。此

斷非一國所應拒也。顧美國從未爲東方民族設身處地一思之也。

美國堅持東方應爲彼之利益而開放門戶，但對東方人民則門戶森嚴。此種政策所依據者，武力耳。美國之能保持此矛盾之政治，祇緣美國強而東亞弱也。瞻望前途，我深恐他年禍患，已早伏於斯矣。

第十一章 限制菲列賓移民前之菲列賓獨立運動

美國菲列賓同盟之召集——開愛姆事件乃給予美國之警告——中國奴工之移美，引起美國反對東方之傳統思想——擴大及於日本與菲列賓移民之歷史——米理斯教授對於此問題之意見——關立克眼中之中日衝突——披克思米責難中國——加州對唐人街之立法案——上議院委員巴金氏對中國之評語——排日後之菲列賓移民——麥而康教授對於菲列賓人之意見——菲列賓人在夏威夷——菲列賓勞工不與美工人競爭——拉司格君對此問題之意見——從社會與道德上觀察菲列賓移民

(一)

本章之命題曰美國菲列賓同盟之召集，聯盟會員中有二萬三千僑美菲列賓人（連夏威夷在內

。一) 一百萬菲島住民。在原則上吾人反對排菲運動，認為有欠公允而背人道，但在此情形之下，吾人實願舍經從權，因為縱令吾人持論若何公正，排菲運動，終必以強力加諸吾人之身也。此事頗末，吾人至為熟悉，以故吾人於無可奈何之中，只求美政府與吾人以獨立。與吾等以直接而完整之獨立，用代排斥運動。

我人認為此乃理所當然。菲列賓之獨立，絕不至拒絕美洲人士之僑旅，之商業，之資本，之勞工，而適足以限制菲人之去美。事雖未全公允，但吾等願接受之。菲人吃虧而不慍，試問美國人亦能吃虧而不，慍與吾等以永久之獨立乎？

美政府堅持排菲運動，同時把持菲島不放，此乃莫大之危機也。吾人對此唯有奮鬥到底，假若美國仍然固持統治吾菲，則吾菲亦必固持自由出入及居住彼邦之權利。如吾在前章所言，菲列賓諸島一日為美國之國土，則菲列賓人必一日不忘美洲之行，不論其國會中曾通過任何移民法也。彼邦之堅決主張，或竟引起美洲太平洋沿岸及菲列賓羣島之流血慘劇。在此單方面的排菲法律之下，菲人自必不甘緘默也。

美州之反對非人移民，使人憶及一九一四年震撼大英帝國之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事變。此卽所謂開愛姆事件是也。開愛姆爲一日本船名。在本僑之格地脫註冊，載有印度人四百名，往溫哥華。此不啻與白人加拿大以大胆之挑戰，而決意破壞其法律。雖則印度人同屬英吉利人民，在英旗庇護下，理能漫行各處，顧在加拿大則不爲法律所容納，蓋律文規定『凡外來僑民，苟非由其故土，作長途旅行經此者，一概不許入境。旅行經此者，須在其國內先購通行票，或預在加拿大付禁票價。』此項法律似若無損大體，但實爲拒絕印人入境之堅壁。因加拿大與印度人間無直接之汽船，又因印度汽船公司，不曾發行加拿大通行票，故印人實無從而入加拿大也。

開愛姆之載印人直接由印度入加拿大，於條文並無違反，然而印人終於不能上岸，法庭亦不予以救濟。該船被迫駛回。四百印人回國後，將所遭遇，告諸國人。當時有倫敦日日新聞報主筆格定納君爲文以說明此次事變之主旨，其文如下：

『就表面看來，一船印度旅客，固非極重要事，然吾非人以一〇一四年歷史家之眼光觀察目下之事件，則吾等將不難發現開愛姆事變，實屬今世最關重要之事件。該船所載者爲三百五十名印人，而在英屬哥倫比亞之維多利亞被迫回印也。此等舉動，不特對大英帝國下挑戰之書，抑亦

與據有該土之白種人尋隙也。此事就其直接而明晰之需要而言，顯然與一有色人同圖入其所不需要之國土者有別。印人之來也，非由祈請，實爲要素。即加拿大之扉，以英國公民之資格，出入於英帝國任何部份之權利，而門外之，哥倫比亞則拒之英於宣且稱大英帝國不許有色民族居住於其國界之內也。」

「以是吾人環顧太平洋印度洋各地——若新錫蘭也，若澳大利亞也，若加利福尼亞也，若加拿大也，若南亞非利加洲也——一切操英語之民，皆若芒之在背，高其墜壘，磨利以須，準備與亞洲作不可避免之鬥爭——此一戰爭正如日之東昇，無可或免，開愛姆者，不過一探子而已。操英語者隱約如見一切亞洲人，延佇以圖圖入彼等之國土。」

英帝國一面奴隸印民，一方面又排斥之於加拿大美洲暨一切英屬領土之外，是項政策，當然引起印度人騷亂反叛。

英國目下在印度之情形，恰如美洲在菲列賓之前車之鑒。苟美洲不悟或不願探求此中意義，則太平洋沿岸不久必能目擊若干次之開愛姆事件重演於菲列賓也。苟菲列賓一日爲美之附庸，則菲人不論有無限制移民之法律，亦必一日入居於其境內；非出之祈請，實出之要素也。

美國在菲列賓其能以英國在印度所鑄下之大錯爲前車之鑒否？

(二)

欲明瞭太平洋沿岸排菲之情形，吾人當回溯十九世紀後半期。其時中國人民之居斯土者，受盡不能言喻之鄙視。華工之待遇，不啻奴隸。印象既深，先人爲主，美今日之反菲運動實只是此種印象之反映。是項華工，大都聚集於廣東，若牛羊然，載而至美之西部。其情狀若黑奴之由非州被載而至美之東部。是輩由廣東徙來之奴工，造成極不幸之印象。不特引起美人反對中國民族之偏見，且推及于全部東方民族。日本人之後，繼以菲列賓人，不得不遭遇此深刻的美洲人民之反東方之偏見。誠如芝加哥大學米理斯教授所著美國之日本問題有言曰：『中國人民之來西方者，與他民族處處呈不調和之現象。語言不通，頭垂髮辮，而身服異裝，無有家庭生活，習俗不同，不喜變遷；初則視如殊方怪物，繼則不免發生強烈之反感。』又如米理斯教授所言：『日人在美國之全部歷史，將受中國移民事實之影響。』

闕立克博士亦承認中國前期移民運動反映在日本移民運動上的惡影響。雖則二人所見未能一致。闕君之言曰：

美國遠東政策之批判

「日本人之去西方者，在獲得西方所能供給於彼等之一切。華人則反對之。日人之精神對於四周事物之變遷，富於接受性，彼恆不計細節，克己以期適存於環境。華人之精神則適得其反，彼不問環境如何，一味固執存見。有時（當華人已擺脫社會積習時，）服飾，語言，態度，已能歐化，人便以彼爲日人。然而此種現象，殊不常見。」

余之錄引闕博士之言，非指邇來僑美華人，實欲揭示在限制移民法之前，華人之來美者較之其他東方人，待遇上不如甚矣。哈脫常言曰：「望前途前途黑暗，施詭計詭計枉然，方外的中國人，真是奇怪。」此言猶時縈美人之腦海。舊金山報主筆披克思來對於華人發爲激烈之言詞曰：「中國人爲上帝創造中最劣等之民族……余以爲無有較之更爲愚下者……渠等已造集四千年罪惡之大成……余信中國人無復有可救之靈魂，縱有之，亦殊不值一救。」

同時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參議員，以上述同一之論調專論華人。其言曰：「救一中國人之靈魂，則一百白人之靈魂必因彼之傳染而毀滅。」一八八七年加利福尼亞州立法委員某，在舊金山發表一關於唐人街之報告曰：「在此三十年中，中國人盡卸其廢物於吾人之海岸上……一切低能者，痴呆者，不幸者，犯罪者，疾病者，奸惡者，流逐者皆與吾等共起居矣……此輩皆爲地球上

最退化之奴隸……婦女，倡伎，兒童是世界上之雜種。……甚至降至一九〇五年在制定限制華人法律之後，加利福尼亞州上議院議員巴金氏在上議院中，亦有下列之言論：

『借渠等而至者蓄奴制，置妾制，淫風，烟毒，大麻瘋症，爲侵畧或自衛而起之各種會社。世上最低下之生活程度。渠等生而使人憎惡。死後亦不能令人見而生憐。渠等在社會中另立一社會，度此中國之生活。』

余引用上列美人之言論者，實因今日太平洋岸上菲列賓人忍受迄今之苦痛，實緣中國移美奴工造成反亞洲之成見，有以致之也。吾人決不以爲此中華民族之一污點。更不是目下中國移民運動之污點。

(四)

一九〇九年紳士協定，經美日兩方簽訂之後，日本人終止移美，而菲列賓人則成羣結隊來居斯土。菲人之來也，農工兩界甚表歡迎，凡日人所遺下之位置，爲菲抵補一空。彼等皆擅於制作，在各種實業方面，更爲馴良而能幹之工人。菲人中之習農者，工作之範圍頗廣。龍鬚菜之收割也，甜菜之種植及收成也，水菓之採摘也，米糧之貯藏也，荷蘭芹菜之播種也，以爲摘取忽布實

限制菲列賓移民前之菲列賓獨立運動

一五二

一類之事務——一切日本人在加州之工作，菲人皆優爲之。至於室內工作，則爲旅館中之聽差，廚司，洗鍋盥者，司關者，酒保，茶役，房屋掃除夫，及漆匠等。在阿拉斯加有數千人工作於魚類罐頭廠及製罐廠中。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麥爾剛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在近今史雜誌中，發表下列關於菲列賓移民及工人之公正記載：

「目下太平洋沿岸對於菲列賓勞工之需要，顯然已在漸次擴張，此乃由於數次限制中日移民之效果。在另一方面多數雇主，寧舍日人而用菲列賓工人，因彼等有堅忍耐苦之精神，不計條件之優劣，如不良之飯食，長時之工作，和居處惡劣，凡此種種，皆非白種工人所能忍受者也。」

「在農場上菲列賓人漸取白人而代之，而與墨西哥人並駕齊驅。據工入部之報告，在一九三〇年之上半年，只有三千六百七十四名墨西哥人移入美境，一年中之進口人數爲七千四百三十八人，較之前五會計年度之平均人數爲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七者，其減降之驟，實堪驚人。若推其原因，顯然因菲列賓人競爭之結果也。墨西哥人在美洲，向爲美人所器重，然就農作方面而言，墨人不及菲人遠矣。」

「菲人高度發展其有組織之勞工，與日本殖民正不相上下。在加利福尼亞及華盛頓二州之日本勞工，與美工人同病相憐，要求排斥菲人。美工會曾二度請求國會排斥菲列賓勞工。一九二八年美衆議院中，收到一要求排斥菲民之請求書，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又收到同樣之一紙。」

「就另一方面言，夏威夷及太平洋沿岸各處之僱主，皆極崇信菲民。檀香山夏威夷之糖業公會，與菲民訂有長期之條約。至一九二八年中夏威夷中農人，什之七爲菲列賓移民所佔據。其中更有由夏威夷渡登大陸。美人僱主切望以賤值僱得勞工，以故菲列賓僑民遂爲彼等所歡迎。」

雖然，菲列賓僑民，在日美紳士協定簽字之後，開始入美，但至歐戰告終後，渠等之輸入，始爲大衆所注目。延及今日，美洲大陸上之菲列賓人，已達六萬五千人。至在夏威夷一方，則菲列賓大批移民，於一九〇九年業已有之。當日政府顧全美政府之困難，自願阻止其移民於中太平洋島上，日人已不復再至其地。結果目下夏威夷有菲人七萬五千之譜，大半以製糖爲業。

據拉斯格君菲列賓移民一書中所載「菲列賓移民之大半（什九居於大陸）皆爲男性。其中多數（五分之四）居於大陸，年齡皆在三十以下。菲列賓僑民之在夏威夷者，皆有三年合同之限制

，三年後，渠等可邁返故國，甚少遷入大陸而卜居斯土者，曾有一菲人已留美十五年，終於仍返其故鄉。

關於菲列賓人與美人或其他白種民族角逐於勞動場者，上文已詳言之矣。然而吾等仔細觀察，則菲美二勞工者之間，固無經濟衝突之可言。菲列賓僑民之勞動，繼續稱雄於農場之上。在加利福尼亞州及其毗連之地，農夫殊感缺乏而無保護，是以菲人益壟斷水菓，西瓜及其他園藝於其間。菲列賓人所欲與之競爭者，異種之日人與異種之墨西哥人耳，非土著之美利堅人也。而此衝突實發動於種族間之互不相容，非闔經濟事。

上述言論，更可以拉斯格君之敘述證實之：

『菲人與美洲白人之經濟競爭，只限於工資低廉之下等職業，與普通一般之勞工無關也。但集中之後，已足使能力薄弱之士著，感到失業之苦痛，例如旅館及家庭中之老年僕人與仰食於零僱之雜工等，而以婦女及黑人爲尤甚。』

菲人移美之後所發生之社會問題，其嚴重實不亞於經濟。美人歡迎墨西哥人而不愛菲人。墨人比較的不善居積，經濟情形不若菲人之佳。至如日人亦足引起反感，因彼等之成就太大也。常

人每因新來者經濟情形進步太速，而加以懷疑，殊不知彼等之開發富源，大眾莫不蒙其利也。」

第十二章 青年黨與菲列賓同盟會

新青年黨之產生——孟加圖博士 (Dr. Moncayo) 之宣言——明日黨——新青年黨與原有政黨之比較——彼之思想——新青年黨與菲列賓同盟會之關係——同盟會之起原——彼之目的——彼之十二分部——孟加圖博士與同盟會——自治之實驗。

(1)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美國東部各州之菲列賓同志，創一新政院於華盛頓。命名曰新青年黨。經到會者之一致維護，舉孟加圖博士(即著者)為黨魁而宣言曰：

「比島老朽疲弱之共和黨業已解體，留美大學畢業同學組促予一新黨，維護進步的理論，適應菲島青年之熱望，使一切全合於近代性。

「予今幸能以新青年黨之產生昭告世界。予倍信能提高菲列賓之地位者，非吾黨莫屬。全美菲僑，都願踴躍加入。吾人更得本國同胞之同情，彼等不滿於舊政黨者久矣。」

「新青年黨將與美人通力合作，以增晉兩國間相互之利益。新青年黨贊同美政府定期予菲列

賓以獨立。我人反對菲島任何社會主義之活動』。

此新黨吾可名之曰明日黨。黨員大抵是各大學新卒業之青年，黨魁本以亦祇三十三歲。幾許黨中理想，已跑在時代之前。彼並不思立刻，或在最近之將來，握菲島人政權。入會者都係美國各大學業生，彼等將來總須回國，領導羣衆，宣傳新主義。彼等受美國之教育，飽吸美國之思想，將來言均爲美菲間有力之聯絡者，則彼等始終擁護獨立運動。一旦獨立成功，定有不少黨員，歸國效勞於政治社會及經濟方面。

我人之所以以明日黨視之者在此。斯乃前瞻之政黨，其目的乃在國際，不在一國。彼所求索者乃國際（尤其在東方各民族間）合作。彼贊成獨立後即應加入國際聯盟會。彼更提倡與美國日本及中國親善。

(二)

菲島人民之不滿意於現有政黨，此乃不可掩之事實。國民黨及業已解散之共和黨，全不能適應新時代之需要。共和黨之所以不克久存者，亦在于此。估大多數之國民黨，似亦未能獲得一般羣衆之贊助。其故維何？蓋該黨黨員皆係五十以外之人，彼於勢力日漸膨脹之新時代諸多隔膜。

彼等之思想意見，都屬守舊，不能與時代同進。同時黨中領袖常有不譽之傳說；新聞紙且公然指責彼等明則主張獨立；暗則援助（至少希望）美國之繼續統治。舊政黨已是昨日之黨。

爲應新時代之需要，新政黨乃應運而生。我人深信數年之內，將得大多數菲島人擁護。該黨之標語有云：以新方法開發天然富源；爲農夫謀新式工作業設備；製定條例，援助資本乃勞工團體，以開發毗達諾；（Mindanao）提倡近代之城市設計及建築；以獨立之菲列賓國加入國聯；保護國內外之投資者；統一菲島方言；在本國語言尙未完全發達之前，暫以英語爲國語；保持世界和平；維持國家秩序及如平；保護各地菲僑之生命；與各國菲僑合作；製法定後，保障勞工；反對菲島任何新主義之活動。

(三)

新青年黨實係美國菲列賓同盟會之擴大。二者雖界限分明，各有會員，職員及會所，但新會之精神及活力，却是從同盟會中脫胎而出。事實上，黨中負責人員，原係同盟會中有力份子。不特此也，二者之理想目的，亦有不少共同之點。當該黨而能發揚光大，有裨於菲島，領導一切事業，是則都從同盟會中之經驗訓練得來。因此我書應畧述該會之歷史及其活動。

美國菲列賓同盟會之產地，在落山磯，(Los Angeles) 其時爲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會員共十二人。目下該會已有二萬五千名基本會員，在美國及菲島之同志，數逾一萬。總會會所設在落山磯，支會二十四所，散在美國及菲島。總會職員男女達二百人，均係菲籍。

同盟會之目的如下：(一)提倡美菲間之親善關係。(二)闡發真實之基督教義。(三)爲表示真實人道主義，應予同胞(尤其會中同志)以精神上及物質上之幫助。(四)互相策應道德上及社交上之行爲。(五)彼此切磋學問。(五)竭力發展菲列賓同盟會。(七)忠於會中組織。(八)用和平方法獲得菲賓之獨立。(九)使美菲兩國間之關係，得到良好的諒解。(十)努力解決菲列賓問題，(十一)遵重合衆國之憲法。

爲貫徹目的起見，將會務分屬於十二部——會員部，組織部，宗教訓練部，幸福部，教育部，勞工部，游藝部，財政部，宣傳部，交通部，及法律顧問部。

成效最優異者要推幸福部。地處社交中心，業已購置，服務成績非常良好。凡新從菲島到此之同胞，獲得不少方便。此處有種種之娛樂，使枯寂人生潤澤不少。

最近又有婦女部之設，地位已日見其重要。彼等之社會活動，已成爲女性隊中快樂之泉源。

勞工部盡量介紹工作。在失業恐慌時代，該部亦頗有用。尤以過去二年間遇世界經濟不況之際爲然，

同盟會知游藝對於品性之養成，有極大之關係，故特設游藝部，專授足球，棒球，網球，及由徑賽等。每年開會保會美非人運動會，有各種獎品。

最重要者，應是教育部。欲獨立，必須普及教育。獨立國之民，對於政治，經濟，理應有相當之認識。該部更教會員以合衆國之歷史，思想，及風俗，使對美關係，日趨美善。

(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潑時思(Olin H. Price)在同盟會年會席上會作以下之演說：

『美洲菲列賓同盟會之歷史，乃菲島愛國之士孟加圖博士之成功史也。蒙君與該會實有不可分割之密切關係。彼領導會務爲菲人爭獨立。博士知國人僑居之無聊，知彼等地位之不利，誘惑之衆多，慧心卓見，組一會社以輔助來美之同胞；博士鼓其勇氣，集少數同志，成斯偉業。上年以來，所就亦已可驚矣』。

爲忠於會中理想起見，所有基本會員屏除多種無傷大雅之享樂。彼等不吸煙，不賭博，不飲

酒，不涉足娛樂場所。會員中此種道德上之訓練，對於非會員發生良好之影響，使非人在美之聲望，日益隆崇，謾言誣蔑，固不損我人毫末也。

我人反對私人間之任何暴行，以保持和平。我人當然不贊同以罷工手段，解決勞資爭端。我等願用和平磋商及會議之方求其兩善。

是即菲列賓同盟會之組織目的及方式也。此乃自治之實驗。菲列賓青年經此番訓練，回國後，定能在政治上及社會服務上大有建樹。其中不少定將代表新青年黨，加入立法機關之中，我人敢言落山巖之同盟會總會，乃是菲列賓未來政治家及改革家之養成所。

第十三章 亞洲一體

日美對菲列賓之諒解——日本應同情於菲列賓——菲列賓人應助日本解決經濟問題——菲列賓人是中日之調解人——中國過去之短視的政策——岡倉覺藏之亞洲精神一體論——吉朋士 (H. A. Gibbons) 之亞洲政治統一論

(1)

一九二二年日陸軍大將出中男爵(後國務總理)以專使名義來馬尼刺，答報前年胡特

(2)

總督之往聘於日京。非人及美人都謂此行實含有別種作用。爾時盛傳此二人曾有一番肺腑之談，對於美之統治菲島，日之圖滿洲及高麗，已有一種諒解。日總理保證胡特謂日本贊成美國之永佔菲島，因在美國治下，菲島較有進步，且因菲島之獨立，對於滿洲高麗恐有不穩之影響之故。同時胡特則對田中明言美國已完全諒解日本在滿洲及高麗之地位。

我人希望所傳日總理對胡特之言，不足以代表日本對菲之一般見解。日本在滿洲高麗之地位，已無所用其顧慮。日本之佔領高麗，獲得南滿實權，非人固甚諒解之。日本之在該二地，與美國之佔領菲列賓，情形截然不同。非人渴望自由，絕不思與赤俄爭一日之長，更不思與隣邦多事。我人自顧且不暇，本國土地之開發，將竭我人數十年之心力與時間。我人雅不願使日本及其他隣國感覺不安。

(二)

苟我人而獲得獨立，我人將以東方各民族之合作，爲我人之國家政策。我人歡迎日本及其他各之合法投資，以開發我富源，使彼此交受其惠。我人同情於日本之人口過剩及原料缺乏，菲島之氣候與工資，不適於日本之移民。我人又無近代工業上之主要品，如煤鐵等，足以吸引日本之

資本。但我人尙有數種原料，（例如麻）可以利用之使日非二國人民，互受其利。以日人之才智，我想定能助菲島，發展實事也。

我深信苟我人而善視日人，日人亦必以友善之態度待我。怨怨相生，恩恩相報，苟我人而以敵對之態度待日人，排拒彼等之企業，是不啻自尋煩惱矣。助人者人亦助之，只有以互尊之法，始能獲得國際間和平而有利之關係。

（三）

我人不僅應與中日友善，我人更須設法使此東方兩大國互相親善。中國目下雖不景氣，但仍不失爲大國。日後定能掃除紊亂，躋於強國之林。此雖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時間之遲早，固無甚關係也。從歷史看來，中國雖一再淪落，然迄未亡國；是以中日間之友善，實維持東方和平之最好着。

我人係中立第三者，我人可平心靜氣，以公正之目光觀察此二大國之爭端，我等同屬東方民族，對於東方之禍福，痛癢相關。中國日本其容我爲解爭之魯仲連乎？

從旁觀之第三者看來，中日雙方皆抱怨連年，不解之糾紛，孰是孰非，實無從指證。竊謂但

中國之短視，及對日之不了解，殆爲應是日本不得不採高壓手段之主因乎。

我前已說明，當中國危如累卵，暴俄緊迫於北，列強袖手旁觀，計算設或中國瓜分彼將奪取何地之時，日本隻手回天，敗俄人而逐之，以保全中國之領土完全，迺中國不與日本合作，反暗助俄人，暴俄既敗，中國又與西歐各國，籌計阻撓日人在滿之進行，終於日本以可怖之犧牲，從俄人手中，換得滿洲數百里之鐵路，幾處礦產，與旅順大連之區區一租借地。

中國應取之合理而聰明之途程，應明告日本：凡彼已得權利，儘可依條約所規定，任意利用，不再與之爲難。要知中國之患，不在此區區之損失。滿洲一片大地，待人開發者正多，日本之佔有，適足以予華人以昇平，繁盛及發展之臂助。中國應暫置外人之權利與割讓而不顧，竭其全力，建設一穩固之政府，回復國內之秩序。此乃我非人之所着眼者也。我人切望獨立，但欲達此目的，我人不用反美之杯葛手段與暴動，而出之以鞏固政府及改善行政之方式。日本亦曾採此途徑，以取消治外法權及其他不平等待遇。

苟中國而能若是，日本諒能滿意，如是則兩大國間感情不至惡劣，豈不俱受其益？今乃不此之圖，向日人索還旅大，更昌言數年之內，併將收回滿洲之路礦權；而當日本拒絕其要求時，中

國則報之以激烈異常之排貨及騷擾；至此日人遂不得不取武力干涉之方式矣。

(四)

倘中日間之和平與友善一旦實現，雙方都應盡釋前嫌，重敦舊好。爲中國計，正可及時保證日本在滿之已得權利，（此種權利早應歸諸日本），只因華府會議之故，日本予中國以極大讓步。華會而後，中國會有不少機會，可應日本之調和政策，以同進於親善之諒解；詎知中國漠然不顧，依然以排貨騷擾之法對付日本。

但日本亦須忘却中國近十年來之激惹行動。彼定須忍耐而同情，彼應知中國正在鉅大之政治革命過程中，無論何人不知究將伊於何底也。

(五)

三數年前，有一日本大思想家及批評家名岡倉覺藏者發如下之議論：

「亞洲是一體。希馬拉耶山脈分二大文明：在中國是孔子社會主義，在印度是釋迦牟尼個人主義。但此積雪終年之高山，不能減少我人對「終極」及「宇宙」之愛慕。此乃一亞洲民族思想上之共同遺產。以是世界上各大宗教，其源出於亞洲，與地中海波羅的兩海岸。海洋性民族之斤

斤於「特個」不求人生之歸宿，而只求其方法者，迥乎不同。」

「自回教徒克服歐洲以還，海運大開，貝加爾海岸上之勇猛的海人，紛向錫蘭爪哇蘇門答拉移民，使亞利安民族之血統，與孟買暹羅民族相混合，而中華與印度之接觸，遂愈一緊接矣。」

誠然，在精神上，種族上，亞洲是整個的一體；而精神上之一統，每影響及於政治。我人應認清目下情形，乃是暫時間之失調與傾軋，苟將來中國而受西方列強之侵畧，日本將同仇敵愾，立起與之周旋，如一九〇五年在滿洲戰俄，一九一四年在青島戰德。苟日本早有今日之強盛，菲列賓恐亦不至爲美國所宰割。易地而言，苟菲列賓而爲一獨立國家，中國而有強固之政府，前二國者，亦必羣策羣力，救日本於垂亡。

旨哉吉朋士之言：

「由亞洲民族觀之，日本之勝俄國，不啻是亞洲人之勝歐人，此不過是力求出路之開端耳。歐人已不再是常勝之軍，陸海軍之運用，已不復是歐人之專利品。歐人以武力駕馭亞洲民族，如今已有一亞洲民族證明其優越之武力，日俄戰爭之反應，全亞洲皆感到之，久經孕育之民族運動今始抬頭，西自開羅(Cairo)君士坦丁·東至八打威(Batavia)北平歐洲列強不得不設法對付埃及

，土耳其波斯印度暹羅中國之新國民——等一致主張亞人治亞。在此羣情如沸之際，而世界大戰發生。日本毫不躊躇，請德國退出中國領土；不聽，則繼之以武力。此果對列強諒解之勝利耶？此則繫於我人是否信日本之行動爲仇德而然，抑係借此良機去一歐洲之侵畧者而定。

唯然有之，亞洲是一體，種族上，精神上，及政治上。

附錄

我書既成，聞菲列賓獨立有關之哈威格丁案及海耶案已爲美國參衆兩院所採。菲島志士對此均無好感。此兩提案俱有二點不能贊同之處。第一，提案中規定美國貨物，得自由運入菲島，而菲島運美之出口貨則須按美國之稅例納稅。第二，提案上更規定美國則在菲島繼續保持其海軍根據地。似是則美國一旦與他國交戰，菲列賓卽有被襲之危險。哈威格丁提案尙有一點爲菲人所反對，卽菲列賓之獨立須在十五年後，由菲人投票決之。在困於稅率，經濟落後之菲列賓，加以美國之金元勢力，投票表決之法，能使忍受多年志士渴望已久之獨立運動歸於泡影。

